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

碩士論文

男同志圈內文化與社群界限的建構：

以風城部屋為例

The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ty Boundaries
among Gay Men: A Case Study of GisneyLand

指導老師：簡美玲 副教授

研究生：黃詩倫

一零二年四月

摘要

回顧過去台灣的男同志研究中，多著重於「現身/獻身」或「出櫃」等心理探討，以及同志家屬對於本身小孩是同志的看法，這類研究著重同志心靈的變化與家屬心理的建構。有別於過去台灣同志研究的取向，本研究以男同志「圈內用語」的現象出發，企圖著眼於過去尚未注意到的男同志語言陳述、網路交友文化等，從「語言」的角度切入男同志文化的研究，來探討男同志族群語言社群的建構，由社會整體性的視野來詮釋男同志的語言文化。並且討論本研究的田野地點——風城部屋的角色與運作，它是國家官方授權的同志友善空間，國家透過風城部屋控制愛滋病的發生率，同志族群透過它向社會大眾表達正面的形象，風城部屋本身則向社會大眾宣傳防治愛滋的重要性與性別多元，並且吸引網路虛擬空間的同志進入風城部屋。男同志化被動為主動的社群建構，不受空間與時間的限制，只要一群男同志聚集一起討論他們共同的語言和文化，就形成男同志社群的出現，更能展現男同志社群的彈性。最後回歸到筆者的工作背景，期望透過本研究成果能夠帶給台灣愛滋防治實質的幫助與功效。

關鍵詞：男同志、社群、界限、風城部屋

Abstract

In Taiwan, past studies on gay men are focused primarily on the analyses of gay men's "sexual orientation revelation" or "coming out of the closet" psychological effects, as well as how the family members view their gay children. This type of researches emphasizes the mind change of gay men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from past studies, based on the culture among gay men, this study attempts to focus on the aspects that haven't been explored, such as the gay men dialogues and their online dating cultur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ay men speech community from the "dialogue" perspective. It also interprets the gay men language and culture from the social holistic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n the role and activities of GisneyLand is also conducted and the study results are discussed. GisneyLand is a gay-friendly social space authorized by the government officially. Via GisneyLand, the government expresses kindness and trust to the gay community, and the gay community shows its positive image to the government. GisneyLand also educates the public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AIDS preventions and treatments, as well as the diversities of sexual orientations. It also attracts gay men from online virtual space into GisneyLand. Without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gay men can build communities actively. A gay community is formed whenever a group of gay men gathers together to discuss their own language and culture. This reflects the flexibility of the gay community. Finally, in view of the author's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study is able to provide substantial assistance and effectiveness for the AIDS prevention in Taiwan.

Keywords: Gay, Community, Boundary, GisneyLand

誌謝

進入衛生局擔任愛滋防治助理的工作，就註定了與男同志的相遇。回想起剛接下助理工作的時候，跟我大學念的檢驗科系完全不一樣，幸好局裡的同事們都願意讓我花時間學習，報名參加許多訓練的課程，讓我的工作越來越上手，也越來越能夠適應這份工作帶來的挑戰。我在衛生局工作的期間申請在職進修，這都要感謝長官們給我機會，也感謝愛滋訓練課程的老師們，啟發我對於愛滋防治工作的熱忱，進而完成這份研究。現在的我是衛生所的醫檢師，主要執行的業務依然是愛滋防治，感謝衛生所的長官和同事們，讓我能夠利用工作的空檔進行論文研究。

最重要的，是感謝我的指導教授簡美玲老師，謝謝您毫無保留的教導我論文書寫，以及相關的研究如何進行，並且提供許多論文研究的寶貴意見，都使我受用無窮，讓我能夠順利完成論文研究。回想起寫作的過程，草稿改了又改，跟簡老師約了再約，都是希望能夠達到研究的完美境界。每次的修改都讓自己對於碩士論文的完成有更進一步的認知及成長，尤其是在過年期間，老師更是不厭其煩的指導我一步一步的完成這份論文研究，讓我深深的感受到簡老師是一位有耐心又仔細指導論文的好老師。在此深深的表達我對簡老師的謝意。

另外，我也要感謝林文玲老師和李翹宏老師，毫不猶豫就答應了我的請求，在百忙之中抽空擔任口試委員，並且給予許多具體寶貴的建議。尤其兩位老師在性別人類學的研究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兩位老師的建議讓我受用不盡，使我的論文能夠更完整，在此也一併表達我對林老師及李老師深深的謝意。

謝謝本研究的受訪者們，因為你們豐富而精彩的人生，成就了 my 論文。尤其是宏基，幫忙我挑選受訪者、提供風城部屋做為研究場地，常常熱心的告訴我甚麼時間來的人最多、甚麼時候要辦的活動人會很多，因為有你的協助，讓我能夠迅速進入聊天的核心；也提供了許多圈內用語，使我的論文增加了獨特性。雖然無法在你離開台灣之前發表，不過我一定第一時間寄給你看，讓你知道我沒

有辜負你的好意與熱情。

我要感謝因為工作而相遇的你們，教會我用包容的心去看整個世界，也讓我更清楚自己的渺小，並且回頭檢視所有的一切，使我更懂得以謙卑、感恩的心情看待所有的事物。

最終，我還是要感謝我的爸媽，讓我能夠毫無後顧之憂的繼續在研究所進修，並且包容我的決定。尤其是媽媽，在我論文寫作遇到瓶頸的時候，幫我想方法、修改文章的通順，並且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讓我能夠度過寫作的低潮期；也是媽媽鼓勵我書寫男同志的研究，進而創造出這份與眾不同的研究。



目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誌謝.....	iii
目錄.....	v
表目錄.....	vii
圖目錄.....	viii
附錄目錄.....	x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	3
第二節 研究對象.....	6
第三節 田野地點.....	12
第四節 文獻回顧.....	13
第五節 研究方法.....	25
第六節 章節內容.....	27
第二章 風城部屋.....	29
第一節 崛起.....	29
第二節 經營與運作.....	35
第三節 小結.....	53
第三章 男同志圈內文化.....	55
第一節 圈內用語.....	56
第二節 網路世界的圈內文化.....	72

第三節 小結.....	86
第四章 認同與出櫃的歷程.....	90
第一節 認同的歷程.....	91
第二節 出櫃的故事.....	106
第三節 小結.....	126
第五章 看見男同志文化的另一種可能性.....	130
第一節 性、關係的角色扮演.....	130
第二節 由男同志的交友文化討論空間層次的轉換.....	133
第三節 共享圈內文化建構語言社群界限.....	139
第四節 結語.....	141
參考文獻.....	145



表目錄

表一、五位具有學生身分的受訪者基本資料整理.....	7
表二、四位受訪者為社會人士基本資料整理.....	7
表三、關於「外表」、「性」、「角色」的圈內用語.....	63
表四、關於網路交友的圈內用語.....	66
表五、中國男同志的圈內用語(從宏碁的訪談做整理)	70
表六、同志族群、國家與風城部屋の關連性.....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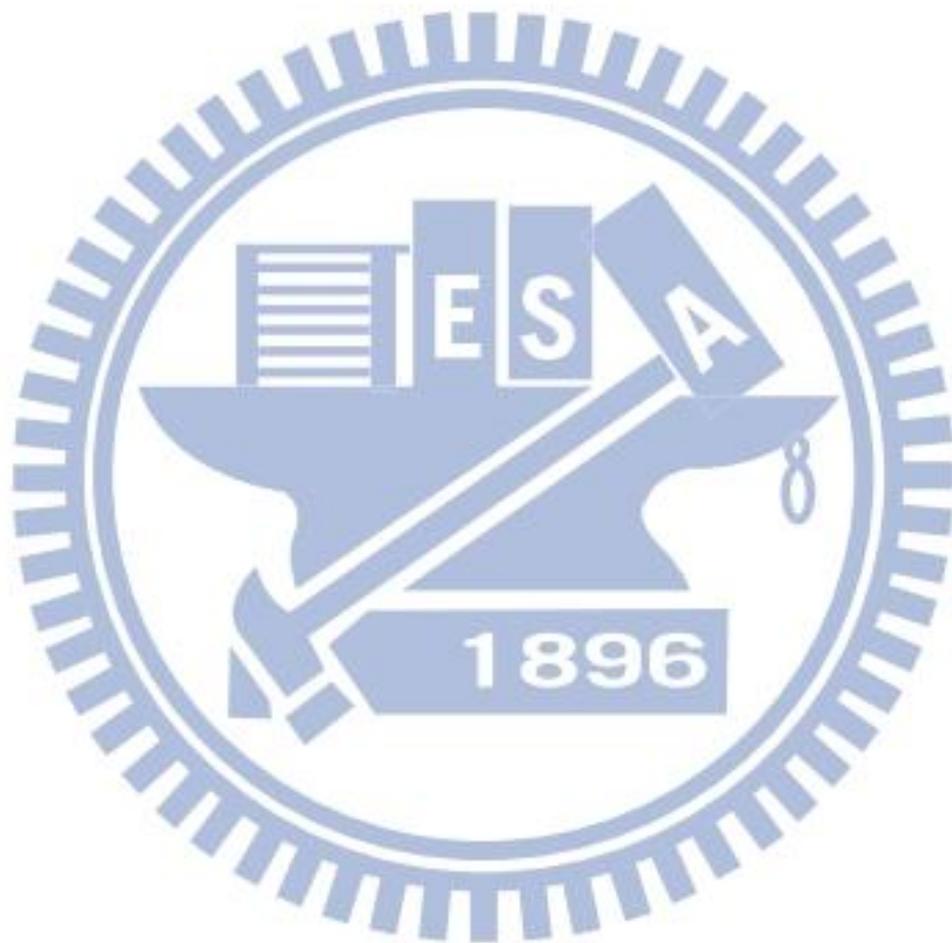


圖目錄

圖一：愛滋防治工作歷程.....	3
圖二：2011年2月19日開幕活動盛況.....	35
圖三：風城部屋名稱的意象設計圖.....	37
圖四：風城部屋內部鳥瞰圖.....	38
圖五：風城部屋宣傳卡.....	40
圖六：各種保險套的外觀設計圖，由上至下分別是「男孩 X 男孩」造型保險套、 「新竹幸福御守(風城部屋限定紀念版)」保險套，以及四種動物一組的保險套...	44
圖七：2011年的「GL風城同遊導覽」手冊.....	45
圖八：2012年第三季「GL風城同遊導覽」手冊。封面為2012年「同志彩虹5化 祭」代言人王彩樺小姐.....	45
圖九：2012年第三季「GL風城同遊導覽」手冊，擷取內頁開頭部分.....	46
圖十：桌遊活動。一位擅長遊戲的志工正在說明遊戲玩法.....	48
圖十一：2012年「同志彩虹文化祭」活動手冊.....	49
圖十二：鬼屋活動工作人員的裝扮。左邊為部屋內的迷宮.....	51
圖十三：民眾正聚精會神觀賞「為巴比祈禱(Prayers For Bobby)」影片.....	52

附錄目錄

附錄一 田野筆記.....	149
附錄二 逐字稿摘要.....	151



第一章 緒論

自學校畢業之後，進入職場尋找與自己所學相關的工作。工作內容其中之一就是與男同志的接觸，勸導他們要懂得保護自己。更確切的說，並非猜測情況之下與男同志的接觸；而是已知對方為男同志的身份，對他們宣導一些該注意的事項¹。就是因為工作本身的關係，遇到許多男同志，所以在接下了這份工作後，才深入了解到同志圈的文化。更進而由工作上的需要，與男同志們有業務上的連繫與合作，才能深入了解男同志族群的生活文化，更加深了我探討他們的心理背景、文化層面的研究。

話說大學畢業兩年從事醫院臨床檢驗工作，之後轉換成公家部門衛生機構裡上班。擔任的業務名稱是「愛滋病與性病防治」的專任助理。剛進去的時候，會懷疑這樣的防治工作需要如何做宣導？因為在我的生活當中，從來沒有遇過地方衛生機關對於愛滋病和性病的宣導，當學生的時候也未曾有過演講這樣的議題。因為對於這份工作的不熟悉，在我剛任職的時候，就被指派去上課，加強愛滋病和性病的基本知識，以及最主要的公衛層面衛教與宣導。幫我們上課的老師是醫院、衛生機關的愛滋病個案管理師²或是感染科醫師，參與的學生則是較資淺的業務承辦人，像我一樣不滿一個月的也不少³。

依據疾病管制局的通報資料，透過男性間性行為而感染到愛滋病的占大宗，其次是注射藥癮者，他們主要是共用針具或稀釋液而互相傳染，排名第三位是異性間性行為，所以感染者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男同志，宣導對象以男同志為主，針對男同志的行為、專門術語⁴開課，希望我們能在最短的時間就與他們打成一片，

¹ 像是如何預防愛滋病和性病、保險套的宣導。

² 個案管理師的工作，就是要定期與愛滋感染者聯絡、關心、提供醫療或生活上的支持與幫助，以及其他突發情況。目前只有在全台灣的愛滋病指定醫院內設有愛滋病個管師，幫助前來醫院感染科看診的個案管理。101年起，衛生署也特別在縣市衛生局配置個管師，依照每個縣市的感染者人數，來分配個管師的數量。

³ 因為助理性質、再加上屬於臨時人員的職稱，大部分會應徵愛滋助理工作的人，把它視為下一份工作的跳板。所以遇到薪水、福利更好的工作，都會選擇離開，也因此人員的流動性滿高的。在我之前一任的助理，她在職的期間大約一年半，而我的在職期間為兩年。

⁴ 來教授此課程的講師，有民間愛滋防治團體的同志同儕人員、資深的愛滋個管師，透過他們與同志長時間相處之下，整理出常用的同志圈內用語，並以此為基礎教導愛滋承辦人如何與感染者

進而達到公衛端宣導愛滋的目的。一堂課下來讓我驚呼連連，心中有許多驚嘆號；隨著時代的轉變，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基於性別的尊重；不只是異性戀的愛情，也有同性之間的愛戀。連性行為的方式都有特別的稱呼，這對從沒接觸過這份工作性質的我來說，是一件很特別的事。可以說是因為這份愛滋病防治的工作，使我有機會接觸不同領域的人；也讓我見識到社會上，每個角落每個人努力生活的歷練。

其實在同志圈進行愛滋的防治，要能夠在短時間內看到成效，最快的方法就是利用同儕人員了；也因此每個縣市在執行這項工作時，都會希望有一兩位同志跟衛生機關互動良好，這樣才能夠透過他們滲透同志圈。而那時候的老闆⁵與紅絲帶基金會密切合作，請他們提供同儕人員，我們提供篩檢用具、宣導衛教經費，共同尋找、深入新竹地區的同志聚集地，定時定點。漸漸的，基金會在新竹地區做出成績，我們與基金會、同儕人員的合作也很順利，業務量也穩定的成長，眼看新竹地區是需要一個固定服務的據點，那個時候在台中與高雄分別成立同志交流中心，它們的成效是不錯的，所以在新竹成立北區的同志交流中心—風城部屋。

風城部屋的成立，是在政府衛生部門和非政府組織(簡稱 NGO)—紅絲帶基金會共同運作，政府出錢和資源，基金會提供專業人才、尋找出租場地以及舉辦各種活動，就是為了要讓男同志定期接受愛滋篩檢，知道如何防止愛滋病的傳播，達到宣導的效果。而我的研究對象和地點，就是在風城部屋，它不僅啟發我研究男同志圈內用語的好奇，也提供了研究的題材。也因為愛滋病的宣導與防治，串起我與男同志之間的連繫，進而瞭解、研究同志文化。

最後，我想在此先整理出時間上的順序，有助於本文研究內容的整理與分析，因為它與我的職業生涯息息相關，也可以說是我任職愛滋防治工作的日誌與心得。2009年8月底開始在市衛生局擔任愛滋助理，在此期間也開始我跟同志族群的接觸。直到2011年9月底離開助理的工作；我目前是本縣衛生所的醫檢

訪談，或是與學生族群宣導愛滋防治。

⁵ 我在新竹市衛生局的工作屬於助理性質，所以有一位業務主辦人，我們一起負責愛滋病相關的工作。

師，主要承辦業務仍然是包含愛滋防治。在現今國民健康預防保健方面，對於男同志的愛滋宣導與防治有迫切的需求，在 2011 年 2 月正式成立「北區同志交流中心」，也就是「風城部屋」—繼續服務竹苗地區的同儕族群愛滋防治，藉由「圈內人」去提醒「圈內人」防範愛滋病的重要性。



圖一：研究者與參與愛滋工作與風城部屋成立時間對照

第一節 問題意識

2009 年我進入衛生局工作，擔任愛滋病和性病的防治與宣導，除了對於一般民眾外，特別針對感染愛滋病和性病的高危險群做衛教宣導與疾病的防治。而男同志是感染愛滋病和性病的高危險群；根據統計⁶，到 2010 年底，台灣累計發現 20057 位本國籍 HIV 病毒感染者，其中男性感染者 18484 位，佔全部感染者 92.16%；而單就男性感染者的感染途徑來看，屬於男性間性行為(包含雙性間性行為)者 8817 位，佔男性感染者 47.70%，與其他危險因子相比高出很多⁷。

我還記得剛開始接觸男同志的時候，會對於他們喜歡的對象的性別感到好奇，所以心裡想著等一下交談的時候要表現得像平常聊天一樣，深怕對方看出我對他們性向的好奇，或說了甚麼使他們感覺被歧視，所以在交談的時候氣氛會有些異常的小心。之後，參加了幾場以教授男同志文化為主要的教育訓練以及愛滋篩檢活動，與他們的見面機會變多了，氣氛也變得熟悉、熱絡，漸漸的他們在我面前毫不避諱同志身分，並且盡情暢快的聊著他們的 B⁸，談論著哪個熊⁹是他的菜

⁶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http://www.cdc.gov.tw>)有每年的統計資料供社會大眾參考。

⁷ 注射藥癮者 5604 位佔男性感染者 30.32%，異性間性行為者 3720 位佔男性感染者 20.13%。

⁸ 「B」是 Boyfriend 的簡稱。

⁹ 男同志對於體型較壯碩者稱「熊」，體型瘦弱者則稱「猴」。

¹⁰，這樣的聊天內容是專屬於男同志的，也就是男同志的「圈內用語」。

從 2008 年開始，紅絲帶基金會與衛生局合作，固定每周五晚上在公園¹¹舉辦匿名篩檢。我與三位紅絲帶基金會的男同志同儕人員在場，他們在我面前討論哪天看到了一位心儀的對象、說跟誰比較配、與男友做愛的方式、他們喜歡的菜是怎樣的、以性器官為主的談話內容，讓我聽得目瞪口呆。當時的我湊過去聽他們的談話，又要裝出一副很懂的樣子，其實是很害羞的、不習慣這種聊天內容，覺得男同志怎麼講的那麼露骨。

剛開始接觸愛滋防治工作的時候，在還不是很瞭解男同志文化的情況下，為了在短時間內取得信任，必須裝出一副很懂的樣子—為了表現出「我們是同一國的」。我還記得第一次單獨與他們談話的情形，開始的時候都很順利；但就在一句「你是 1 號或 0 號？扮演男生還是女生？」瞬間把熱絡的氣氛降到冰點。他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我很天真的以為，同志在性愛關係中的角色跟異性戀一樣永遠不變；但事實上並非如此，他們也許可以因對象而改變，而交往前的確認動作就顯得重要。

所以，我想以在地衛生機關工作者的身分，以風城部屋為本研究受訪者的聚集地，身為一個民間團體建立、由政府機關配合輔助的單位，對於男同志防治愛滋的成果效果如何？而政府機關是否因為風城部屋的設立而達到更多防治愛滋的效益？男同志是否因為風城部屋的設立而願意出來做愛滋篩檢？這些對於同志交流中心的探討，應是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評估的重點，我想藉由學術的角度來做討論，風城部屋對於男同志宣導愛滋病的效益如何？

從日常的聊天內容為開端，開啟了我對於同志圈內文化的觀察，因此產生了疑問：明顯存在的男同志「圈內用語」如何在男同志之間的對話出現，男同志本身如何表述「圈內用語」？以及此現象對於男同志的意義為何？這些將是我試圖探討的面向。此外，男同志生理性別都是屬於男性，但心理性別的認同因人而異，

¹⁰ 就像去餐廳點菜，總是會點喜歡的菜來吃。把對象物化，當成是菜單裡的產品在挑選。

¹¹ 地點在竹北，是同志的熱門聚集地。

他們主要以性愛關係的位置¹²或外在的表徵¹³來做依據。因此本研究將從語言人類學角度出發，以男同志之間的對話為主體，來描述男同志，由此探討男同志的圈內用語，如何建構「圈內」文化，以及他們如何辨別「圈外」關係；以「圈內文化」檢視「語言社群」界限在男同志之間是如何產生。

另一方面，網路的盛行對於男同志圈影響很大，許多流行的圈內用語都是因為依靠網路交流而產生的；因此，討論和分析網路的圈內用語與男同志使用網路交友的現象，也是本文要探討的內容。

本研究的目的是以語言人類學的理论觀點為基礎，透過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從田野資料中瞭解男同志的語言文化，以及男同志如何建構「語言社群」的界限。本研究是從特定的一個社群，特定的語言文化，來探討該社群的男同志如何實踐對內及對外的人際關係。而本研究所要面對的男同志圈內用語，在男同志之間的對話是一個十分普遍的文化現象，其出現、存在的目的與意義，是男同志們一直在生活中實踐的。

本研究的架構是由現象本身的理解，也就是實踐的部分，連結到象徵層次的探討。本研究初步認為，圈內用語對於男同志而言，應該不只是展現男同志之間的慾望情感而已，圈內用語所表現的，有可能表達了男同志的認同情感，以及面對自身族群及家人關係的建立具有抒發性的意義。

因此，首要部分必須藉由「風城部屋」男同志的圈內用語及交談互動，來描述男同志在日常生活或聚會活動中，所實行的功能，並在現有的男同志文獻理論基礎上，探討男同志的圈內文化。透過與男同志的訪談，進一步瞭解男同志與男同志之間如何互相聯繫情感，再由男同志認同與出櫃的歷程，觀察他們與圈外人的互動，以此探討他們如何建立「語言社群」的界限。

¹² Top：插入者，Bottom：被插入者，Both：兩者皆可。較常聽到他們詢問對方是 0 號還是 1 號，能避免後來要上床時撞號的尷尬。

¹³ 同志常以動物的名稱分類對方的體型，例如：熊、猴、狼…等。另外，會在前面加入形容詞，可以更精準的描述對方身型，例如：肉猴、優狼、優熊、瘦猴…等。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男同志為主要研究對象，「風城部屋」則是這些男同志聚集的地方。會以「風城部屋」的男同志做為研究對象，是因為我與裡面的工作人員熟識，他提供訪問的場地、也介紹訪談對象，讓我省去尋找的時間。

另一方面，則因「風城部屋」屬於紅絲帶基金會成立的交流中心，而定期參與聚會的男同志，其年齡介於二十到三十歲之間。依據我跟男同志接觸的經驗，年紀超過四十歲的同志，時代背景的不同，對於社會層面考慮較多，在意一般社會大眾的眼光，也因此不太願意出現在全是男同志聚集的地方，怕會被貼上「同志」標籤。在時間、地點與年齡都符合的情況下，所以這些在「風城部屋」的男同志就成為我的研究對象。

在這些受訪者中，我與愛華¹⁴認識最久，在「風城部屋」還沒成立之前，也是我剛開始做愛滋病防治的時候就認識。另外，宏碁則是「風城部屋」的工作人員，大部分的受訪者都由他介紹給我做訪問，男同志圈內用語、圈內文化的資料、「風城部屋」的資料都是他提供的；其他的男同志受訪者都是「風城部屋」的志工，平常都有正職工作，遇到「風城部屋」舉辦活動，他們都會參與規劃、表演節目、接待賓客，有的會在晚上下班後在「風城部屋」值班，幫忙愛滋篩檢等服務。

風城部屋人物介紹

九位受訪對象的年齡介於二十到三十歲之間。愛華、彼得、迪升、扶手、波特和風信子是本地人¹⁵，其他三位則為外地來此工作或唸書。其中波特、風信子、閃閃、迪升和黑逗都還是學生，這五位學生身分的受訪者，以波特的年紀最小、黑逗的年紀最大。另外，有工作的四位受訪者，宏碁的研究所學歷最高，扶手則

¹⁴ 本研究出現的同志暱稱，為保護當事人隱私，均使用化名。

¹⁵ 指的是研究地點的區域，為了保護受訪對象，所以不直接寫出縣市名。

是大學畢業，愛華是五專學歷，彼得是高中學歷。

表一、五位具有學生身分的受訪者基本資料整理

受訪者為學生身分			
暱稱	出生年份	目前就學階段	是否為本地人
波特	1994	大學	是
風信子	1990	大學	是
閃閃	1993	大學	否
迪升	1987	大學	是
黑豆	1985	研究所	否

表二、四位受訪者為社會人士基本資料整理

受訪者為社會人士			
暱稱	出生年份	最高學歷	是否為本地人
宏碁	1982	研究所	否
愛華	1988	五專	是
彼得	1984	高中	是
扶手	1987	大學	是

宏碁(1982-)，風城部屋工作人員，外表瘦瘦高高、斯文的男生。五專就讀檢驗相關科系，大學和研究所念的是植物病蟲害，之前在竹南服替代役，有時假日會來新竹幫忙風城部屋の活動，退伍後進入風城部屋擔任全職工作，主要工作內容有：抽血篩檢、舉辦風城部屋活動、配合衛生局舉辦篩檢和宣導活動。他的家人都還在台中，弟弟在工作、妹妹還在唸書，爸爸在他研究所的時候過世。宏碁與家人相處方面，跟爸爸的關係不親密，媽媽隱約知道同志身分，但沒有明白講出

來，弟弟妹妹是知道的，但不影響手足之間的情誼。宏碁待人親切又熱心，當我告訴他找尋研究對象的時候，常常推薦我受訪者，會告訴我甚麼時間來的同志比較多、可以碰到比較多人，並且提供場地讓我和受訪者對話。因為他的熱心且開放的態度，讓我的訪談能夠順利進行，而本文中的圈內用語的使用、新的詞彙，他也講述很多供我參考。宏碁在五專期間就知道自己是喜歡男生，但是與同志圈有比較多的接觸，則是在擔任這份工作之後。所以，在他尚未退伍、偶而來風城部屋幫忙的時候，我直覺他不太像同志—就外表和裝扮¹⁶而言，直到他正式接下這份工作，跟他有比較多的接觸後，才發覺他的另一面。

愛華(1988-)，風城部屋志工，他是我進入愛滋防治工作最早接觸的男同志，算是認識最久的，所以也跟他很熟。他是愛滋感染者，在兵役體檢的時候被篩檢出來，之後沒有當兵也沒有繼續升學，因此學歷造成他找工作的絆腳石，而最近也想重回校園當學生。他跟家人住一起，所以都知道他的身體狀況以及同志的身分，可以說是因為兵役體檢的關係，讓他的同志身分曝光，也因此對於愛滋病的防治更是不遺餘力。愛華的心思細膩，就像大部分的男同志感染者一樣，我們可以像朋友一般的聊天，因為他很健談，所以察覺不到他曾經歷過那段發現感染的不適應期，他也了解做愛滋病防治工作的我，不會隨便透露隱私，才願意接受訪談。愛華目前以風城部屋的工作為主，還在尋找正職的工作。

彼得(1984-)，風城部屋志工，現服務於餐飲業，來風城部屋の頻率為一周二到三次，只要放假沒事就會出現，我跟彼得是第一次見面就訪談，在詢問是否願意接受訪問的時候，他也就爽快的答應。目前與家人同住，但還未親口對爸爸媽媽證實同志身分，雖然每次父母親都會問他到底是不是同志，彼得都顧左右而言他，跟父母說話的方式都很沒大沒小，他有時就直接回答關你屁事，他的父母都

¹⁶ 打扮不像一般男同志帥氣，走斯文路線。戴眼鏡、沒有打耳洞、很少擦香水。

見怪不怪了，所以在我的訪談裡面，回答問題的尺度是所有受訪者最大的，也常夾雜三字經，感覺跟一般同志細膩、委婉的形象很不合。他的說話方式都很直接、大方，也很健談，因為他覺得不需要遮遮掩掩，真實的表現自我即可。外在的打扮也很異類，彼得的身材高大魁武，在嘴巴裡面穿舌環，並且留絡腮鬚，對於我的提問方式，他覺得太制式化，沒有讓他有太多發揮的空間，所以他又自提好幾個題目、自行回答，就像他的個性一樣，不按牌理出牌，所以我跟他的訪談的時間有一小時之久，對於第一次見面就接受訪談的程度來說，是很能聊的，而且給了很多同志間性行為的詞語，算是另外一種不同類型的受訪者。不過因為穿舌環的關係，所以回去聽錄音的時候都不是很清楚。

扶手(1987-)，風城部屋志工，現服務於通訊業，外表高大斯文，說話慢條斯理。第一次跟他說話就是這次的訪談，不過之前我來風城部屋的時候有看過幾次，因為他是風城部屋辦活動的主角，幕後的策畫、跳舞表演...等節目安排，他都有參與。扶手在學生時代就是活躍於南部的同志圈，有在網路成立社團，也主辦網路的聚會，通常參加的人數有一百多位，也因此扶手在南部的同志圈算是小有名氣，而這也是宏碁推薦給我的原因。扶手會加入風城部屋志工，是想把以前辦活動的經驗貢獻給風城部屋，現在他搬回新竹居住，南部的網聚已換人主辦，但他豐富的活動經驗、以及曉得如何聚集人氣，他期望在同志圈有一個健康、快樂的網路平台。

風信子(1990-)，風城部屋志工，目前還在大學念書，有禮儀師的執照，當初會念此相關科系，就是因為想當禮儀師。本人戴一副眼鏡，十足的學生模樣。與家人一起住，全家只有大妹知道他是同志，是自己主動跟大妹說的。爸爸媽媽很擔心風信子交不到女朋友，因為都沒看過他帶女生回家，所以常常會問他交友的情形，他覺得很煩惱，因為明明現在有男友，但卻不能跟父母親坦白告知。與風信

子對談的時候，覺得他對同志議題也感興趣，因為他的大學畢業論文也是討論同志的題目：「淺談同志婚姻與基督教」。他也跟我提到家族中很多表兄弟姊妹是 gay 或 T，家族的人都知道，他的爸媽也覺得無所謂，不過畢竟不是自己的小孩，如果當他們知道風信子也是同志的話，風信子認為爸媽的反應不會只是這樣而已，所以這也是他到目前為止無法跟父母親出櫃的原因。

波特(1994-)，風城部屋志工，目前還在學校念書，現階段準備考大學¹⁷，是一位游泳健將，所以利用寒暑假在游泳池當救生員。因為年紀很小，所以沒有甚麼社會經驗。目前與家人一起住家裡。外表瘦瘦高高，臉型俊秀，配上他的身高有種模特兒的感覺。媽媽在看過他的電腦和上過的網站之後，有開始懷疑波特的性向，不過他都沒有正面的承認，而家族中只有告訴哥哥他是同志的事，因為波特覺得總要有一個人知道，才能在需要幫忙的時候求助，像是家人詢問有沒有交女朋友的時候。關於他當救生員的工作，聊了很多游泳池發生的事情，像是男生會主動向他拋媚眼、想要約他，不過波特不喜歡這種短暫的關係，他希望能夠真正了解對方才交往，而不是隨隨便便的關係，所以對於一夜情，波特是非常不屑，這也是他能在游泳池把持得住誘惑的原因。

閔閔(1993-)，風城部屋志工，現在準備重考大學¹⁸，因為之前都一直在念書、考試，直到最近升學考試結束，才比較有時間可以來風城部屋。目前跟家人住在一起，爸爸、媽媽和妹妹全都知道他同志的身分；不過，都不是在同一情形下被家人知道同志身分。妹妹的話是他主動告知的；父母的話，則是悲慘的半強迫。爸媽偷看他手機的照片，進而知道他的男友，經過一番激烈的家庭革命，爸媽不准他們再來往，因為這件事造成他對父母不信任，也不願再談論同志的話題。閔

¹⁷ 訪談的時間在 2012 年初，他正準備升學考試。

¹⁸ 在 2012 年初訪談的時候，剛考完大學的升學考試。

閔的個性很愛面子，在別人面前總是一副樂觀的樣子，就算有不愉快也不願意說，只跟幾位比較好的朋友商量，對於父母他更是不會說，除了強迫出櫃的心結外，他總覺得爸媽給的意見都一樣，沒甚麼創新。

迪升(1987-)，風城部屋志工，目前就讀大學，跟家人同住，是家中唯一的小孩。迪升早在高中階段，就已主動告知父母喜歡男生，並且帶了男友與父母見面。在出櫃前，他有想過跟爸媽出櫃的後果，可能不是美好的結局；但迪升還是決定告訴父母，只因他覺得要讓父母親接受他是同志，雖然必須要花很長的時間。所以他寧可早點告知爸媽事情的真相，讓他們慢慢適應這個答案，他相信總有一天父母親會接受，更可以跳脫同志不好的、負面的印象。我跟迪升是第一次見面，也是第一次訪談，他給我的印象是斯文、安靜，回答問題不會有多餘的字，如果不是透過訪問，也很難聯想到他會主動跟父母出櫃。

黑逗(1985-)，第一次來風城部屋，目前在研究所就讀。這次會來部屋，是因為在網路上看到；他說這個地點很難找，找了好久才看到，他也跟我抱怨這裡的人不太友善，覺得有被冷落的感覺，他也對於同志圈以外表來評論交友的現象，感到不以為然，黑逗以往都透過網路認識同志，現在想來風城部屋認識現實世界的同志。有可能是他第一次來風城部屋的關係，他讓我覺得個性拘謹，也不擅於面對面的交朋友，所以才會透過網路認識其他男同志，但是交友的過程不怎麼順利，也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對象；一方面對外表沒有自信，一方面又認為同志只注重外表。所以他對於自己的同志身分又愛又恨，愛的是終於確定自己的性向，恨得又是找不到圈內人做朋友。對於喜歡男生這件事，一直到大學才真正確認，他也不打算告知家人，因為黑逗一直相信或許有一天他會結婚、生子、踏入家庭，把「同志」當成一輩子的秘密。

以上是參與本研究的九位受訪者的介紹。經由訪談的資料，拼湊出他們的家

庭狀況、是否向家人或朋友出櫃、以及對於本身性傾向的認同與看法。關於受訪者生平資料的描述，我期望以此為基礎，使讀者在閱讀之後的章節，更加瞭解受訪者的表達方式與談話的內容。

第三節 田野地點

「風城部屋¹⁹」是本研究主要的田野地點，由民間團體「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所主持，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和新竹市衛生局共同輔導，提供台北以南、台中以北的男同志交流中心，成立於 2011 年 2 月，營業時間是周二到周六的下午二點至晚上十點，提供愛滋病和性病的免費匿名篩檢，也培訓二十位新竹在地的男同志志工。另外，在台中、高雄也分別成立中部和南部的男同志交流中心；國家政府衛生部門積極成立以服務男同志為主的空間，主要希望藉由民間團體的力量，讓一些無法接受公務部門愛滋宣導的男同志提供一個篩檢的管道，期望男同志們可以定期篩檢愛滋病，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其優點是不會浪費醫療資源。

台灣早期社會民風保守，對於男性間的情感更是無法被大眾接受；而今社會風氣開放，國家衛生機關對愛滋病的防治採行「減害」的概念，相信人的天性無法改變，但是可以透過一些保護措施，使罹患疾病的風險降低甚至是達到沒有。相較於中部和南部的同志交流中心，設於新竹的「風城部屋」營運不到一年，知名度逐漸在男同志圈內展開，靠著培訓出來的志工和二到四位固定的工作人員，加上每周有固定舉辦的桌遊活動，「風城部屋」的使用率和參訪人數皆比中部和南部的多。因此，「風城部屋」成為本研究主要的田野地點。我將於第二章呈現田野地點的詳細描述，包含空間的使用與規畫、舉辦的各項活動與服務。

¹⁹ 使用真正的名稱而非化名，是因為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希望風城部屋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第四節 文獻回顧

本研究的文獻回顧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從男同志的相關文獻出發，首先介紹台灣男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綜觀男同志的研究，最多的是探討男同志「出櫃」與「現身/獻身」的心理變化，以及出櫃男同志的家人和朋友的感受。接著，介紹男同志的專有詞彙、稱呼等，最後提出愛滋男同志的相關文獻作分析與討論。

第二部分從語言人類學的文獻出發，以語言人類學家 Alessandro Duranti 的《語言人類學(Linguistic anthropology)》書中論述為主要文獻基礎。語言反映社會文化，而語言人類學的研究，突顯研究者對於語言文化的興趣與好奇心。

第三部分以社會人類學家 Fredrik Barth 對於社群界限的論述為基礎。社群界限的建構，則是畫分自我與他者，展現社群之間的特殊性。所以，本文以男同志特有的語言文化、肢體互動關係，探討語言如何建構社群。

4.1 男同志相關研究

第一部分的文獻回顧以男同志研究為主。首先，我將探討目前台灣男同志研究，多半著重在心理層面的探討，尤其是「出櫃」與「獻身/現身」對於男同志的關係，以及男同志的個人生命史，主要研究男同志生理和心理的性傾向變化。前人研究的脈絡軌跡，是反應普羅社會的觀感，對於同性間的愛慕行為難以接受，但又想一窺同性戀者的內心情境，因此，將以上述的研究及文獻為基礎進行討論。

接著，我將探討男同志圈內用語的相關文獻。個人對於特定族群所存在的心裡依附情感，乃至於激發出的行動力量，都可以是對這個族群的認同，它包含情感面和行動力(紀駿傑 2009)。我認為男同志族群的成員，對於族群認同的情感產生，往往是因為對相同的事物產生共同情感，或是他們之間有共同的話題與共同的語言文化，成員之間都懂得對方在表達甚麼，而會有這種情形的出現，是因為他們有同樣的需求—尋找男同志。因此，男同志的語言文化與肢體互動，是本研

究的地基，藉此說明本研究的獨特性。

最後，把男同志和愛滋的議題做連結，以公共衛生及心理諮商方面的相關文獻。此部份以愛滋男同志為研究對象，當「愛滋」和「男同志」兩者相加的結果，會產生怎樣的心理層次，以及社會觀感如何看待，也是男同志研究值得深入探討的地方，以此呈現愛滋男同志的社會處境。

4.1.1 台灣男同志研究

台灣同志研究開始啟動，可回推至九零年代，民主的花朵正含苞待放，學術研究也較不受政治干涉，因此同志相關研究在此時蓬勃發展。趙彥寧(2000)發表了一篇有關台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她由三個面向來探討同志論述領域的特性：文化產物的生產及變異、個人與集體之間的互動方式、文化的意涵。趙彥寧(2000)的分析較偏向文化生產的分析，期望能推翻「台灣同志文化自我封閉、自足的物質與象徵系統」的觀點，把台灣的同志研究帶進另一個新的里程碑。

綜觀台灣同志研究，探討「現身」的男同志學術研究占多數，陳培驊(1996)、朱偉誠(1998)等，把「出櫃」看做是男同志的同志身分之中的轉捩點，因為「出櫃」讓同志的身分變的不一樣。「現身」、「獻身」和「出櫃」是同志身分的建構，是他們想要顛覆異性戀社會的步驟，讓異性戀社會看見同志的一種方式，也是進一步更加認同自己同志身分。

陳培驊(1996：133)探討同志獻身過程的千折百轉，以及這千折百轉是如何建構的。他以花蓮某一宗教團體的男女同志成員進行研究。在最後總結同志現身的策略分析，他提到有關男同志對「圈內」與「圈外」現身的目的與策略不同，為了要區分對方是否為男同志，就有了「辨識」的問題；他把不敢直接標示「我是同志」，而用一些特殊的象徵符號來做為「圈內人」的識別，做了一個有趣的比喻：「...如同某些情報人員或黑道幫派間所傳遞的密碼與暗號一般，只在『自己人』之間流傳，圈外人未必能洞悉。(ibid：136)」

另外，陳培驊(1996：136)提到男同志對圈內人現身的識別原則，不用向對方清楚表白自己的性認同，只需透過圈內人專屬的用語、服裝、語氣等，就可以讓自己與對方雙雙曖昧現身；他也對比了男同志對於異性戀的現身，多半採取文字、語言或各種集體展演形式，重要的是「清晰現身」。作者做了這樣的區別，雖然沒有明說，但我認為，「界限」的產生就是靠語言、動作、眼神、術語等，至於為何在男同志與異性戀之間會有「界限」，我覺得這就是男同志尋找有同樣性傾向的人的最佳捷徑，因為有了「界限」的區別，容易使男同志找尋「圈內人」。

關於某一族群或社群內男同志的研究，江思穎(2003)、瑪達拉·達努巴克(2004)等做了相關的書寫，共同點都是作者本身即身處於要研究的社群或族群中，這與本文的研究角度類似—長時間在風城部屋與同志相處交談，產生出研究同志圈內文化的目的。

江思穎(2003：5)研究的是基督教社團的男同志，探究男同志的信仰與性傾向互相衝突的認同歷程，以及為何不願脫離信仰，又不願放棄同志身分的生命敘說。一方面從男同志的心理學層面理解，一方面由基督教層面的理解，兩者之間的拉扯，對於報導人而言，是一種層次的變化，它不會在一開始顯現掙扎，而是慢慢漸進式的出現這樣的心理層面。信仰和性傾向衝突的認同過程，並非線性，因為影響認同的因素與家庭環境、本身的個性、外在環境等外來因素也有關係 (ibid：5)。

瑪達拉·達努巴克(2004)本身是排灣族原住民，因此以自身族群中的男同志為研究對象，探討受訪者的同志認同和族群認同的建構，在以漢人社會為主的同志研究中，做為特定族群同志認同的建構過程，並且也探討受訪者本身的族群認同，並且針對排灣族對於同志的看法提出討論，期盼能替原住民發聲，也能夠替男同志發聲。

4.1.2 名詞、語彙與稱呼

關於男同志特殊用語的文獻，賴正哲(2005)在《去公司上班》提到：

早年男同志會將在交往，或已經在一起的另一半稱之為 lover，這個無法辯稱男女性別的稱呼，可避開社會直接對號入座的眼光。但隨著性別風氣的開放，...，現今多直稱另一半為男朋友、boy friend(簡稱 BF、B)。(賴正哲 2005：181-2)

在同志圈內，常常會出現現代名詞或特殊語彙在圈內人的對話中，賴正哲(2005)提到：

我們隨著圈內人稱男同志開始接觸圈子為「出道」、... 交往的對象為“lover”...、肛交口交為「1069」、陰柔男同志是 C 妹(音譯 sissy)、陽剛女同志是 T(Tom boy)、年紀大的 T 是 uncle...。(賴正哲 2005：18)

我想引用社會人類學家 Don Kulick 在 2000 年發表的“Gay and lesbian language”，針對英語文獻研究「男同志和女同志語言」的文章進行整理。在 1980 年代以前，「男同志和女同志語言」的研究主要是條列式的列舉出詞彙，並且建立一個圈內用語的資料庫(Kulick 2000：247)。他認為 Allen Walker Read 最早收集英文同志字彙；Read 在 1928 年於美西和加拿大旅行期間，把出現在各地公共廁所牆壁上的字詞記錄下來，隨後這批資料於巴黎發行限定本。Read 為了不讓此書淪為情色，他特別在封面註明「限定語言學、民俗學、社會科學相關的學生」(ibid：248)。

而第一本發行的英文語言書，是 Gershon Legman 在 1941 年出版的，書中三

分之一的字彙被認為是同志會使用的(Kulick 2000：248)。而第一次真正分析同志語彙，則是在 1951 年由 Donald Cory 總結三個同志語彙被創造的原因：同志使用者有急迫的需求、能夠使同志之間的對話順暢且不受阻礙，以及社會對同性的禁忌，這三個原因是 Cory 認為同志語彙被創造與激發的主要因素(ibid：249)。

相對於歐美於 1990 年代早期即出現 “queer”，趙彥寧(2000)分析她認為的第一篇有關同志文化研究的碩士論文，於 1992 年 6 月發表的論文中，尚未出現 “queer” 一詞(趙彥寧 2000：211)。之後，分別由台大外文系的教授與學生試圖做兩種翻譯：「怪胎」和「酷兒」；趙彥寧(ibid：212)認為，詮釋翻譯詞彙的不同，可以看出翻譯者對於語言詞彙的理解、及特殊的性別政治關，所以翻譯者在台灣同志研究脈絡中，往往也是「創造者」。

此外，Kulick(2000：259)舉了 Hayes 的觀點，提到 “Gayspeak” 有三種特別的功能，這三種功能分別是：一種在異性戀社會中抵抗曝光或現身的密碼、也可以讓使用者在同志次文化中盡情表達、更是基本行動派可以運用的資源。

儘管許多學者包括語言學家、人類學家、哲學家等針對男女同志圈內用語的詞彙做研究，雖然很有趣卻很難在這方面有理論性的突破；所以，Kulick(2000：273)建議把語言所表達出來的慾望，不論是看的見或看不見的描述，可以在這方面多發展。因為語言的實踐和履行，不只是表面的涵意，有時還可以展現更深層的內涵。

4.1.3 愛滋男同志研究

關於愛滋男同志的研究，陳姝蓉等(2004)探討愛滋男同志的親密關係，以及對於伴侶的情感依賴；蔡春美、徐森杰(2009)探討愛滋病對於男同志伴侶之間造成的影響，這兩篇研究偏向心理層面。羅一鈞等(2008)的研究則偏向疾病的研究，討論男同志被診斷出愛滋病的時候，為何病程已接近發病或是已發病²⁰狀態。

²⁰ 台灣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對於發病的定義為 CD4 小於 200/ μ L 或併發其他伺機性感染。CD4 細

陳姝蓉等(2004)研究十八位愛滋感染者的男同志，其親密關係如何被疾病影響，以及他們如何面對這些影響。作者探究的是男同志之間的親密關係，是否因為感染愛滋而有所影響。在文章中，作者也提到大部分受訪者會因為本身感染疾病的關係，而擴及愛情與親密關係的擁有權，男同志會因為「疾病」，在需要商量的場合容易妥協，因此「疾病」的影響力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愛滋男同志往往轉變成「病人」的角色，依賴性相對增加。

蔡春美、徐森杰(2009)與四對男同志伴侶進行會談，瞭解男同志伴侶在一方感染愛滋的情況下，互動關係以及會面臨到的衝擊。因為只有一方感染愛滋，相對的另一半感染愛滋的風險增加，須共同面對疾病的壓力以及情感方面未來的不確定性。要用甚麼方式來解決內心的焦灼，兩位作者藉由諮商會談的方式，發現感染者和非感染者雙方都需提供足夠的愛滋相關訊息，可以明顯減輕焦慮和憂鬱的狀態。

羅一鈞等(2008)認為，現在的公衛體系對於愛滋病患釋出相當大的福利，感染者服用抗病毒藥物費用由國家負擔，感染者只需支付掛號費，國家及地方政府衛生部門人員定期追蹤訪視感染者，不論是生活上遇到困難或是人際、家庭關係有任何挫折，很快能夠找到相對應的政府部門或民間團體對症下藥。但是，男同志初次篩檢出愛滋病的時候，很多已經發病或接近發病的狀態，因此研究者針對延遲診斷的感染者進行訪談。文章中提到高危險群男同志不認為自己需要定期篩檢是一個原因，如何加強男同志的衛教宣導、提高篩檢的重要性，應是能夠改善的課題。

綜觀以上研究，愛滋與男同志之間互相的影響，兩者都是社會普遍不能接受的事物，也因此愛滋男同志的心理調適比起其他愛滋感染者，或其他未得病的男同志來說，都是極大的挑戰，不論是心理和生理方面的變化層次，其廣度和深度都很值得男同志研究，或者愛滋醫療的研究，可以探討的議題。

胞是人體內的淋巴球之一，因 HIV 病毒專門攻擊此細胞，所以 HIV 感染者會定期測量體內 CD4 細胞數量，以此判斷病程。資料來源：羅一鈞網站「心之谷」<http://heartvalley.blogspot.tw>。

4.2 語言與社群

第二部分的文獻回顧，將探討語言人類學的相關文獻。人們對於語言的思維與實踐，其實是在表達該社會對語言的概念或觀點。在男同志之間互動的方式、交談語彙和圈內用語的使用，是探討語言與男同志關係的核心；而語言人類學的研究，則是奠基在語言社群成員間的互動關係與說話方式。研究者由研究對象之間的語言互動出發，緊接著研究者會想像他們之間的聯繫促使一個語言社群的誕生，以此為研究基礎。因此，人們如何透過語言，來建構一個合適且靠近理想的社群，兩者之間則具有不可分割的關聯性。本研究將在此脈絡下，透過男同志之間的肢體互動、圈內用語和語言文化，探討語言社群的建構。

4.2.1 語言人類學

Dell Hymes(1963；引自 Duranti 2000)試圖對語言人類學下定義：「人類學領域是研究『說話』(speech)和『語言』(language)的學問。」然而，Duranti(ibid：2-3)對語言人類學的定義，更能生動貼切的表達「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認為「語言」(language)做為一個文化的資源，「說話」(speaking)做為一個文化的實踐—相同或不同的個體之間表達社會需求和社會行為的交談。研究「語言」和「說話」的學問，就是語言人類學的研究，它也是四大人類學的傳統之一。運用人類學的角度解析語言的實踐，像是文化的再造和傳達、文化和不同形式的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等。

另外，Duranti(2000：6)指出語言人類學的獨特性：「把說話者當作社會的行動者(speakers as social actors)；語言當作社會互動下的資源與產物(language as both a resource for and a product of social interaction)；語言社群想像成真實存在，並透過說話的方式和互動產生語言社群的界限(speech communities as simultaneously real and imaginary entities whose boundaries are constantly being

reshaped and negotiated through myriad acts of speaking)。」Duranti(ibid：7)提到，「語言」擁有最佳的彈性，也是最有權力的工具，它反映了這個世界及其本身，沒有了語言也就不會有被報導的事實。所以，男同志的語言文化，反映了男同志的共同需求，為了尋找相同性傾向的另一半，也表達了男同志特有文化的實踐。

當代語言人類學著重於三個意象的理論關懷：展演(performance)、索引(indexicality)以及參與(participation)，這三項因素形成對話的可行性。Duranti(2000：22)認為「參與」的重要性大於其他兩者，它打破了說者與聽者，以及傳送者與接收者的二元分析概念；強調說話者在語言互動的空間展演，其實是社會或社群的演員，交叉演繹著不同的角色，形成對話分析和日常互動中最引人矚目的焦點，以達成參與的目的——尋找共同目標(ibid：20)。

男同志的語言、對話、演說，搭配的肢體互動、圈內用語，在男同志社群之間，盡責的做好角色扮演，也是本研究的重要核心。

4.2.2 語言社群

語言人類學家 Duranti(2000：71)認為，「說出語言」是一種不斷在「做決定」的過程，縱使我們的下意識渾然未覺；而根據個體的說話內容，可以使之對應到他所屬的社群，也可以取決於語言的組成元素以及社群的界限。通常語言人類學家會假定研究對象所屬的語言社群，由此做為研究的開端，去收集研究對象語言的變化及使用方法，而這也是語言人類學家所感興趣的地方，因為對研究對象的說話內容有高度的興趣，從此處延伸語言人類學的研究。

Labov(1972；引自 Duranti 2000：79)對語言社群的定義：「語言社群的出現是參與者共享一組語言的形式」，不論是語言的變化或語言的行為，只要透過相同的方法瞭解語言模式，都可以是屬於同一個語言社群。Duranti(ibid：82)進一步指出，「語言社群」是特定群體的一群人，透過交談行為下的產物，當人們在參與行動的時候，語言的基本天性建構了「社群」。

林秀幸(2007：111)認為社群的建構與象徵有關，而認同則代表成員的忠實性。她引用 Cohen 的概念，人們透過族群、地方來表達對社群感的需求，乃因他們透過「社群」這個最佳媒介表達更完整的自我，獲得歸屬感、學習社會化並獲得文化。因此社群被視為一種文化經驗，由象徵所提供，是普遍性的需求，人們都可以藉象徵之助，建構小群體的界線(ibid：110)。

林秀幸(2007)引用 Cohen 的概念，強調「象徵(symbolic)」是社群共同的符號，個人賦予它獨特性，因為「象徵」擁有這樣的不被定義的特性，社群意識才可保有動感與生命力。「象徵」也是社群的最佳媒介，成員說著共同的語言，卻不需向集體性全然繳械，也可以說因為「象徵」讓群體內的成員仍保有個人的特性。此外，對於成員社群經驗，研究者也必須透過他們的主觀意識去理解社群，而非從社群外面的地位去觀看，從報導人的經驗去看，詮釋他者的主觀詮釋，才能夠真正深入社群的經驗和認知，也才能夠理解這個社群成員的作為；而「象徵」的特性應允這樣的詮釋，並且提供給予詮釋和表現的視角。(ibid：115-6)。

林秀幸(2007：118)藉由 Barth 的概念，認為人群生活是由社會互動所建構，透過互動，社會過程決定認知模型(cognitive models)，人們如何理解他者的世界，是使用大量的形象、行動。最後，她提出界限不論再怎麼模糊，出了區辯、溝通或連結的意涵，本質上就是社群整體的面向。自我擴展的體驗伴隨著對「他者」的理解和「回程」的論述，如何將他者變成自我的一部分，是一連串「部分」和「全體」的辯證與和解的過程。

因此，我想藉由男同志族群的說話內容及說話表演方式，假想有一男同志社群的存在，它有可能是一個實實在在存於社會，類似社團的社群；也有可能由無形的界限產生的說話社群；不論實際的狀況如何，我都是因為對男同志的說話內容及互動產生高度的興趣，進而參與同志社群並進行研究。

4.2.3 民族誌方法

Duranti(2000)在《語言人類學》，使用一個章節的篇幅詳細介紹民族誌的方法、語言人類學家進入田野地的工作約章、以及如何對某一族群進行語言人類學的研究，傳統的語言人類學家使用的民族誌方法，像是參與觀察法、進入田野地與在地人生活以進一步取得對話材料、以及使用引誘的技巧得到語言資料，近代崛起的數位化紀錄聲音和語料的方法，也被廣泛的應用在田野地的資料收集工作。

首先，Duranti(2000：85)定義什麼是民族誌：「某一族群的人們其社會活動、社會組織、某社會象徵和物質起源的一種寫作描述」，這樣的描述來自研究者長期且實際的參與社會生活，並提供讀者一個「客位觀點」，也就是在地人的內在觀點，研究者抱持著敬畏的心與真誠的態度，完全認同在地觀點，而且研究者不會把自己的想法與見解反映在民族誌當中，就是一個成功的民族誌。語言人類學的研究開端，通常由一個假設開始—某一語言社群的存在，其中的人們有共同的社會行為、習慣和交談方式；為了提出這個假設，研究者必須身歷其中，長期且持久的參與當地的社會生活和語言對話。此外，民族誌也被當作文化的媒介，Duranti (ibid：91)認為「民族誌」在理論規範和被研究的在地人之間搭起了橋樑。

「訪談」是深入田野地的時候最常見的互動的形式，語言人類學家藉由訪談取得研究對象及語言社群的文化背景；也在訪談的過程中，瞭解研究對象如何創造說話內容與語言的使用方式(Duranti 2000：102-3)。

當社會知識成為默許的，我們不可藉由「詢問」得到答案—人們在想甚麼或者成員之間互動的意義，而持續的使用訪談法，反而會因此遭遇更大的挫折，研究進度及發展會退步，所以必須「觀看」成員之間的日常互動、相處情形，並透過成員的解說，以此瞭解另一層面的語言涵意(Duranti 2000：11)。

因此，本研究將透過訪談及參與觀察的方式，勾勒出男同志語言文化和圈內用語，藉此瞭解社群成員之間如何透過「語言」聯繫關係，建構出男同志語言社

群的界限。

4.3 社群界線

Fredrik Barth(2000：17)把「界限」的定義大略分三種層次：具體的國家邊界、各個社會群體的標記、以及心理層面的差異類別。一個群體的形成，必然對群體內部的某樣東西產生認同感，使這些人聚在一起，討論共同的事物、認同群體。

關於界線的討論，最早是由 Fredrik Barth(1969)提出「族群界限」(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而經過三十多年之後，從人的心理認知與分類建構，進一步探討「界限」概念在人類學中的重要性與複雜性。第一步針對界限的分析，是把界限概念從類別性差異中解套，要強調的是差異不同於界限劃分的範圍，Barth(2000)舉例蘇格蘭和挪威的區分，它們就像陸地和海洋的差別一樣，而白天與黑夜的分別，也是依靠光源二十四小時變化的循環作為差異性的想像，都未必反應實際的情況，所以我們對這些界限的劃分，是偏頗的想像。(Barth 2000：17-18)。

Barth(2000：19-20)針對界限的第二步分析，是一個「特定概念的建立」。當研究者探討界限概念的同時，必須瞭解這個社群內的人們，可以更容易洞悉此社群界限的意義。因此，本論文探討男同志族群的語言社群界限，將藉由訪談獲得的語言資料，做一個同志圈內文化的分析，以此方式瞭解社群界限內的人們，如何與界限外做區別。

為了瞭解群體內的人們，並且更加貼近他們的想法與活動，研究者必須要透徹的洞悉。要做到讓讀者「身歷其境」的境界，就需要一套認知理論。Lakoff(1987；引自 Barth 2000：21)提出的動力想像基模(kinesthetic image schemas)可以解釋認知的形成過程。我們對外界感知到整體中的部分配置、身體在空間中活動的經驗，以及豐富的心智想像能力，這三部分形成基礎概念，並且使我們將這些概念

反覆用在不同經驗的連結上。想像動力基模的兩個功用，是直接瞭解結構並且建構其他更複雜的概念(ibid：21-22)。因此，本研究透過筆者與男同志族群接觸三年多的時間，與他們建立信任關係，使得訪談內容與分析能更加貼近他們的想法。

社會過程決定認知模型(cognitive models)，而認知模型也決定社會過程，但因為它們之間有某種程度複雜的連結，所以兩者之間未曾成為鏡面反射影像(Barth 2000：31)；所以，認知模性和社會過程是一種非限定且非一對一的關係(ibid：34)。Barth 把界限形容是液體的流動，並非固定不變，而且像柵欄般具通透性，是有縫隙的。也因此，界限是複雜的，其分類未必反應一致的概念；人類活動是透過界限的概念，將過去已區分的界限概念再連結，而創造界限的縫隙。縫隙的來源有兩個：加諸界限的發明行為反應，以及社會立場的效果(ibid：27-28)。

Kulick(2000)把歷年來學術界對男女同志語言的研究做了整理和回顧，他認為「同志用語」使同志之間的交談變得自由又不受阻礙，更可以增加個體間的緊密度，使同志族群更團結、認同感更加提升；也可以說是因為認同同志族群，才會使用圈內用語，才會瞭解同志之間的語言。Barth(2000：31)提到抽象的界限要靠「連結」才會形成行動，男同志的「圈內用語」是一種具體行動的實踐，把男同志和異性戀者之間產生界限，建構了集體之間的差別。

對於社群內成員的研究，做為一位人類學家，會期望收集越多的證據是有關認知的過程，就像我們要越豐富且越深入的瞭解社群成員們之間做了哪些、發生了甚麼事，而這些認知的過程包括人們對行動的概念化、社會群體以及環境(Barth 2000：25)。Barth(2000)進一步說明界限的定義只是研究者對這個群體的解釋，以便於我們分析的目的，而更多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從當地人的觀點、他們的人生，去瞭解他們的世界以及他們的觀點。對於群體中的人們，其生活的歷練及人生態度，研究者必須以實用且普遍的認知理論誘導出來；如何詮釋的確是困難的，研究者要把當地人的生活觀點詮釋好又更困難。Barth(2000)認為研究者盡量把民族誌做到像當地人生活般的真實，就算當地人們的經驗形態無法滿足研究者的分析目的，但是也不能迴避不談，畢竟這些經驗都是反映當地人的生活和社會

活動(ibid : 34-35)。

第五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進行的步驟，第一階段蒐集男同志的相關文獻及理論的閱讀，並與「風城部屋」的男同志志工及工作人員建立關係；我從開始接觸男同志的時候到現在，已經累積將近兩年的時間。第二階段進行參與觀察的田野工作，固定參與男同志的大型聚會及活動，在聚會時所展現的互動關係是觀察重點，對話和肢體互動也是不可忽視的一環，並進行觀察與訪談。第三階段為整理及分析田野資料，並完成論文的寫作工作。

研究方法以人類學田野研究的「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為主的民族誌研究。研究對象以北區同志交流中心「風城部屋」的志工和工作人員為主，主要是因為，他們之間有固定舉辦聚會連繫情感，其來訪頻率較一般散客高，而且來訪時間固定，也是我去「風城部屋」的時候，最常會碰到的一群人。參與的過程中，我會親身涉入參與日常生活及大型活動，瞭解男同志「圈內用語」的運作與意涵，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情形。桌遊的活動是每周固定舉行的，參與人數大約三十到五十人。

參與觀察不但是一種生活，而且是我們生活的過程，許多人類行為的現象透過互動才變得有意義，參與觀察就變成研究社會現象的最佳方法之一(嚴祥鸞 2006 : 195)。嚴祥鸞(2006)認為，企圖回答與文化情境脈絡的人類社會，都可以使用參與觀察探索(ibid : 201)。他進一步指出，參與觀察的五個步驟：決定研究場域、取得同意進入研究場域、建立良好關係、實地觀察工作概要，以及實地筆記和深度訪談的紀錄過程。我想，這些都會是我進入研究場域要進行的步驟，並且以領會和反思的態度做研究，期許研究資料更豐富、研究結果更能回應研究主題(ibid : 221)。

深度訪談的部分，主要針對男同志的受訪者為主，來瞭解如何建構語言社群

界限。訪談內容包括受訪者與家人之間的關係、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與其他男同志之間的互動、圈內用語的使用時機。期望透過個別式訪談及團體式對談，深入瞭解個人對社會關係的維護與連繫，以及社群界限是如何透過語言建構。

訪談是社會科學研究非常重要的蒐集資料方法，其互動過程中，可以就已知的客觀事實，創造新的意義，以及共同創建一個彼此都能理解的資料(畢恆達 2010：104)。畢恆達(2010)指出，受訪者在理解研究主題的情況下，再給予對方覺得有意義、對研究有幫助的資訊，雖然受訪者的理解與研究者有落差，但是透過訪談，雙方經由交談逐漸釐清彼此的關切，研究者既可得到與研究有關的資訊，受訪者也會暢所欲言(ibid：105)。因此，我想透過多次訪談的過程，取得與研究相關的資料。

在資料的整理與分析，我盡可能在單次訪談及舉辦大型活動之後，就先寫作田野筆記並進行初步的分析，待單次的初步分析完成後，再進行下次的訪談。這是期望在初步分析的過程中，可以修正下次訪談與觀察之主軸，並且從分析中可以瞭解，哪些是需要再次用訪談去彌補的部分；藉著這種田野資料的交叉分析，希望可以增強研究者對問題意識的敏感度。另外，透過錄音儲存完整的對話資料，使研究者可以專心於受訪者的小動作或特定聲音等細節(Duranti 2000：116-7)；因此，錄音設備是我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的時候必要的工具。而考量到身分曝光的問題，錄影設備就不會包含在我的研究方法。

研究限制方面，為了能夠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男同志的圈內用語和社會行為，盡量的參與他們聚會活動是必要的；但又擔心我的出現會使他們有所顧忌，談話的內容有可能會因為我的在場而有所改變。Duranti(2000)把這個現象稱作「參與觀察法的矛盾」，也就是說「我們觀察到的社會互動，也是受訪者察覺到我們的存在所表現出來的」，說話者作為社會的演員，反映了當下的情境，也可以依情境扮演任何一種角色。雖然 Duranti(2000)是針對照相機或錄影機的出現造成的矛盾，但我認為作為一位研究者的出現，這樣的矛盾現象依然會有；如何解決這種矛盾，我希望藉由原先認識幾位熟識的同志朋友，經由他們的介紹，使其

他人瞭解我在現場的用意，消除我與男同志之間的隔閡，有利於我取得此次研究的內容(ibid：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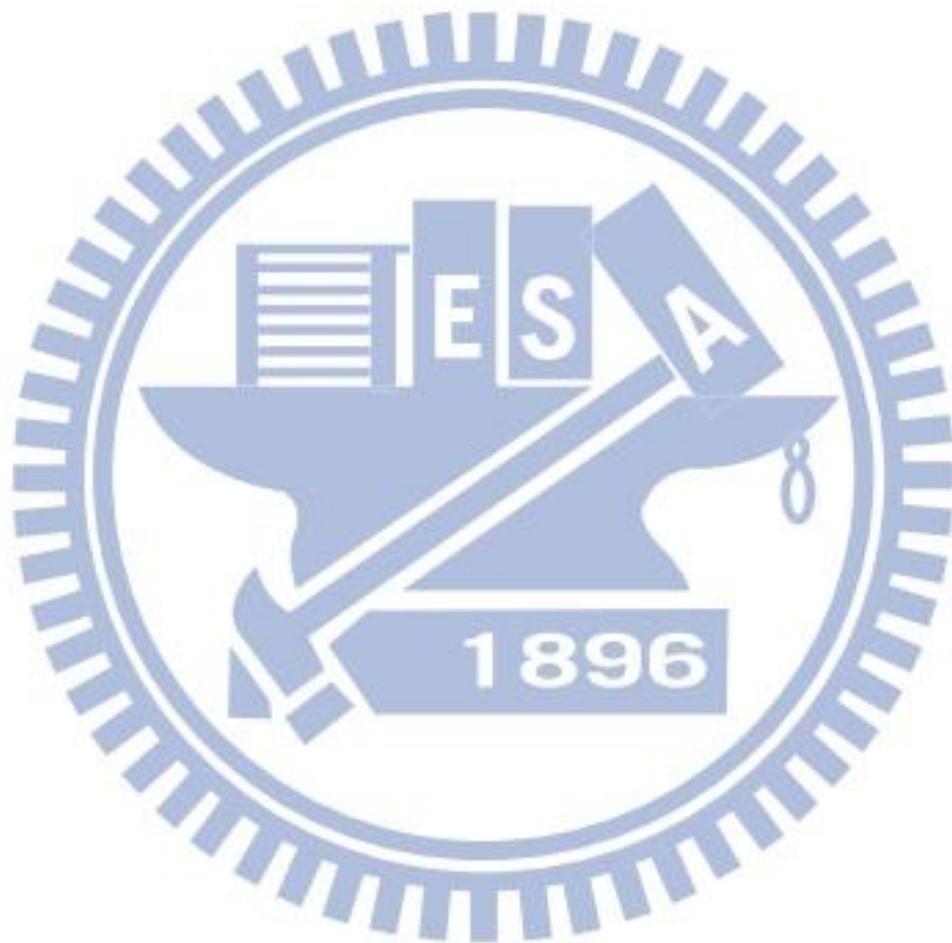
第六節 章節內容

本論文主要探討的是，男同志社群界限的建構，透過訪談收集男同志圈內用語、網路社群交友文化，並進而書寫他們的生命歷程，以及性傾向認同的心境變化。男同志面對外在社會壓力—異性戀當道的社會價值觀，造成同性之間的情誼被壓抑，以避免被外人看出自己是男同志。相反的，男同志身處同志圈內，開放的交友態度讓情愛關係維持得短暫；有固定男友的同志，還是會在外面尋找一夜情或炮友。因此，若是情感關係沒有處理好，很容易出現感情的糾葛，這可能是大多數人對於男同志沒有好感的原因。

我將透過九位男同志的訪談，對他們陳述的生命故事做分析研究。本研究首先對於田野地的發展進行描述，主要有：創立之前我與男同志的相遇、草創初期遭遇的困難、到目前的經營與運作，突顯風城部屋對於男同志的重要性。再者，藉由研究對象的語料展演，帶出男同志族群圈內用語的使用。最後，將探討受訪者們對於男同志身分認同的心境變化，由求學階段與就業時期的故事，帶出影響他們接受男同志身分的關鍵。

本論文的第一章先介紹受訪者的背景，並以語言人類學、語言社群與社群界限的相關文獻，做為描述男同志語料的基礎，並帶出本論文的獨特性。第二章介紹風城部屋的概況，從創立之前、營運初期，到現在的經營與服務項目，鋪陳部屋對於同志族群的重要性。第三章探討男同志的圈內文化，藉由訪談的語言資料，展演出圈內用語的表達與使用，包含同志旅遊的所見所聞；網路也是同志族群主要的影響力，也將描述受訪者網路交友的經驗。第四章敘述男同志對於外在的壓力，在工作及求學階段遇到的認同與出櫃過程，由受訪者親身經歷的故事，交織出男同志多元的圈內文化。綜合第二、三、四章的訪談內容與研究，在第五

章分三部分來討論。先分析圈內用語的關連性，接著進入風城部屋の討論，與新公園、網路虛擬空間的相關文獻做對話與回應，再以語言社群和界限的相關文獻做討論。結語的部分，主要提到未來還可以再研究或深入討論的方向，以及本論文對於男同志研究的貢獻，期盼提供後續相關研究重要的參考價值。



第二章 風城部屋

說到風城部屋の設立，就不得不提到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的愛滋病防治計畫。為了因應逐年攀升的愛滋病感染人數，也因為男男間性行為而感染的人數逐年升高；因此，衛生署特別在男同志族群的愛滋防治下功夫，委託了愛滋病防治民間團體，創造一個男同志的友善空間。

藉由民間團體聘請的同儕工作人員，一個拉一個進來，一傳十、十傳百，並且辦理大型同志活動，像是同志遊行、鬼屋、彩虹文化祭，藉由活動的舉辦，喚起一般人對同志的互相尊重，進而擴大風城部屋の知名度，讓更多同志知道風城部屋的存在。友善空間的設立，一方面提供保險套以預防愛滋病的傳染，另一方面提供愛滋篩檢服務，達到早期診斷、早期治療，這樣可節省國家預算及避免醫療資源的浪費，以預防醫學為出發點，提供同志們更多的醫療資訊。

風城部屋是我訪談的場域，我的受訪者與風城部屋都有關連，他們大部分是志工以及工作人員，因此接下來將把風城部屋の成立始末詳加介紹，以及成立之前我與男同志之間的接觸心路歷程。

第一節 崛起

愛滋病的感染人數，在男同志之間的相互感染率一直居高不下，所以於 2008 年開始，紅絲帶基金會與新竹地區的衛生機關，一起合作舉辦愛滋篩檢及宣導活動，包括與當地學校的同志社團辦理演講活動，再搭配愛滋篩檢。基金會把愛滋防治的服務，由台北延伸到新竹地區的時候，一直都有在新竹成立分部的想法。後來，有感於在新竹地區同志感染愛滋的人數逐年增多，加上中部及南部也陸續成立同志交流中心；然而，台北地區推動愛滋防治的資源實在太豐富，桃竹苗地區的同志不能使用到這些資源，又加上與新竹地區政府衛生機關合作不錯，所以最後決定轉而成立北區同志交流中心。

本節先從風城部屋成立之前、以紅絲帶基金會名義來服務新竹地區同志，由

這邊開始說明成立前的運作，再延伸到成立的原因，以及選擇場地的困難與阻撓，最後可以被接受、被包容的過程。

1.1 成立之前

2005 年成立的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是一個愛滋病防治的民間團體，有關愛滋病的相關業務，都可以看到紅絲帶基金會的身影。服務的對象包括同志、性工作者以及靜脈毒癮者，在全台灣各地做宣導、防治的工作，另外培育相關講師到各個地方巡迴演講，也培育同儕人員進行愛滋衛教宣導、篩檢的工作。希望喚起一般人對愛滋防治的重視，奠定國內愛滋防治團體永續發展的基礎，推動國際愛滋防治合作與世界接軌，凝聚更多心力與資源，研擬出更積極有效的防治作為，最終目標是成功的將愛滋感染的成長率降為零。與國際之間的合作，像是每年六月日本大阪的同志文化祭，基金會派相關工作人員去日本觀摩，並與當地愛滋防治民間團體交流，期待更好的資訊帶回台灣。

會想在新竹地區設立愛滋防治中心，則是因為年年攀升的愛滋感染人數。經過統計，2008 年新通報個案共 36 位，其中感染因子為男男性行為者有 16 位占 44.4%，2009 年新通報個案共 38 位，屬於男男間性行為者 27 位，占 71.0%，接近 2 倍成長，使得新竹市衛生局開始重視男同志愛滋宣導與防制，原因有很多，像是新竹科學園區的蓬勃發展，許多外縣市的青壯年人口快速移入，導致青壯年人數增加，又愛滋推廣工作主要還是在人口數多、政府經費充足的大都市，例如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而新竹市因為工作機會多，人口外移的數量相對增加，但是新竹地區並無愛滋相關民間團體，僅有衛生局所、醫院，公家機關對於民眾存在著距離感，民間團體的宣導和推廣似乎比較能夠快速進入核心，進而達到效果，也因此新竹市衛生局與紅絲帶基金會合作，以利有效進行愛滋的防治工作。

另外，2008 年開始，在新竹縣的公園擺攤做愛滋病的匿名篩檢，透過篩檢

的同時進行愛滋病的衛教宣導工作，剛開始是每個月一次的周五晚上，後來覺得效果不錯，每次來篩檢的人數將近十多位，遂改成每星期一次，在同志聚集的社群網路造成不小的詢問度，漸漸的讓許多同志知道這段時間有固定的設站篩檢，希望參與的人養成定期篩檢愛滋、性行為戴保險套的習慣，減少感染愛滋的風險。

當我在 2009 年進入衛生局的時候，公園的篩檢活動已持續一年多，政府衛生單位和紅絲帶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互相配合輪值，所以每個月會跟他們一起在公園設站。這個公園是同志圈有名的約會地點，他們在網路上約好碰面的時間，就從外縣市過來這邊跟網友見面；有的大膽一點，會直接在公園與網友發生性行為。篩檢的空檔，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會進去公園繞一繞，發送保險套並通知他們今天有愛滋篩檢的服務。這些工作人員都是同志，運用圈內人互相了解的特性，男同志愛滋宣導和防治的工作推動會很順利，比起公務機關很僵化、平板的印象，和我們這群不懂男同志的女性公職人員來說，真的成效很好。這也是為什麼我的老闆會找到紅絲帶基金會的原因了。

在參與篩檢活動之下，認識了愛華和家華²¹，以及其他由基金會在新竹地區招募的同儕志工，有時候工會帶一些認識的同志朋友過來篩檢愛滋，這也是同儕志工的工作之一。他們也跟學校、醫院的同志社團合作，舉辦一些同志課程，再加上愛滋篩檢，藉由跟這些社團熟識的同儕志工牽線，以達到擴大服務的目的。

之後的全民愛滋篩檢活動，從 2009 年開始舉辦，也是跟基金會合作，規劃一系列的造勢活動，順勢打開紅絲帶基金會在新竹地區的知名度，當時在台中和高雄都分別由其他民間團體成立同志交流中心，獨缺北部尚未成立，又考量到台北地區的資源比桃竹苗地區豐富許多，因此基金會想要開拓台北以外的同志族群，達到資源分配均勻。因為與新竹市衛生局的合作關係維持的不錯，再加上每週五在公園做愛滋篩檢的服務有一定的宣傳效果，也逐漸在新竹地區同志圈有名氣，所以紅絲帶基金會向衛生署提案，希望在新竹市成立北區同志交流中心，服

²¹ 從 2008 年到 2011 年底，家華一直都在新竹服務。直到 2012 年調回台北的基金會本部，風城部屋才由宏碁接手。

務桃竹苗地區的同志。

藉由民間團體在地化的愛滋防治工作，必須透過篩檢提升特定族群的風險意識，及透過紅絲帶基金會在都會區的執行經驗落實於新竹地區，除了以公共衛生角度提升新竹民眾對於愛滋病的正確認知，更加入社工的支持系統角色，連結在地的相關醫療資源，提升在地醫療人員篩檢服務諮詢品質。

1.2 主要工作

風城部屋成立目標，是以「同志」為出發點的愛滋宣導與防治活動，不同於以往的愛滋宣導—男同志族群只是其中一個宣導對象與族群之一。「風城部屋」從同志出發，藉由了解在地同志文化特色、需求與想法，對於愛滋知識、保險套使用態度、以及安全性行為模式的想法。也就是說，任何的宣導活動是從「如何做，可以降低愛滋病的感染率」—是一種「減少傷害」的概念；而不是一味用「你不可以跟別人發生性行為，因為會得愛滋」的禁止標語宣導；讓同志族群主動去接觸愛滋防治，並以同志名人代言，由同志名人呼籲自己的族群以達到最高的宣傳效益。

由「減害」的觀念來宣導愛滋防治，像是施打毒癮者，利用藥局、針具販賣機使他們容易取得針具，也就不會共用針頭、稀釋液或稀釋容器，減少血液傳染的機會；在公廁設置回收筒，讓用過的針具丟入，不造成針扎，這就是減害的觀念。因為無法禁止施打、使用毒品，在我接觸的案例，能夠真正戒毒的人少之又少，他們通常進入監所不會碰到毒品，出獄後又會開始使用，只能說使用毒品是一條不歸路。或許這就是人性。因此，同志的愛滋防治也是循此概念進行減害的宣導。

風城部屋定期舉辦同志講座，邀請更多新竹地區同志參加，或是舉辦大型派對、晚會，或是與新竹的夜店合作活動，內容以跳舞、表演為主，吸引同志主動參加，都會搭配愛滋篩檢活動。辦活動主要的目的就是愛滋防治宣導，男同志對

於圈外人把他們與愛滋聯想一起都顯得不悅，所以都以辦活動為輔，實際上是愛滋篩檢與防治宣導為主，因為國家衛生單位希望把「定期做篩檢，性行為帶保險套」的觀念深根同志，使同志族群不再畏懼愛滋，進而主動篩檢，以降低感染人數。

1.3 遭遇的困難

當基金會決定在新竹設點的時候，尋找場地考量到的是交通便利、人潮聚集的地方，因此火車站商圈、城隍廟附近、清交大附近都是基金會考慮的點。一開始是在光復路的大學附近，離竹科比較近，但因交通不是那麼便利，只能以公車到達，所以就改其他的地方。那時候的篩檢工作人員往來台北和新竹之間，通常在星期五要去公園外展篩檢之前去看房子，有時候我的老闆也會陪同前往。直到最後，選中火車站附近一棟住商綜合大樓的 11 樓，離火車站走路約三分鐘，對於東區的新竹科學園區、清交大學生來說也很便利，附近是熱鬧的百貨商圈，離影像博物館、站前廣場都很近，辦活動也方便得多。房東人也很好，二話不說就簽約付訂金。

但是這棟大樓的某些樓層屬於不同的房東，他們再分租出去，有的是做生意、有的居住。在開管理委員會的時候，這些房客知道即將租給愛滋病防治團體，不免就擔心起來，他們擔心是否有愛滋病的人會出入？因而影響到他們做生意，但他們是反對基金會在這邊租場地，以及害怕同志在裡面亂搞搖頭派對之類的不正當行為。不過，房東本人是願意租給基金會的，反而是別層樓的意見比較多，他們覺得在這邊租房子、做生意，就有權選擇鄰居的對象。甚至在騎樓擺攤的鄰居，表達激烈的手段，如果有人要去樓上的交流中心，就不准他們上去，只因擔心有愛滋病的人進出。我想，鄰居一方面以愛滋病的人為藉口，事實上也會害怕同志，是社會給予同志負面的印象，讓他們莫名的害怕、擔心。

當時經過幾次的管理委員會議，鄰居方面還是沒有辦法擺平，因此衛生局和

紅絲帶基金會決定，由衛生局局長、疾病管制科科長去跟大樓各樓層作協調溝通，基金會的秘書長特別由台北南下新竹，並且跟他們說明、解釋愛滋病傳染的途徑，以減輕對於愛滋病的疑慮；並且承諾不會影響大樓的安寧，向他們保證交流中心的成立都是合法的，而且是在衛生署授權之下成立的。後來聽科長說，協調的情形不是一直很順利，鄰居的態度很強硬，所以當時基金會有隨時要放棄租約的打算。好不容易，鄰居的態度有稍微退讓，基金會方面也囑咐這邊的工作人員要注意言行舉止，不可干擾其他樓層，才得以順利租賃此場地，成立風城部屋。

1.4 突破難關，成立部屋

2010年10月，風城部屋開始試營運。透過大學社團宣導，以及當地配合的同志友善店家、公園外展時所做的宣傳，再加上七月份先行招募的新竹在地志工，經由他們介紹其他同志朋友，前來參訪、篩檢愛滋的人數達到一定的數量。而志工在風城部屋駐點，對於他們平常工作的專長提供服務，營造凝聚力、試圖多一點人氣。

正式開幕活動在2011年2月19日，當日有一百多人參與盛會，包括衛生署、市衛生局，以及紅絲帶基金會、中部及南部的同志交流中心、同志諮詢熱線、露德基金會等機構人員；大家都是看著風城部屋從無到有、一步步拓展新竹地區同志愛滋防治業務，到現在成立固定的場所。當天的熱鬧程度，讓艱辛創立部屋的工作人員和同儕志工感到十分的欣慰。

在空間方面，設置電腦空間，有免費的網路供民眾使用。書籍展示，有關同志的著作供大家閱覽，以及宣導品、文宣單張的擺放，提供需要的服務。免費的公用空間，有桌椅讓需要閱讀、K書的民眾使用。沙發空間，營造隱密的愛滋篩檢環境，和電視、桌椅提供辦活動使用。

風城部屋想要創造的不只是同志的地方，更希望想要了解同志、或是對同志有不瞭解的地方，都可以進入風城部屋討論、交換意見。會害怕的原因通常是對

事情的不熟悉，希望消除這份不瞭解的關係，也能提高同志交流中心的能見度。



圖二：2011年2月19日開幕活動盛況。

第二節 經營與運作

「尊重少數、包容多元」是風城部屋成立的初衷，希望用更好的方式表達「都市空間共存共享、不同族群相互交流」之概念，以維護青少年同志適性發展、同志身心健全為目的，所以「身心發展」及「身體百態、自由自在」為發想；並且推動「同志新文化運動」(Moderate Stigma Myself)。

MSM 是英文“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的縮寫，意思是男性間性行為；而現行推廣「同志新文化運動」的 MSM，則是去除自我標籤、重塑形象的活動。男同志愛滋防治工作不單只有諮商篩檢和宣導，而必須深入並改變男同志的性行為模式。為了能夠長久的將愛滋防治概念在同志族群中達到效益，一方面要有對安全性行為的正向態度與意圖，一方面改變風險行為所需的技巧，增強同志族群的自我認同並增進關係。

風城部屋舉辦的活動結合公共衛生的宣導、疾病防治，以及配合公益團體，希望吸引一般民眾的參與，並且提供同志族群一個健康、正向、友善的活動空間。主要以柔性主張、和緩的態度、友善的訴求表現出城市的熱情與包容，不製造族

群對立及宗教團體反彈，並以滾雪球的方式傳遞愛滋防治訊息。同儕志工團隊的招募，由志工的專長領域組成教育課程，聚集同志的參與，藉由同儕志工推動愛滋防治工作。

在社區方面，風城部屋整合建立社區友善資源，在有限的預算範圍內延伸無限的歡樂、健康與意義。除了定期開辦同志相關課程、名人講座或前進校園同志社團宣導，以及針對在地族群特色設計相關活動，像是新竹地區科學園區的工作人員；一方面吸引同志族群參與，推廣多元性別教育，營造性別友善環境；一方面置入愛滋防治、篩檢訊息，營造同志族群自我保護意識與觀念，期望提升同志族群的愛滋風險意識，增加篩檢率、強化篩檢意識、連結醫療及支持體系網路。

在新竹地區成立有關同志的交流中心，對於處在台北、台中兩大都會區中間的桃竹苗地區來說，是一件好事。中部的同志交流中心設於台中市，而南部的則設於高雄市，能夠爭取在台北以外的地區成立，對於桃竹苗地區的同志是一大福音。因此，成立一年以來，已有超過八千人次造訪，或許新竹地區同志都在引領期盼一個同志友善空間，風城部屋の成立也連結新竹地區同志友善店家，製作「GL 風城同遊導覽²²」手冊供同志參考。

前一節介紹部屋の崛起與創立經過，在公園的定期設置愛滋篩檢站，進而成立北區同志交流中心，那時招募的同儕志工以及工作人員，延續到今日的風城部屋，愛滋篩檢的服務保留原先公園的點，部屋也開闢了新的篩檢點，並且延伸至宣導活動的舉辦。接下來，風城部屋的工作人員、志工團隊、空間介紹，舉辦的活動、以及經營與運作的困難...等，會一一介紹，讓大家對於風城部屋有進一步的認識。

2.1 風城部屋の空間規畫

(1)風城部屋の命名概念：

²² 風城部屋一年發行一到兩次的刊物。內容有風城部屋の年度活動預告、新竹地區同志相關商品的商家簡介，以及愛滋防治宣導。此刊物放置部屋內供訪客免費拿，其內容多元豐富。

「風城部屋」名稱由來，是由設立在新竹地區「風城」為名，在地發展同志健康交友、生活、聯誼，「部屋」則是日文的「房間」的意思；也就是說，希望前來「風城部屋」的民眾像在自己的房間一樣舒適、自在，是一個能與同志伴侶一起來的空間。

(2) 部屋 Logo 的設計理念：

而風城部屋的英文名稱“GisneyLand²³”，以 Disney Land 的諧音而來，企圖營造北區同志健康中心能像 Disney Land 一樣，帶給大家歡樂與多元。風城部屋の logo 設計是一隻小熊走向彩虹的圖案，象徵多元包容與接納，並希望同志藉由部屋の成立，能帶來身、心靈與社會的健康與平衡。



圖三：風城部屋 Log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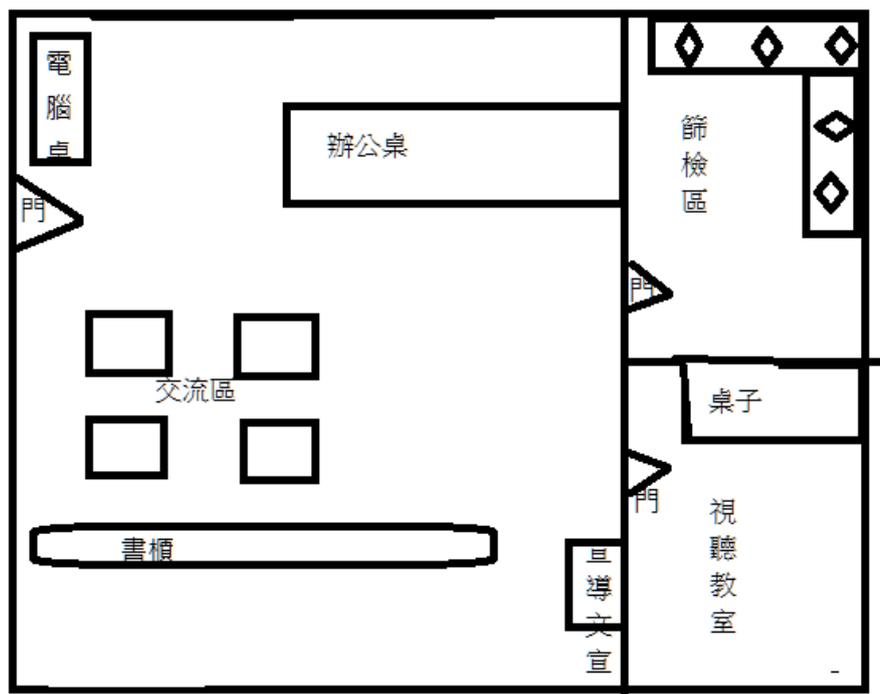
(3) 部屋地理環境介紹：

風城部屋位於火車站前商圈的一棟住商綜合大樓的 11 樓，騎樓是販賣飾品的攤販，其他樓層有日文補習班、瑜珈補習班、外勞基督教團體，所以進進出出的人很多。電梯一出來，就分成左右兩邊；別層樓的補習班業者，則是全部打通，以便於更大空間的使用。

風城部屋只承租一個空間，總坪數大約五十坪，位於出電梯的左手邊；裡面規畫一個大廳、兩個交誼廳、一個廚房和一間廁所，以及一間工作人員居住的房

²³ “G” 是 “Gay” 的意思。經詢問風城部屋工作人員，GisneyLand 為專有名詞，中間不用分開，且 “L” 要大寫。

間。以書櫃做為公共空間的分隔線，在書櫃後面有廚房、廁所和一間工作人員的房間，廚房具備冰箱、微波爐、烤箱、飲水機和流理台，提供來訪朋友免費使用，或作為聚餐活動的時候，料理食物區域。廁所內張貼國內外精采有趣的愛滋防治宣導海報與文宣，也放置保險套與潤滑劑，落實“*No Condom No Sex*”的理念。



圖四：風城部屋內部鳥瞰圖

(4) 部屋の内部空間規畫：

目前北區同志健康中心的規劃大致分四個區域：悠閒舒適沙發音樂空間、同志文創刊物區、全台灣首創彩虹 K 書坊、網際網路無線上網區，希望提供友善的同志健康中心，並在文創刊物區放置愛滋、性傳染疾病、健康推廣的文字宣傳品。

針對正在就學中的同志族群，一個友善的同志專區與交友區域。另外，針對已就業的同志族群，安排多元有趣且深入的講座、電影賞析、讀書團體與聯誼餐會，從不同層面來探討同志相關議題，並置入自我健康管理概念的活動，豐富下

班後的休閒時光。

以下就風城部屋內部的各區空間規畫，逐一說明：

1.服務台：兩位工作人員的辦公桌兼服務民眾的地方，擺放兩台電腦。主要是工作人員辦公使用，民眾一開始前來部屋的時候，也是在這邊由工作人員帶領參觀以及提供諮詢、篩檢服務。桌上擺放部屋專線電話，提供一般民眾的來電諮詢。桌子旁邊擺放活動公告欄，張貼部屋本月份舉辦的定期活動、上課教學與演講，以及年度大型活動的公告。

2.網路區：擺放三台可以上網的桌上型電腦，供應大家自由運用。為配合電子化的服務，每位訪客必填的問卷也電腦化，所以每位來訪民眾都必須使用電腦來填寫，方便風城部屋的工作人員統計、保存資料。

3.書報區：書櫃擺放同志文創刊物，可供民眾對外借閱與二手書的交換，也當作屏風使用，讓部屋的空間規畫更有層次感。另外，愛滋相關宣導文宣則放置於旁邊的小桌子，也擺放保險套、指險套²⁴，提供民眾拿取；還有性傳染疾病相關宣導資料與多元性別議題文宣品，有些同志商家的廣告也會擺放於此。

4.交流區：公共區域擺放桌椅，提供民眾閱讀書籍。像是部屋の活動籌備與志工會議的討論，常常在此區域進行。風城部屋の夥伴就像大家庭一樣，有時候去哪裡玩買了好吃的東西，會放在交流區的桌上給大家享用。尤其過年過節的時候，也會有很多糖果、肉乾放在桌上。也曾經在這邊舉辦火鍋大會，部屋準備很多食材供大家食用。另外，辦理大型活動的時候，例如週年慶、鬼屋等活動，會把桌椅全部搬開，變成一個大空間方便使用。所以此區域屬於彈性空間，利用桌椅的擺放變更空間的使用權力。

5.沙發區：此區是諮詢、篩檢的地方，設置 L 型沙發一張，上面放置五到六個靠枕，以及一隻大型熊玩偶，還有一台安裝有線頻道的液晶電視掛在牆上。這邊有窗簾、檯燈，企圖營造出放鬆、休閒的感覺。利用此區域辦理愛滋篩檢的時候，

²⁴ 女性間性行為使用的保險套，戴在手指。部屋也提供女同志的服務，有一位女同志工作人員。通常舉辦女同志出遊、聯誼活動，以及同志作家的新書發表會或討論會。曾經邀請作家陳雪到部屋演講及參訪。

會關門保有隱私，其他時間都自由進出。每週五桌遊活動的時候，人數比較多，也會在這裡設遊戲，電視也是自由開放使用。此外，不定期舉辦泰式按摩，所以擺放一張 SPA 指壓床，提供舒緩壓力訓練。這個區域也提供同志社團活動的場地租借。

6.教室區：簡潔的空間、牆壁沒有擺飾，可不定期與畫廊、攝影師舉辦攝影展、畫展，把畫作、照片掛於牆上展示。在這邊有四張長型鐵桌和椅子，讓學生族群的同志、民眾來這邊唸書，營造 K 書中心的氣氛。此區域設有投影機、投影螢幕和電腦設備，不定期安排相關有趣且深入的講座及電影賞析，像是同志健康課程、同志成長講座、同志父母相關講座，從不同層面探討同志相關議題。



The image is a promotional card for 'Gisney Land 風城部屋'. At the top left is a circular logo with a rainbow background and a white silhouette of a person holding a heart. To the right of the logo is the text 'Gisney Land' in a stylized font, with '風城部屋' in smaller characters below it. The card features four main sections, each with a small image and a text box:

- 悠閒書報空間**: 想看同志書籍卻在租書店找不到? 我們提供很多同志書刊讓你免費內閱
- 網際網路空間**: 臨時想查東西卻不想去網咖? 我們提供免費的網路空間讓您遨遊網路
- 彩虹讀書空間**: 我們提供免費又安靜的唸書空間 並且不定期辦理LGBT相關講座
- 音樂沙發空間**: 什麼事都不想做? 我們提供沙發與電視讓你懶懶一整天

At the bottom, there is a pink box containing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開放時間：TUE - SAT 14:00 - 22:30 諮詢專線：03-5237969
官方網站：<http://www.gisneyland.org/>
部屋地址：新竹市中正路22號11F-1

圖五：風城部屋宣傳卡

2.2 工作人員與志工團隊

目前風城部屋設置兩位全職的同儕工作人員，服務前來參觀、諮詢篩檢愛滋的民眾及同志朋友。一位負責諮詢、篩檢愛滋服務，主要負責計畫活動的規劃，以及風城部屋的管理之職。另一位的專業領域是視覺傳播設計，主要負責活動企劃與執行、對外公關宣傳之職、網站管理，以及媒體與虛擬網路空間行銷。

另外，在新竹地區招募在地的同儕志願服務人員。我的受訪對象來源大部分也是志工，他們在部屋營業的時間，會安排志工服務的時間和項目，依照每位志工部同的時間與專長來做分配，像是有專門維修電腦的時間、塔羅牌服務的時間等各種活動。

對於有意加入的同志，部屋舉辦多場志工訓練教育，內容有同志的談話技巧與處理應對方式、探討男女同志的性與健康議題、介紹 MSM 族群特殊活動場域、電話和問卷的諮詢技巧、同志歷史脈絡，以及邀請愛滋感染者現身說法，授課老師由專業的老師、社工及基金會的資深專員來講解。希望同志朋友在專業的訓練下，能夠發揮專長、瞭解同志文化，並依照志工的職業、專長規劃六個組別，分別是：

- (1)資訊管理組：協助電腦維護、網站管理等資訊問題的相關。
- (2)活動支援組：風城部屋相關活動的協助、支援。
- (3)網路行銷組：網路活動宣傳、衛教宣導。
- (4)美工編輯組：風城同遊導覽編輯工作、宣傳海報、DM、網站 Banner 美工、編輯。
- (5)外展諮詢組：負責風城部屋內愛滋篩檢、諮詢及外展定點服務與電話諮詢服務。
- (6)公關行政組：接洽、聯絡、拜訪相關商家、機構，尋求同志友善店家，找尋願意提供活動贊助的店家。

2.3 服務內容

風城部屋成立的目的，希望長期關心同志族群健康，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介入 MSM 族群的活動領域，透過建立友善同志社區服務站、及提供接近目標群眾的外展服務，配合目標群的生活模式，吸引高風險行為族群注意，置入愛滋防治觀念，並提供目標族群自我健康檢視的需求，使目標群眾能夠較為方便的就能夠得到相關服務，而非提供機構式的僵化服務。

部屋服務的宗旨，則是延續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的理念：期望愛滋感染者得到良好照顧、未感染者可以知道如何預防。藉由民間團體落實在地化的愛滋防治工作，以基金會在都會區的執行經驗落實於新竹地區，除了以公共衛生角度提升桃竹苗民眾對於愛滋病的正確認知，更加入社工的支持系統角色，連結在地的相關醫療資源，提升在地醫療人員篩檢服務諮詢品質，將性別友善的概念及正確的愛滋知識落實於每一個市民當中，最終促成 MSM 族群的愛滋感染率下降。以下介紹風城部屋の服務項目：

(1) 戶外愛滋篩檢服務：

風城部屋工作人員固定每周五晚上在新竹縣的某個公園²⁵，提供愛滋病毒快速篩檢²⁶服務，以及免費的保險套發放服務。此免費篩檢的活動，在風城部屋尚未成立之前即開始運作，那時候的工作人員每周五從台北搭車到新竹，再租借摩托車至公園。起初開辦的時候先做試探，大約一個月一次的篩檢服務；直到後來慢慢在同志圈內有比較多人知道，才變成常態性的每星期設點。在我擔任愛滋助理的時候，需要每個月去一次，看篩檢的狀況，偶而也幫忙愛滋篩檢。在這個時期，我與男同志的接觸變多，而且跟他們交談的機會也多，逐漸引起對於同志文化的興趣。

(2) 同志健康諮詢專線：

²⁵ 位於新竹縣竹北市。

²⁶ 使用快速篩檢試劑，大約 15 到 30 分鐘即可知道篩檢結果。快速篩檢試劑攜帶方便，再加上用扎手指的採血方式操作簡單，所以在同志聚集的夜店、三溫暖或公園，都使用快速篩檢的方法檢測愛滋病。

提供同儕志工電話諮詢的專業培訓。「同志健康諮詢專線」專人接聽時間為週二至週六下午二點到晚上十點，此時段也是部屋的營業時間，其餘時間有民眾打來，則利用語音信箱服務模式。風城部屋統計，主要詢問愛滋相關問題的最多，占 28%，其次是篩檢資訊方面的問題以及情感問題，各占 24%。

(3)創意圖案保險套的免費發放：

推廣「百分百保險套」是同性間性行為者宣導教育推廣的主流。紅絲帶基金會於 2008 年參訪日本名古屋“rise”、大阪“dista”、東京“akta”等 3 大同志健康中心，對於日本針對同志族群的愛滋防治相關文宣感到非常具有創意及巧思。因此，基金會每年皆針對同志族群製作一組創意保險套。

2009 年設計四種動物一組的保險套，分別是章魚、大象、熊和青蛙。分別代表不同的意義：「章魚」的嘴形像口交時的嘴型，裡面放草莓口味的保險套，提醒同志口交要記得戴保險套；「熊」則是體型壯碩的同志，提醒不論屬於哪種族群的同志，性行為都要使用保險套；「青蛙」和日文的「回家」讀音相同，因此日本人會把青蛙的相關物品給出遠門的親人，象徵平安歸來，而青蛙保險套的設計也是希望戴了之後可以健康、安全；「象鼻」暗喻性器官，希望性行為能戴上保險套。

2010 年的保險套則是設計一款「新竹幸福御守(風城部屋限定紀念版)」，及三款卡通版「男孩 X 男孩」造型保險套，希望透過輕鬆、有趣的設計，穿透各個社團、同志之間，推廣「性行為要戴保險套」的觀念。不論是哪一版的保險套，都受到同志族群的喜愛，並推廣於 2009 年、2010 年新竹市世界愛滋日—全民愛滋篩檢宣導活動。

2011 年配合風城部屋年度活動，製作「嫋儷—鬼頭造型御守保險套(全台首創多元性別鬼屋活動限定版)」及「2011 台灣彩虹文化祭—祭典御守保險套(活動限定版)」，透過造型、創意、多元的保險套，去除大眾對於保險套的「性」刻板印象，讓保險套不再只是「性行為的時候」、「性氾濫的人」才需要，而是不論年齡、不論性別、不論族群、隨時隨地都可以擁有的護身符。

而風城部屋內的保險套推廣，除了空間規劃—廁所、電梯口、衛教區都可以拿到，以及活動規劃—「Facebook 打卡按讚送限定版保險套」、「篩檢送杜蕾斯超薄保險套」、「GL 風城同遊導覽附贈保險套」等保險套推廣活動，落實「No condom no sex」的風潮。



圖六：各種保險套的外觀設計圖，由上至下分別是「男孩 X 男孩」造型保險套、「新竹幸福御守(風城部屋限定紀念版)」保險套，以及四種動物一組的保險套。

(4)發行「GL²⁷風城同遊²⁸導覽」刊物：

從食、衣、住、行、育、樂為出發，提供北區同志健康的身心發展與生活相關諮詢，載有優良友善同志店家分布、北區同志生活地圖，並將介紹青少年同志社團(含高中職院校同志社團)、青少年同志自我認同Q&A、性傳染性疾病相關知識、愛滋病常見問答、保險套常見問題進行最新知識與訊息的傳達。

以季刊的方式呈現，包括預告年度精彩活動、在地友善商家及地圖、相關藝文與音樂會、最新同志購物資訊、同志酒吧、同志夜店、同志三溫暖、SPA的

²⁷ 風城部屋英文名稱“GisneyLand”的縮寫。

²⁸ 「同志旅遊」的意思。

生活娛樂資訊。醫療保健內容方面，像是保險套相關訊息與介紹、性傳染性疾病介紹、正確預防方式、篩檢相關資訊、就醫相關資訊、最新服藥資訊；以及相關同志社團的活動內容與社團介紹。希望讓北區同遊導覽成為書面交流平台，連結生活資訊與同志社群文化，從相關活動中了解自我健康概念。



圖七：2011 年的「GL 風城同遊導覽」手冊。



圖八：2012 年第三季「GL 風城同遊導覽」手冊。封面為 2012 年「同志彩虹文化祭」代言人王彩樺小姐。



圖九：2012 年第三季「GL 風城同遊導覽」手冊，擷取內頁開頭部分。

2.4 回顧風城部屋舉辦的活動

風城部屋在愛滋防治，一方面透過篩檢諮詢傳達愛滋的相關知識與衛教宣導外，另一方面是透過辦理各種活動置入性行銷，把愛滋防治的觀念、推廣多元性別教育，以及營造性別友善環境放入活動當中，對象包括一般的民眾和同志；年齡層也普及全部範圍，就是希望達到宣傳的效果。所以每個月會在風城部屋辦三到四場的小型活動，人數大約三、四十人，一年會辦四到五場大型活動，都是不同主題不同層次的。針對大型活動分別做介紹外，小型活動也會一一說明。以下先將小型活動依照宣導議題做分類介紹：

(1)關於同志的議題：

包含同志同儕志工的基礎訓練、男同志安全性行為的介紹、各種保險套的相關介紹，還會邀請跨性別者分享心路歷程。針對同志父母開設的課程，由「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和「同志父母愛心協會」邀請家中有男女同志的父母來演講，希望父母知道自己小孩是同志的態度，不要自怨自艾，讓他們知道有許多父母、小孩擁有相同的煩惱和問題。

同志間親密關係的暴力探討，除了有同志團體之外，還有「現代婦女基金會」

的社工督導，期望協商與溝通，能使同志遠離暴力，達到良性的雙向溝通管道。除了關心同志的健康議題，相關的成長課程、心靈交流，也是風城部屋舉辦活動的重要目標，幾乎一個月至少舉辦一次。「同志自我認同成長團體」由大學的專任心理諮商師開設，也邀請一對台美的異國同志情侶，舉辦分享座談會。

另外還有一些爵士舞的教學、製作造型氣球、基礎日本語課程、電腦繪圖軟體的使用等多元化講座，這些課程有的是請外面學有專精的講師授課，有的則是同儕志工的專長，跟大家一起分享、學習，而視聽教室是最好的空間運用，也是讓同志朋友們有一個健康的去處。

(2)關於愛滋的議題：

「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教導大家實用的愛滋權益資訊，也幫同志愛滋感染者現場解決提出的疑問，以及感染者的心路歷程分享。也透過影片「愛之希望、愛的福阿」的放映，討論感染者們親子之間的關係。

(3)關於女同志的議題：

也是風城部屋辦理宣導活動的課程，像是「拉子性愛寶典講座」由同志諮詢熱線的女同志講解安全性行為。在女同志方面，風城部屋著重在聯誼的目的；相對於男同志著重在愛滋防治，女同志則以維繫情誼為主²⁹。

接下來，介紹風城部屋舉辦過的大型活動。主要以活動的名稱做介紹：

(1)男同志的聯誼活動：

最近的聯誼活動多是一起出遊，像最近冬天推出「內灣泡溫泉之旅」。部屋把訊息放在官方網站、Facebook 等網路發布。以我曾經實際參與「桌遊」活動為例，固定每周五晚上開辦，由擅長桌遊的志工或桌遊店員來帶動大家一起玩。「桌遊」是屬於團體性質的桌上型遊戲，造型精美細緻，需要多人來角色扮演，所以遊戲玩的時間很長；在遊戲互動中，同志可以藉此認識新朋友或更加熟識彼此，也可以說是利用團體遊戲的氣氛，營造認識新朋友的空間，所以參與人數都有二、三十人以上。又加上時間安排在周五晚上，很多上班族在投入遊戲的過程

²⁹ 女同志因為生理構造的關係，性行為模式不涉及性器官深入體內的方式，也因此不會有摩擦而破皮、受傷的情形，所以性傳染病在女性間性行為不會傳染。

中釋放上班的壓力，所以有越來越多人參加，越來越受到同志們的肯定。



圖十：桌遊活動。一位擅長遊戲的志工正在說明遊戲玩法。

(2)台灣彩虹文化祭：

每年的9月底，在新竹火車站前廣場舉辦「台灣彩虹文化祭」。此活動結合地方政府、新竹科學園區、警察、里長及其他 NGO³⁰的合作，集結全台各個特色的同志團體辦理祭典園遊會、魅力四射大舞台、揚起彩虹地景大團結、彩虹不斷電派對。除了深入在地社區，讓民眾認識彩虹文化，也能夠喚起在地及鄰近同志朋友的參與。希望透過大型活動的辦理，進而讓更多的同志朋友認識風城部屋，更推動認同同志、尊重同志、接納同志。其重頭戲是舉辦同志婚禮示範，讓同志的心靈有個家、有伴侶的歸屬感。

每年的台灣彩虹文化祭，是風城部屋年度最大型活動。延續台北的同志大遊行³¹，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希望能拓展到其他地方，也希望帶動新竹地區的同志熱潮，也是讓新竹地區的民眾認識同志的機會。文化祭的重頭戲會在九月底的某個周六，從早上開始持續一整天，請到名人、明星代言，曾經遠赴日本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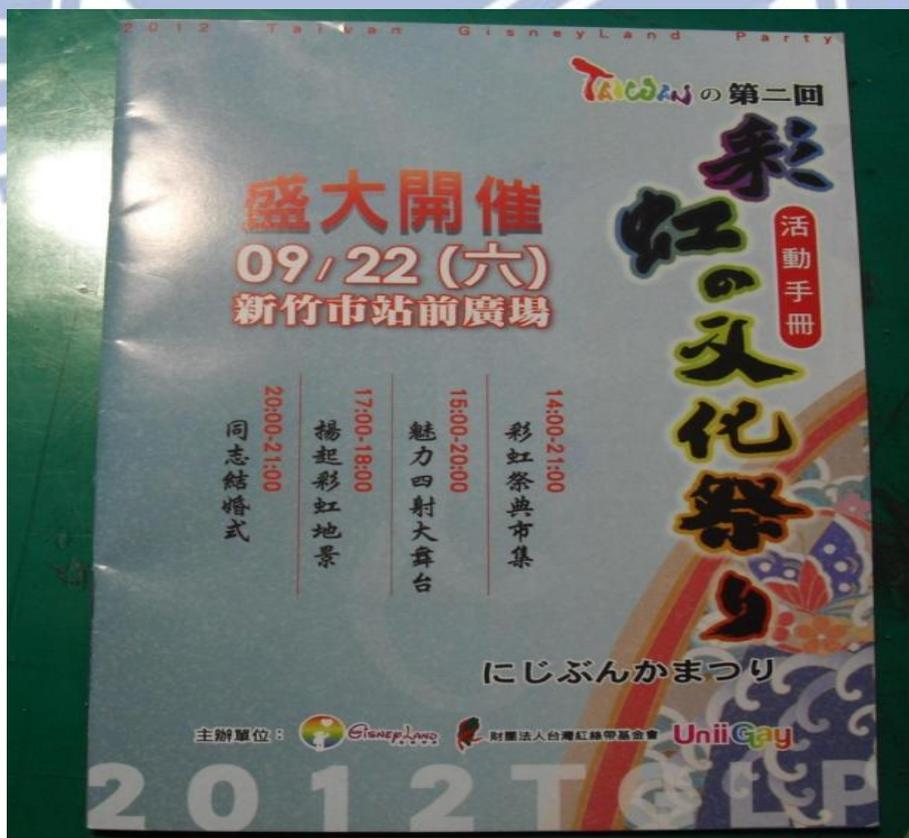
³⁰ 非政府組織。

³¹ 由台灣同志遊行聯盟主辦。

請同志情色片男星來代言並擔任愛滋防治大使，以他本身在性工作影像產業的自身經驗，向同志族群宣導定期篩檢與使用保險套的重要性，並破除大眾對 GV³²影片的錯誤認知。

2012 年則是請到王彩樺，希望可以吸引全國的目光。在彩虹文化祭的前十天左右，會為活動做暖身的宣傳。2011 年是請一對台灣男同志拍婚紗照，並在活動當天舉辦結婚典禮，這個暖身活動是由新竹市長許明財主持，幫忙擴大活動的能見度，有市長的參與主持，也會吸引比較多新聞媒體報導，緊接著引出台灣彩虹文化祭的活動，當天再由市長接續舉辦同志結婚典禮。

我記得第一年辦的時候，是請到愛滋感染者現身說法，也是由市長主持，並且請市長與感染者擁抱製造話題性，達到宣傳台灣彩虹文化祭的目的。風城部屋一年辦那麼多活動，也只有台灣彩虹文化祭透過新聞媒體全國放送，可以看出對於這個活動帶起部屋知名度的重要性。



圖十一：2012 年「同志彩虹文化祭」活動手冊。

³² “G”是 Gay 的意思，“GV”影片是同志的情色影片。

(3) 嫫媿—多元性別鬼屋活動：

從性別平等教育、女權運動、兩性平等、到多元性別內涵的發展及尊重，透過「多元性別鬼屋」結合娛樂、趣味、教育於一身，倡導尊重多元性別、落實安全性行為概念。此次活動也是風城部屋希望透過創意，吸引媒體報導及掀起全台同志族群討論的話題。此活動特別選在農曆七月的日子舉辦鬼屋活動，創造話題性和活動的高潮。

「嫫媿」的意義為女、男、人、鬼，各自拆解重新組合後為女人、男人、女鬼、男鬼，利用性別混淆的部分，讓扮演鬼的志工變裝，美麗的豔鬼可能是男生裝扮的，男鬼也可能是女生裝扮的，還有中性的鬼，不同的角色扮演打破男女有別的刻板印象，也適度對大眾放出尊重「多元性別」的概念。

當天須買門票入場，工作人員會把風城部屋全部場地佈置成一個迷宮，並且由工作人員裝扮成各式妖魔鬼怪。走在迷宮當中，這些妖魔鬼怪會與大家互動，創造一種很有趣又很恐怖的氣氛，進去的時候大約兩至三人一組，大膽一點的也可以一個人進去。像我去玩的時候，明明知道裝扮鬼的人有些是認識的，有些雖然不認識但也知道是人扮的；但是在走動的時候，突如其來走過來嚇你一跳，還是覺得很詭異、很恐怖。入口處的工作人員特別強調不可以出手打裝扮鬼的人，畢竟他們很辛苦，每組人進來都要擺動作嚇他們，有的會出聲音或趴在地上。這個鬼屋的活動，從風城部屋開幕到現在每年都舉辦，參加的人數有持續增加中，也與他們工作人員裝扮得維妙維肖有直接的關係。



圖十二：鬼屋活動工作人員的裝扮。左邊為部屋內的迷宮。

(4)電影欣賞「為巴比祈禱」：

風城部屋租借新竹影像博物館放映電影欣賞，吸引很多民眾觀看。「為巴比祈禱(Prayers For Bobby)³³」是一部探討同志議題，也剖析關於親子、宗教、甚至族群及教育等議題的電影，電影裡關於篤信基督教的母親和同志兒子之間的掙扎與對話令人動容，片中的母親在同志兒子自殺後，才發覺生前的種種對於他是沉重的負擔，母親至此之後用心投入同志運動，並參與同志大遊行，只是希望更多的同志不要走像他兒子的路，同志的父母更不要像她一樣，造成不可彌補的缺憾。

影片欣賞的活動吸引近 120 人前來觀影，當中不乏許多家長也帶著孩子一同參與。放映後風城部屋邀請同光同志長老教會執事亞伯拉罕、同志父母愛心協會郭媽媽，針對宗教與親子關係在同志身分認同上的影響進行分享討論。

³³ 2010 年台灣上映，Sigourney Weaver 主演。



圖十三：民眾正聚精會神觀賞「為巴比祈禱(Prayers For Bobby)」影片。

(5) 「現約有地不囉嗦」風城部屋周年慶活動：

此活動主要慶祝風城部屋開辦一周年，歡迎曾經到訪過的老朋友回娘家，一起回顧去年活動的精彩影片，加上活力四射的歌舞表演與刺激的矇眼抓周，讓大家重溫初來風城部屋の歡樂與感動。

「現約、有地、不囉嗦」是目前同志族群在網路上約一夜情的流行用語，而風城部屋用創意思考的方式跟現場朋友解釋，「現約、有地、不囉嗦」是指在風城部屋有提供免預約、舒適隱私的篩檢地點的免費快速匿名篩檢諮詢服務，讓篩檢概念印象深刻，現場並提供愛滋篩檢諮詢服務，吸引不同族群參與。

因為與部屋的工作人員熟識，加上我可以算是從風城部屋尚未成立到開幕，都親自見證創立的過程，所以當天也被邀請參加周年慶，也有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和衛生局的長官到場。當天的活動設計成舞會的氛圍，有志工們的舞蹈表演，以及年度的活動回顧。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製作了一段影片，請這棟大樓³⁴的鄰居做訪問發表感想，有一些是當初反對部屋在此設立的鄰居，他們都侃侃而談當初的反對，到現在他們願意接受部屋的存在，更對於同志的觀念有所改變，更包容、接納同志族群，也不再對同志感到無畏的懼怕。

³⁴ 筆者在本章文前已提及，是一間住商合併大樓的 11 樓。

第三節 小結

新竹地區的愛滋病防治工作，在風城部屋加入之後，越來越能夠抓住同志族群。深入特定場域或社團進行宣導，這項業務對於愛滋防治工作來說是很艱難的，因為同志族群在現今台灣社會還很封閉，難以讓非認識的人介入，唯有靠同儕志工或熟識的人牽引，才有辦法進行宣導、篩檢的工作。可以說是風城部屋の創立，新竹市的愛滋成效才能達到並且超過預定的目標，所以風城部屋已經是新竹市愛滋防治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在地同志社團的深根，藉由各種活動的舉辦，吸引同志族群參加，一方面讓他們知道新竹地區有一個專門的同志健康交流中心，一方面廣佈愛滋的相關議題、推廣多元性別教育，以及營造性別友善環境；像是定期篩檢、性行為戴保險套，讓同志們習慣健康的模式，而不再懼怕愛滋。風城部屋也成為同志的聚集地，一些同志朋友在下班沒事的時候，就會來風城部屋打發時間，與朋友聊聊天，有時候靜靜的一個人使用電腦，也是很好的休閒地方。而部屋有定期或不定期舉辦的活動，讓同志朋友有抒發壓力的正常管道，不論是來交朋友，或純粹來參觀、借閱同志相關書籍，都是很好的地方。

當初政府機關想打造一個同志的友善環境，希望由此處出發，延伸到新竹地區的每個角落，有時候心靈的空虛也是造成愛滋病傳播的主因，因此讓同志朋友覺得時時刻刻都有人關心，風城部屋是不錯的選擇。在這邊有人會教導你保險套如何使用、如何拒絕不舒服的性關係、如何了解自己、對方與如何與家人溝通，也建置相關網站與諮詢電話，可以尋問相關問題，營造青少年接受正確的諮詢與觀點。對於一般市民也達到宣傳效果，尊重性別傾向、推廣多元性別教育，並且營造性別友善環境，進而推廣愛滋防治訊息、保險套資訊，讓同志脫離污名化、刻板印象；或是家中有小孩是同志的話，有一個可以詢問、求助的管道，建立一個與社區交流的平台，在這個自由的空間可以安全的討論性、性別與性行為，風城部屋也持續推展友善社區、校園的性別平等教育。

未來的風城部屋，將會深入社區團體宣導愛滋防治、同志文化，目前已進行各大醫療院所、地區衛生所進行演講，得到很大的迴響，之後希望能在機關團體、學校進行，走入大眾、利用淺顯易懂的方式來宣導愛滋病，成為桃竹苗區第一個在地的愛滋防治教育平台，提供健康關懷、青年的文化再塑與教育訓練，期許青年同儕能透過在地中心的力量，形成同志自我健康管理的風氣，成為愛滋防治的前鋒，並將此正向能量滾動至整體社區營造，祛除民眾對愛滋的歧視與污名化，達到尊重少數、包容多元的社會。



第三章 男同志圈內文化

男同志社群的一些慣用語即圈內用語，事實上是男同志與男同志之間認識最初步的一種方式。當今台灣的社會，男同志族群並不全然被接受，最主要的原因是傳統觀念的束縛、父母親的不認同，並且受到社會歧視的眼光；但是性向的使然總是無法去解讀，所以男同志們之間的相處，他們會習慣說同志圈內一些常用的詞彙，在男同志圈內的使用，可以互相辨識對方是否也是同志的最佳表達方式。如果性向非男同志，但是卻懂得他們的圈內用語，相對的在研究同志文化的領域裡，可以更深入、更直接去探討男同志的心靈文化。讓外界以更健康、更尊重的心理，去瞭解他們的感情世界，男同志們都擁有愛人的能力，也跟大家一樣想有愛人與被愛的權利，進而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傷害，讓男同志們享有自己的感情歸屬。

因為男男間行為感染愛滋病的機率增加，愛滋的防治也著重於男同志族群；大學念的是醫事檢驗，畢業之後我的工作領域就是要讓男同志們，在享受同性之間的愛情、追求性愛的快感之外，更要讓男同志們隨時注意感染愛滋的高危險性。所以在工作上與他們的接觸，首先就是要瞭解男同志的圈內用語，才能更有效、更順利的推展防治愛滋的工作，進而幫助男同志族群達到減害的目的。而圈內用語、趴場文化、用藥文化都是許多跟工作有關的教育訓練必上的課程。

網路社群的盛行，也漸漸影響同志文化，有些圈內用語因應社群網路而產生，其主要特色是簡短、易懂，有的還會以代號形式出現，這些圈內用語可以在網路上的同志聊天室、論壇、社群看到。從研究訪談對象的資料中，知道關於同志的網路交友、同志旅遊的經驗，也牽涉到另外特有的同志文化，以及一些圈內用語，也將在此一一介紹。

而對於「圈內」的解釋，我想引用鄭美里(1997：119)對於「同志圈」的釋義：

當同志提及「進這個圈子」至少有兩個意涵：一是指意識並接受到自己

的同性戀身分，尤其是開始有同性伴侶常常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另一個意涵則是特別指經常到同性戀酒吧或參加同志團體，有了同志朋友。(鄭美里 1997：119)

以本研究對於「圈內」的定義，更接近上引文提到的第一個解釋。鄭美里(1997)認為第一個解釋的涵蓋範圍較廣，當他們說自己走進圈內，成為「圈內人」時，其實預設了一個「想像的社群」；第二個解釋則強調具體的空間、場域和特定的朋友關係。受訪者們願意進入風城部屋參與活動、並且成為志工，也是認同自己是男同志的身分，並且接受這樣的身分，自然而然成為社群裡的一份子，而風城部屋又附有具體的空間和場域。

本章將介紹男同志的圈內文化，先從第一節的「圈內用語」開始，由日常生活的語言展演，瞭解男同志族群的圈內文化。進入到第二節透過電腦網路為媒介所建立的圈內交友文化；亦即從男同志族群十分普遍的網路交友，來看他們之間的人際網絡如何串連。

第一節 圈內用語

社會人類學家 Don Kulick(2000：250)藉由人類學家 David Sonenschein 的觀點，提到同性戀諺語(homosexual slang)提供溝通的功能：最主要的是它加強了圈內人的黏合度，並且反映了圈內擁有共同的興趣、需求³⁵。他也提到 Bruce Rodgers³⁶對於 queer language 的觀點：同志族群不受社會世俗眼光勇敢創造自己的語言及文化(Kulick 2000：252)。

語言人類學家探討語言的多樣化，不只是單純的看有哪些種類，而是研究在一個特定社群內的人們，其說話的時候語言的多樣化。所以，一個針對語言社群

³⁵ Sonenschein 於 1969 年發表於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的文章：The Homosexual's Language.

³⁶ Bruce Rodgers 於 1972 年發行 *The Queen's Vernacular: A Gay Lexicon*，此書被視為第一本發行的英文同志用語字典(dictionary of gay slang in English)

的研究開端，會先察覺到社群內語言的多樣化，再由研究者收集許多感興趣的語料，而且這些語料都是由這社群內的人們所說出來的(Duranti 2000：72)。另外，Dorian Corder(1973：53；ibid：81)提出語言社群的定義，是由一群自認為說同樣語言的人組成的，而參與這樣的語言人類學研究，也是在尋找一群人如何在日常生活當中與他人的溝通、互動和交際情形(ibid：82)。

本節將由九位男同志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從筆者與他們對話的過程當中所出現的圈內用語，收集之後分析、歸納這些圈內用語的種類、意義與使用時機。就如同 Duranti(2000)提到語言社群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楚且具體的呈現一個男同志語言社群。

關於「外表」

男同志的圈內用語呈現多種樣貌，首先從形容身材、外貌的圈內用語開始介紹。在彼得(1984-)的訪談裡面，他有提到「優熊」、「肉猴」和「優狼」；在宏碁(1982-)的訪談資料當中，有提到形容身材的圈內用語：「野狼」和「犬」，是男同志分類的依據。從彼得和宏碁收集到形容男同志身材的圈內用語，會發現男同志是以動物的外型來形容對方的身材；而在動物名詞的前面，會加上形容詞來更加詳細的描述男同志的身型，可以把身材的各種體態分類的更詳細。在彼得(1984-)的語料裡面，他使用「優」、「瘦」和「肉」的形容詞加在動物名詞的前面。

以下是由彼得(1984-)的訪談內容，來解釋男同志如何詮釋這些跟身型、體態相關的圈內用語：

(彼得對於「優熊」的解釋)

長得很魁梧、很壯。優秀的優，優秀的熊，就很優。

(彼得對於「肉熊」的解釋)

優熊以上就是肉熊，就肉一點的熊。

(彼得對於「肉猴」的解釋)

比較有點肉，看起來是瘦，可是又有點肉肉的。

(彼得對於「優狼」的解釋)

狼的話，就像真崎航³⁷那種，就是優狼，大家³⁸超愛的。

由以上彼得(1984-)對於男同志身材的圈內用語，大致上分為胖和瘦，胖的稱「熊」、瘦的稱「猴」；分別加入形容詞，例如：「優」、「瘦」和「肉」，賦予這些名詞更加具體的描述身材和外貌。

關於「性」

在本研究得訪談資料當中，有很多是關於「性」方面的圈內用語，像是性愛關係中的互動位置以及角色：1069。男同志使用數字符號，寫實的呈現出伴侶在性愛中扮演的體位；“69”的圖形是雙方在幫對方口交的模樣，“10”則是代表肛交的性行為模式，藉由相似動作的數字呈現，又不須直接講述性行為的模式，靠的是數字圖案衍伸出來的畫面做想像，讓說者不至於尷尬，又能瞭解其中的意思。這是同志圈內用語獨特的地方，只有懂得圈中含意才知道真正要的是甚麼，如此的圈內用語有助於男同志之間的交友狀況。

英文字 Top 和 Btm³⁹則是指性器官的使用方式。同志在尚未跟對方熟識的時候，但又想與對方發生性關係，這些英文或數字的代號在詢問性愛關係的角色就很好使用。在發生性關係之前先問清楚彼此的性愛角色和動作，就不用等到開始了才做協調，以免破壞當事者彼此的心情。

圈內人在交往的時候會互相問得清楚，尤其是性愛關係的位置：“1069”、“top”、“btm”；主要的原因是希望雙方在這段關係中能夠互相協調、平順的

³⁷ 日本同志色情片男演員。

³⁸ 指的是男同志族群。

³⁹ Bottom 的簡寫。

相處下去，避免發生一些要有進一步性行為的時候，才發現原來雙方都是 top 或 btm 的事，這段關係該如何維持下去，就需要花時間思考了。

以迪升(1987-)來說，他把這些關於性關係位置的圈內用語，當成是網路交友很重要的確認步驟，可以初步篩選對方是否是男同志，而對於性愛關係中的相對位置，迪升也覺得使用圈內用語詢問比較貼切又不覺尷尬，尤其是在同志交友網站的時候，這些圈內用語就很好派上用場。迪升說，在第一次聊天的時候，因為不認識對方而且話題有限的情況下，就會用到比較圈內的用語；在網路聊天室的時候，迪升會直接問對方：「在床上是 1 還是 0？」

趙彥寧(2000：219)提到不少關於男同志社群與認同型成的研究，是以直接的詞彙描述性愛方式，而性愛啟蒙也是對於男同志情慾認同的重要性。趙彥寧(2000)指出，相較於女同志的研究幾乎很少提及「性」，男同志的研究則是大量又直接的出現性愛方面的描述。以趙彥寧(2000)的說法來看本研究的受訪者們，的確很容易就表達出男同志之間的性愛關係的描述，尤其是在彼得(1984-)的訪談裡面。

接著，透過筆者與彼得(1984-)的訪談，呈現與「性」有關的男同志圈內用語描述。

關於筆者對於彼得(1984-)的訪談，在此先做簡單的澄清；因為彼得在本研究中，出現對於「性」的表達很露骨、直接，對於初次或很少接觸男同志圈內用語的人來說，可能很難大量的接受這樣的表達。但是本研究要探討的男同志圈內用語，而「性」對於男同志來說，在圈內文化裡面會不斷出現，若不觸及男同志有關「性」的描述，就無法呈現男同志圈內用語的獨特性，也就無法勾勒出圈內與圈外的差異。

因此，在本研究中關於彼得(1984-)對於「性」的描述，筆者盡量把不那麼露骨、直接的訪談語料呈現，但有些內容為了忠實呈現受訪者的原意，變動的幅度並不大，還是以保留原始訪談內容為主。

一開始我們的訪談沒有預期會出現露骨的性愛內容，但彼得(1984-)認為「性」

是男同志不可或缺的元素是，也因此他先主動提到異性戀和男同志在性行為的時候，會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跟同性戀做愛與跟異性戀做愛差別在哪裡？或者是你們做愛的程度？可能會玩得很猛，比如說舔屁眼、食精、或者是尿尿在對方嘴巴裡，吃精液啊，這可能要看字面⁴⁰會比較清楚喔。

雖然他的訪談在我意料之外，不過卻也得到許多生動的男同志之間的性愛描述。這樣的情形讓我回想起當初為何研究男同志圈內用語、圈內文化的初衷。應該也是這類對於性行為和性愛關係的描述，讓筆者對男同志產生好奇心，以至於想要挖掘更多有關同志的語言文化。

性愛關係對彼得來說，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就像吃飯、睡覺一樣。同志的愛情通常都是由肉體關係開始，如果配合得來才會進一步發展為穩定、長期的伴侶關係；若不適合的話，發生一次性關係之後就不再聯絡，肉體關係的愉悅度才是發展成為伴侶關係的關鍵。當然也是有另外一派的男同志認為要先有穩定的伴侶關係，才能進入性愛關係。不過同志伴侶少了婚姻束縛，而且也不怕因為性行為而懷孕，所以性愛關係的觀念是有比較大膽一點。

彼得提到另一個關於性愛的圈內用語：

就拿屌打臉阿，就等於「你壞壞喔，等一下寶貝會拿那個跟你趴答趴答一下喔」，打臉就趴答趴答的。

男同志在性行為方面不只動作大膽，連形容當時發生的情形，用詞也很大膽、寫實。把性器官打臉這個動作，用狀聲詞來形容，是彼得和伴侶做愛的情趣。彼得對於性愛關係私密的事情，會公開的討論，也不吝嗇跟我分享。我在訪談前

⁴⁰ 指的是文字的呈現。

事先說明這次的目的，以及會把訪問內容寫在本論文研究裡面，但是他不會因此隱瞞想講的話，也不會因此就把想說的話潤飾過後再表達。彼得反而希望我問更多關於這方面的事情，好讓他能夠有所發揮，貢獻他所知道同志的事情，也好讓我能夠盡快完成碩士學位。反而是在場發問的我聽了都害羞了，不過久了習慣以後也發現，我很羨慕彼得能夠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不在乎別人是怎麼想，並且大方的分享出來他所知道的男同志圈內文化。雖然我與他第一次見面就要求接受訪問，彼得不但沒有拒絕，反而提供很多圈內語料。

關於「角色」

賴正哲(2005：102)提到男同志圈內也有「哥哥」和「弟弟」的分類，其區分的基準多以照顧、被照顧者做為概略性的分類。這樣的論述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來說也有出現。受訪者迪升(1987-)表示，他使用在網路交友的時候，純粹的伴侶關係在角色上面是扮演照顧者或是被照顧者，會直接問對方的角色與身分：「哥或是弟，不分？」就字面上來分析，哥哥、弟弟的性格類型，把同志的交往對象分得很清楚；「哥哥」是屬於照顧人的角色，有對對方負責的感覺；「弟弟」則是被照顧人的角色；「不分」則是在兩者之間，屬於可以照顧人也可以被人照顧的角色。

不過，受訪者扶手(1987-)則說現在比較不像以前分得那麼清楚，角色的扮演關係可以互相轉換。因為扶手認為人是互相的動物，「弟弟」的角色偶而也可以照顧「哥哥」，「哥哥」也可以享受被「弟弟」呵護的感覺，因為語言的演變是流動性質的，語言一直在變，會隨著社會的演進做改變，也會因應社會的形態作變化，這點也可以從男同志的圈內用語中看出。扶手(1987-)說：

現在比較不重視說我交往的人是 1 號還是 0 號、是哥還是弟，因為以前會分很清楚，就是照顧跟被照顧，可是現在都互相比較多，因為社會在變，同志的歷史也在變，不會就是永遠都是哥哥在照顧弟弟，因為這

樣哥哥其實很辛苦，因為我覺得人本來就互相的動物。

以上提到的三種不同面向的男同志圈內用語，在此先做一個總結。男同志族群從形容對方身材的圈內用語，使用動物做為分類的依據，單從字面上來看，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對方的身型和體態，例如：「熊」的感覺是魁梧、壯碩，「猴」的感覺是瘦弱、四肢纖細；而在這些動物的名詞前面，加上形容詞的描述，可以把男同志的身型與體態形容得更細緻、分類的也更加詳細，例如：「瘦猴」、「肉熊」。

接著提到男同志在性愛關係和單純的伴侶關係上面，會事先詢問對方的角色與位置，以方便雙方在感情上面有進一步發展的時候，角色關係的扮演會更佳的協和。而男同志族群因為會擔心交往的對象是異性戀的男生，這時候的確認步驟以圈內用語來詢問對方，是一個很適宜的方法。當對方瞭解圈內用語的詢問，回答問題的時候不會答非所問，這就表示已通過進入男同志圈。以迪升(1987-)來說，再來就會問對方性愛關係的位置：1 號或 0 號，伴侶關係的角色位置：哥或弟。

「外表」、「性」和「角色」三種不同面向的男同志圈內用語，可以看出男同志族群的交友文化；先觀看對方的外表、體態，挑選看對眼的男性，再來會直接以圈內用語來詢問對方的性關係位置和伴侶關係的角色。一方面透過圈內用語篩選並且確認男同志身分，一方面可以在性關係之前協調好彼此之間的位置，如果雙方關係要進一步發展的時候，更可以互相思考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角色關係。但是這三部分的圈內用語並無直接的對應關係，例如「熊」不一定是“top”，“top”也不一定是「哥哥」；而男同志之間因為生理性別都是男性，心理性別的認知就要靠彼此的詢問才能得知，性愛關係的位置也是如此。

表三、關於「外表」、「性」、「角色」的圈內用語

關於「外表」	關於「性」	關於「角色」
優熊	Top	哥
瘦猴	Btm	弟
超瘦猴	1	不分
肉猴	0	
肉熊	6	
優狼	9	
野狼	舔屁眼	
犬	食精	
	趴答趴答	

關於「網路交友」

透過本研究受訪者的訪談資料，呈現出網路交友的圈內用語，可以發現他們提到很多的圈內用語是使用在網路交友的時候，這部分可以呼應到陳培驊(2006：98)的研究，他提到網路交友的空間，是男同志族群偏好的現身場域。

先從受訪者宏碁(1982-)提供的網路交友圈內用語開始說起，他說：

現在流行手機軟體⁴¹，他們都是打個「找」，例如「找菸」還是「找E」。

男同志會在聊天室打「找？」，這種詢問方式也是用在「找尋」性需求的時候。通常一輸入這樣的詞句，就會有同樣需求的人回應，只要他們互相覺得彼此都是適合對方的需求，就可以約出來進行雙方的性關係。宏碁(1982-)舉例：「找菸」、「找E」和「找BB」。「菸」是在水菸加入安非他命，所以「找菸」就是嗑藥；

⁴¹ 智慧型手機透過網路下載聊天軟體。

“E⁴²”是搖頭丸的意思，“BB⁴³”則是不使用保險套的性行為；所以一旦在聊天的時候輸入這些圈內用語，就會有符合條件的男同志回應。

另外，在其他受訪者的語料裡面，出現「約…」的圈內用語，這樣的詢問方式，其目的是為了找到持有同樣需求的男同志，互相各取所需，進而滿足各自的需求，所以會在「約…」的後面接上性行為的模式。彼得(1984-)舉例說：「今天約炮、今晚約炮。」這類的邀約方式，屬於直接顯示在聊天室的暱稱上面，就像宏碁(1982-)說的「找…」，也是直接顯示在聊天室的暱稱，所以有符合需求的男同志，會主動回應聊天室的邀約。所以男同志在網路尋找「圈內人」的時候，用語都很簡短，少量的字數就可以明確的表達他們的需求。

這類屬於網路聊天室交友的男同志圈內用語，在現今網路普及的時代是很普遍的，也很符合現代的潮流；所以風城部屋在第一次舉辦周年慶活動的時候，取了這樣的活動標語：「現約、有地、不囉嗦」。主要負責活動策畫的宏碁(1982-)解釋：

「現約」就是「現在約好」；「有地」表示有地點，而且指的是房間或自己的住所等室內場所。如果約室外地點，男同志會用「現約…」，接著直接顯示地點。所以這句話表示場地已經有了，只要約到了人就可以馬上進行下一步。

會把它做為活動名稱的標語，無非是希望吸引更多同志參與以及認識風城部屋，拉近部屋和同志圈的距離。

此外，除了「約…」和「找…」的網路交友用語；在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愛華(1988-)的智慧型手機就傳來 LINE⁴⁴的訊息：「您收奴嗎？」。

「收奴」就是你可以當我的主人嗎？有人喜歡玩奴隸跟主人的關係，有點像

⁴² 搖頭丸的英文 Ecstasy。

⁴³ Bareback 的縮寫，原意是不用馬鞍地騎馬，後來被男同志引用為沒有帶保險套的性行為。

⁴⁴ 手機聊天軟體。

是主人叫奴隸去做事，奴隸是不能反抗的，所以有些常人不太會做的，像是主人踩在奴隸的臉上、吃排泄物...等誇張的舉動，奴隸也必須要做。而愛華對於這些訊息是不理會，他說很多人會要求詢問這類東西。

像 SM 是拿皮繩甚麼這樣子打阿，但主奴的關係又會變得更誇張，例如說希望主人踩在奴隸的臉上，或是排泄物那些東西都給他(奴隸)吃，或是比這些更誇張都有。

互不相識的對方，直接就使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詢問。他們透過層層關係的連結，搜尋到愛華，有可能是愛華以前在某個網路聊天室或網路社群介紹過自己，而之後就會有人透過這樣的搜尋管道找到他，有點像是突如其來接到某家保險公司或銀行推銷信用卡，雖然沒有直接留資料，他們利用我們在網路買東西或事其他管道取得。亂槍打鳥的模式也總有幾隻鳥會被打中並且上鉤，就可以進一步聊天。

這些使用在網路聊天室的圈內用語就是這麼簡短，言簡意賅表達了對方聊天的目的、想要約見面的場所以及速戰速決的性愛關係。在聊天室的暱稱打上這四個字，暗示正在等待也有此需求、想法的人上門；就好像釣魚一樣，今天裝甚麼樣的魚餌，就會釣到甚麼樣的魚，所以會有各種不同類型的魚上鉤，就取決於釣餌的類型。男同志族群在虛擬的空間找尋對象，又在真實世界裡實現對方的要求。

在這類有關網路交友的圈內用語，可以看出男同志的需求主要是建立在「性愛」關係，在本研究筆者所要描述與討論的網路交友圈內用語的使用方式與詞彙，也脫離不出「性需求」。另一方面，網路聊天室的性質也是造就圈內用語字數簡短的原因。依據本研究受訪者們提供的網路聊天室經驗，網路的畫面會跑得很快，因為是多人線上聊天的模式，打字的速度和圈內用語的字數如果能追得上聊天室版面的速度，就可以很快的找到想要的目標。

表四、關於網路交友的圈內用語

約…	找…	其他
今天約炮	找菸	您收奴嗎？
今晚約炮	找 E	
現約、有地、不囉嗦	找 BB	

關於「使用時機」

有關圈內用語的使用時間點，在彼得(1984-)的訪談當中，他提到：

家人在旁邊的時候，「走，我們去 Funky⁴⁵ 一下！」，家人一定不知道，我們就可以光明正大講 Funky。

與家人住在一起的彼得會在家裡使用圈內用語，其用意是可以不讓爸媽知道他要說的是甚麼，又可以讓對方圈內人知道現在要去男同志夜店玩。又或者彼得(1984-)說：「你要不要去跳跳⁴⁶？那天好多優熊！」

從這些訪談時較常出現的同志圈內用語，初步瞭解同志圈內生態，會衍伸出這些術語，與他們不想讓圈外人知道男同志身分有很大的關係。他們也可以透過這些圈內用語，觀察對方是否是圈內人，或是瞭解同志文化的非圈內人，因此懂得圈內用語可以說是拿到進入男同志圈的通行證了。因為語言是人類溝通的開始，有了語言才有文字和文化，而同志也因為擁有圈內用語，進而產生獨特的圈內文化，由語言產生社群界限發展出圈內圈外。

關於「女性化稱呼」的圈內用語

在賴正哲(2005：101)的研究當中有提到，男同志會互相以女性化的稱呼圈

⁴⁵ “Funky” 是台北有名的男同志夜店。

⁴⁶ 「跳跳」是台北有名的男同志夜店，英文店名叫“Jump”。

內人，他指出男同志具陰柔氣質者會互稱「姊妹」，年紀較小看起來稚嫩的男同志則被稱為「妹子」。呼應本研究的訪談也有出現關於這類圈內用語的描述。在宏碁(1982-)參加的泰國旅行團中，與中國男同志的互動，就有很多是以這樣的詞彙相稱。

宏碁參加中國的男同志旅行團，成員除了他與幾位一同從台灣去的朋友之外，其他的都是中國人，雖然溝通上面不成問題，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也發現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發展出不同的語言文化。

單就台灣來說，男同志圈內文化受到時間的影響，語言文化因應不同的時空背景，會發展出不同的文化。男同志用語也有流行性，這陣子流行的語彙，或許十年過後就不在盛行，又開發出另一種詞彙，所以語言也是有保鮮度，跟得上時代潮流，才懂得他們在講甚麼。

他觀察到這次的出遊，中國男同志用語跟台灣的就很不一樣，像是他們會把「土逼、臭逼」當成是罵人的用語；如果打扮時髦，他們會稱讚你：「呦，真洋氣啊！」。語言結合當地的風俗文化，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創造出不同的語彙。對於從台灣來的宏碁一行人來說，都是很有趣、好玩的，還想要把這些用語帶進台灣來，說不定會帶動一股潮流。

他們(中國男同志)會罵人家「你這個土逼，臭逼！」，如果你打扮的非常時髦，他(中國男同志)就會說「呦，真洋氣阿！」，

另外，中國男同志對於外表的形容詞，以及穿著打扮的說法，他們用一線的女明星做比喻，也是很新鮮有趣的：

「三個是台灣來的妹子，一個台中妹、高雄妹、新竹妹」，他們全部都用成女的，然後取暱稱的時候都用國內一線女星來當暱稱，「你就叫斯琴高娃，我是劉曉慶，他是宋丹丹」他們就一直講，然後你知道，就很

好笑，「那你看起來很洋氣，那你就是鞏俐和章子怡了」，然後就覺得很好笑，而且都是一線女明星。

男同志之間互相以姊妹稱呼，圈內人自己講得開心，卻不習慣非圈內人這樣叫他們，會讓同志有被歧視的感覺。不只中國男同志會互相對圈內人以女性化的稱呼，在本研究受訪者宏碁(1982-)也有提到：

同志都喜歡稱自己是老娘或什麼的，有些同志會喜歡把自己自稱是女的，「你這個妹子什麼的」，會以姊妹相稱，有些同志會喜歡這樣子，可是同志很好笑，人家說你很C很娘，他可能會排擠你，可是他又喜歡自稱自己是老娘。

這樣可以互相稱呼姊妹的情形，應該是在對方也是圈內人，或是知道你真實性傾向的非圈內人，在此種情況下的使用；畢竟男同志不喜歡讓不明瞭他們性傾向的人稱兄道弟、互稱姊妹。

一句話由甚麼身分的人口中出來，意義會變得很不一樣。如果讓一個不熟的人稱呼姊妹，會讓他們覺得有被強迫出櫃的感覺，因為對方並不曉得男同志的身分，如果承認自己是姊妹的話，那不就承認自己是男同志了嗎？如果從別人口中被說很娘砲，是一種被羞辱的感覺，並非自己願意被這樣稱呼。若是男同志自稱自己是老娘，反而會有一種大姊頭的感覺，一說出來「老娘我…」就是居高臨下、高高在上、所有人皆在下的感覺，所以男同志們會喜歡自稱老娘、互相稱呼姊妹，但就是不願意聽到別人說。

宏碁(1982-)在訪問的過程中，有提到一位中國男同志的職業是夜總會老闆，宏碁稱他為「雞頭」，宏碁解釋：

那是中國用語，就是旗下有一堆小姐叫「雞」，而他就是「雞頭」。一般

異性戀夜店帶妹來的，都會叫「妹頭」，不過同志圈很少用，只有「媽媽桑」。

「雞頭」是形容帶領一群酒店小姐，是中國的用語，但並不算是男同志的圈內用語。「妹頭」則是形容帶領一群小姐去夜店。而男同志族群比較常用的，類似這樣的形容詞的用語是「媽媽桑」。

說到「媽媽桑」，讓筆者回想起之前的經驗。風城部屋舉辦週年慶活動的時候，有幾個表演跳舞的節目，舞者都是同志扮女裝，然後跳一些由韓國少女時代的幾首歌接在一起的舞曲，和其他炒熱氣氛的節目；最後的尾聲，是感謝工作人員的辛勞，而宏碁的名字被拱在最上面，全場就起鬨說：「宏碁是這裡的媽媽桑。」用這句話來比喻他的辛苦，也讓在場的人都知道、認識他；更好一點的解讀，可以說是一位很受歡迎、人緣很好的人，相信宏碁當下聽到大家這樣叫他一定很感動吧，也表示有很多人支持風城部屋の活動，而風城部屋の知名度又跨進一大步。

「妹頭」這句話大部分在夜店可以聽到，是夜店裡面帶一堆小姐來的人。同志夜店是不會有「妹頭」，因為男同志不會對圈外人說自己是姊妹、小姐，關於這點前面有提到過，男同志只願意讓圈內人互相稱呼。在同志夜店裡面，會對圈內人緣很好、大家都認識的同志稱呼「媽媽桑」，就像宏碁在風城部屋被圈內人稱為媽媽桑一樣，表示來風城部屋の很多人都認識他，大家也都滿喜歡他的行事風格，願意像部屬一樣跟隨他。

表五、女性化稱呼的圈內用語(從宏碁的訪談做整理)

罵人的用語	形容詞	以姊妹相稱	以當紅的女明星形容男同志
土逼	洋氣	妹子	斯琴高娃
臭逼		台中妹	劉曉慶
		高雄妹	宋丹丹
		新竹妹	鞏俐
			章子怡

關於「宏碁(1982-)的泰國旅遊」

在前面有大約的提到，宏碁是在風城部屋尚未成立之前，就參與公園的愛滋篩檢活動，那時候他都利用替代役休假的時間去參與這個活動。退伍之後，開始在風城部屋上班，能夠自由運用的時間也相對的變多，他也開始出國旅遊，最常聽到的就是去泰國；宏碁都是與一到兩位朋友自助旅行，當地的物價比台灣便宜，泰國的食物又好吃，還有許多可以購物、逛街的地方，這些都是讓宏碁一再前往泰國旅遊的原因。

除此之外，他對於泰文也有濃厚興趣，所以也在補習班學習泰文，溝通上不成問題。宏碁也透露之後想去泰國定居⁴⁷，並順便把語言能力提升到像當地人一樣；好像泰國是宏碁的第二個故鄉，讓身為男同志的他如魚得水、優遊在泰國。

但是這次的旅遊經驗，宏碁反而選擇跟著旅行團前往泰國。一般來說，對於一位自助旅遊經驗豐富的旅人來說，要回歸到團體旅遊的模式，除非是到個人進出不方便的國家，否則都還是會一直保有自助旅行的模式。所以相當好奇宏碁怎麼這次會報名參加旅行團呢？原來是在朋友的邀約之下，再加上這次參加的旅行團，其行程標榜為男同志旅遊景點，也就是在白天參觀完觀光景點之後，晚上還有相當豐富的男同志景點；因為男同志景點的營業時間是在晚上，而且都包含在

⁴⁷ 宏碁預計三月到泰國念一年的語言學校，再看情況是否留在泰國或回來台灣。

團費裡面。更重要的是，台灣還沒有旅行社專門辦理國外的男同志旅遊。這些原因也吸引宏碁願意參加團體旅遊，他也想順便觀摩看看，如果以後想創立相關的行業，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宏碁和朋友是從台灣出發，到了泰國再去跟旅行團會合；所以報名旅行團的事，由一位長期在中國出差工作的男同志朋友負責。而會選擇在過年期間出國，是因為去年忙碌的工作一整年都沒有休假，媽媽於是答應他趁年假出國玩。

在宏碁的敘述當中，對於男同志景點的描述覺得相當有趣。這是一個叫做 Gogoboy show 的表演，類似人妖秀的演出。在泰國有一條街全部都是 Gogoboy 的店；他們的表演模式就像是酒店的坐檯小姐一樣，可以在裡面點 Gogoboy，他會開始跳舞、表演或是人妖的扮裝秀，有些表演會露出性器官，或在舞台上發生性關係，像是在看實戰色情片。觀眾可以帶這些 Gogoboy 出場。開演的時間大約在晚上九點多、十點多。

(描述 Gogoboy 表演的方式：把彩帶從屁股裡面抽出來。)

屁眼裡面塞了好幾公尺螢光的繩子，現場忽然開黑光燈，(表演者)開始一直抽一直抽，然後抽出來就開始那邊甩彩樣，而且彩帶還一段留在他的屁股裡面，嗨不嗨？

(描述彩帶抽出來之後，表演者把它甩到觀眾身上。)

直接這樣子走秀，然後走了之後就開始換一個面，走向一個人，我想說他要幹麻？他就一直拉了，你就看到後面屁股還拉著那個線，還會甩到觀眾的臉上。所以我都不敢坐前面啊！

(描述把 Gogoboy 帶出場的情形。)

Gogoboy 會有一排穿著泳褲，他們身上有號碼排，你喜歡的就把他點回家，就算性交易，點回去之後，性交易的錢大概 1600 到 2000 之間，看

店家怎麼抽，1000 元是一定要給 Gogoboy 的，另外 600 到 1000⁴⁸可能是給店家，看那店家的收費是收多少。

在這部分關於 Gogoboy show 表演的敘述中，雖然沒有圈內用語的使用，但是卻可以看出泰國為例的異國男同志文化。

第二節 網路世界的圈內文化

賴正哲(2005：92)的研究提到網路具備的便利性、匿名性，這兩項優點使得男同志族群克服了原先最害怕的現身問題；他指出網路的便利性，即是不用出門就可以交友，匿名性則是不必拋頭露面。這也讓多數的男同志選擇寧願躲在網路世界裡交友。

陳培驊(2006：98)的研究則提到網路交友的現身，使男同志獲得解放，更多的時候他們可以透過網路，以簡單的文字或數字說明身高、體重、髮型、長相、慾望對象、性行為角色、性行為模式。

賴正哲(2005：92)的研究除了提到男同志網路社群交友的優點之外，也提到在網路交友的缺點；書中引述男同志受訪者的經驗，表示網路缺乏看到本人的「真實性」，以及一群人聚在一起集結的熱鬧氣氛。而有些跟家人同住的男同志，電腦若擺訪在公用的客廳，或是家人都使用同一台電腦，上網時的隱私蕩然無存，就有曝光男同志身分的危險。

一般我們刻板印象中，認為男同志透過網路交友是很普遍的現象，專屬男同志的聊天室有：拓網、拓峰網、UT 聊天室。筆者詢問本研究的受訪者們是否有網路交友的經驗，他們對於網路交友的模式都抱持不高的評價，甚至認為會去網路交朋友的圈內人都是有點問題的，就像是做了甚麼虧心事或是不討喜的事情，才會在聊天室釣人，因為在網路看不到對方，無法當面確認聊天對象真實的長

⁴⁸ 泰銖和台幣的匯率大約是 1：1。

相、個性，就容易發生被網友騙的情形，受訪者風信子(1990-)就表述了被騙的經驗。

本節的敘述鋪陳緊扣賴正哲(2005)對於網路世界優點的評價：便利又匿名。透過本研究受訪者的訪談資料，歸納整理出他們曾經有過的網路交友經驗，提供讀者有關男同志族群的網路交友文化。最後，透過扶手(1987-)的訪談來看他如何創辦 Facebook 網路社群、RC 語音聊天社團，以及舉辦男同志網路聚會的過程，以更加瞭解圈內男同志的網路文化。

被網友騙的故事：風信子(1990-)

目前是大學生的風信子，固定到風城部屋擔任志工，也在這邊認識他的男友。是因為兩人都來這邊，才互相認識，所以他們感情很好；而現在的男友是風信子第一位帶回去、父母都看過的，不過風信子還沒跟爸媽出櫃，所以他只跟爸媽說是來幫忙修電腦的朋友。爸媽對於他的交友情形十分好奇，所以都叫他要帶朋友回家給爸媽看，尤其是女朋友，因為爸媽一直鼓勵他趕快交女朋友。

還未向父母出櫃、而父母也開始懷疑為何不交女朋友的風信子，是有在網路交友的經驗。他說，剛開始進入聊天室的時候，對方會先問身高、體重、年齡、住哪裡...等基本資料，有的還會跟你索照片，覺得好看、順眼才會進一步聊天，主要先從外表開始判斷。

就是他們一開始都問身高體重，有沒有照片之類，一開始是都會這樣，

所以之後，他們會覺得你照片好看才聊得來，不好看就不會聊。

風信子就說，剛開始進入聊天室，並不清楚他們交談的用語，有時候可以直接問，而有時時間久了也知道他們在說甚麼。因為開啟話題的模式都一樣，都是先問身高、體重...等外貌的長相，再決定要不要繼續聊天。

一開始進去聊天室的時候也不知道他問的是甚麼意思，比如說他問說你多高？多重？然後住哪裡？幾歲？一開始就是身高、體重、年齡。有時候不知道甚麼意思會直接問，我就有問過像是：「HI 是甚麼意思？」，然後才知道是「要嗑藥的意思」。

這樣直接的詢問對方不瞭解的詞彙，在聊天室裡面也不覺得丟臉，如果因為不懂而裝懂，這對於同志來說才是不禮貌的。就像有的時候我跟圈內人交談，也會直接問他們一些我聽不懂的詞彙，他們都很樂意解釋，讓我很快的融入他們對話情境中。我以為進入了同志圈，就該對網路圈內用語瞭如指掌，也馬上就可以適應聊天室交友的環境；事實上，長時間的接觸網路聊天室，才是變的熟練的關鍵、並且熟悉這個聊天交友的模式。

現在的風信子不太願意在聊天室交朋友了，因為一次不好的經驗，讓他從此得到教訓，不敢再上聊天室了。風信子說：

就是對方去他家，就可能他想說出去吃東西，可是看到他，就是差很多。(筆者發問：後來你有趕快逃走嗎?)有，那時候我很生氣，因為他要跟你發生性行為。我就很生氣，就罵髒話，摔他的東西，就出去了。(筆者發問：對方有追出來嗎?)他不可能追出來，他嚇都嚇死了。他可能還怕隔壁跑出來看吧。我就說：「你這個死 Gay！死胖子！」(筆者發問：所以你就是這次之後就不敢再上網路聊天室了?)對，被嚇到了。

網路交友最怕碰到陷阱：在聊天室聊得愉快，但是直接看到本人又跟想像的有所差異，有些還會放別人的照片。像風信子在聊天室遇到的情形，就是對方用別人的照片，等到約出來看到本人，才發現差異很大。而原本風信子只是單純的邀約見面，但是約對方出來之後卻要風信子去他家，並且要求發生性關係；這讓當時在場的風信子認為跟雙方之前在聊天室說好的不一樣，所以才會生氣的逃

跑。而這也是風信子最後一次的網路交友。現在的他，還是傾向現實生活中面對面交朋友，比起網路更有安全感，也不怕被騙出來看到不一樣長相。

態度得宜就不怕被騙：彼得(1984-)

彼得(1984-)也有在網路聊天交朋友的經驗，他認為這是每位男同志一定會嘗試的。他說：

人總是有慾望，想交朋友想聊天阿。以前可能不知道部屋，像以前我也不會來部屋，就不知道，覺得好像怪怪的，好像好怪。就覺得在那邊⁴⁹認識比較隱密一點，以前也覺得這身分不太方便，雖然是認同自己，還是覺得不太方便，總不能「我是 Gay，你是不是 Gay 阿？」路邊隨便拉一個阿，不可能吧，你那邊⁵⁰都是 Gay，所以那邊是最快最方便。

彼得認為網路聊天室可以區分對方是否為男同志，因為專屬男同志的網路聊天室只有男同志會進去聊天⁵¹，所以要找尋性傾向相同的伴侶，上網路聊天室是最快又最方便的途徑。後來彼得知道風城部屋，他就常常跑來這邊交朋友、聊天在現實的空間可以與男同志面對面交談，又不需要一一詢問與確認對方的性傾向；對彼得來說，風城部屋也是一個交朋友、聊天很方便的地方。

彼得把男同志在網路交友這件事說的理所當然，想必他也有過豐富的經驗吧？研究者於是問他是否有在網路約人的經驗，他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還加以解析網路交友的類型：

有分兩種，(一種是)比較改彎抹角，聊天或是約出來看電影。(另一種)

有的比較直接，(聊天室的暱稱直接打上)「今晚約炮」，「今天約炮」，「

⁴⁹ 彼得指的是網路聊天室。

⁵⁰ 同註 15。

⁵¹ 筆者試著進入男同志網路聊天室，在聊天室首頁的地方就標示：非男同志會員請勿進入。

今天 ES⁵²」之類的，「丟藥」或什麼之類的，都有啊，暱稱看是什麼目的，就什麼暱稱啊。如果今天心情不好，或沒有什麼特別想要的，就隨便取個小暱稱，人家來就給他(聊天)，我都會一份一份(區分)⁵³，沒有什麼特別目的就小聊，聊完之後沒有什麼特別話題就換，就有人敲就換，這邊聊完就換別人聊，聊完以後就換別人聊，看別人目的(每個人上網聊天的目的都不一樣)，反正就無聊，殺時間而已。

有的時候彼得純粹只是漫無目的聊天，只是為了殺時間，一個話題換過一個，如果這個話題聊膩了沒有甚麼好聊，就換下一個話題，也換下一個人聊天，有人敲彼得就聊。他會把聊天的對象分類，跟 A 聊 A 話題，跟 B 聊 B 話題，如果聊不下去沒有甚麼好聊的話，就結束跟這個人的聊天，再等待下一位敲入話題。

彼得現在的男友是透過網路認識的，也是在男同志的聊天室裡面互相聊天、留言而熟識，不過對於網路交友的真實性，我對此抱持懷疑的態度，就像風信子(1990-)在網路交友不愉快的經驗，所以問了彼得會不會擔心被騙？他回答：

我覺得人哪，會不會被騙，自己出發點一定有問題啦，可能是為一個目的，所以你才會被騙。如果你今天好端端的大家吃飯聊天，(對方如果說)「我跟你借錢。」，我幹嘛要借你？那就對啦，自己可能出發點就有問題，那你才容易上鉤。我出發點又沒有甚麼，約炮就約炮，做(愛)完才跟我說(要錢)，幹您娘，你做完才跟我講錢，如果要講錢我就不跟你幹了好不好？之類的。(筆者發問：「給錢」是甚麼意思?) 就是我給他錢或是他給我(錢)之類的，不管。比如說，網路上很多，「欠地方住，隨你來」，或者是「一次五百」之類的，網路上都有啊。

⁵² 搖頭丸的英文 Ecstasy。

⁵³ 依照彼得的意思，他會在同一時段與不同的對象聊不同的話題。

彼得覺得這就要看每個人的心態，如果抱持著想要真正交朋友的態度，而不是隨便的性交易，就不會那麼容易掉入網有的陷阱。另外，彼得也提到網路交友很多都是雙方認知的差異所造成的誤會，如果有事先協調好價錢或交友的目的，才不會衍伸出無謂的糾紛。

對網路交友不以為然：波特(1994-)

波特對於聊天室交友的模式顯得不以為然，他覺得那邊的人都怪怪的，而且要學會懂得保護自己、篩選對象、還要辨別對方說話的真假，一切都很麻煩，再加上去那邊聊天的人都是想要發生性關係的，波特就是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只約炮友」的模式。

我不會上那種，我覺得上那種地方，我上去過，我覺得上去就是自己去過濾那些人，因為那些人就是也很奇怪，人脈很亂，就是不容易過濾，有在上面交友啦，不過以我的觀點沒辦法接受，像他們都會約炮，我就沒辦法接受那種事情。

每次進入聊天室，就開始每個人問你身高、體重，先篩選外表，再來才是重點：「可以約出來嗎？」當然出去見面的，十之八九都是有性愛關係，也因為這樣的目的，才會上網邀約人。

就不喜歡那種地方，像你看喔，上去，就說「要約嗎？多高多重？可約嗎？」你不覺得很煩嗎？每天上去都是同樣的話，雖然說我沒有視訊，每個人都這樣問你，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顯然波特對於網路的交友模式不以為然，因為不是很符合自己的生活態度。他覺得這些人只管外貌，不注重心靈契合的重要性。聊天室常常會是很多寂寞心

靈的人聚集之處，他們無法跟其他人面對面的交談，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對象抑或是缺乏自信，只好進入聊天室希望得到更多的安慰和掌聲。

聊天室可以一次跟很多人一起聊天，又會有一些人前仆後繼的敲你帳號，其盛況空前比不上現實空間的交友模式。如果要在面對面的情況下達到這樣的盛況，只有夜店、Party 等公共場所才有可能出現，但也不是每場次都會這麼幸運，所以這也是網路交友在男同志圈內很盛行的原因。

透過網路認識現任男友：愛華(1988-)

愛華現任男友也是透過網路聊天軟體 MSN⁵⁴認識的。有一天對方主動透過 MSN 詢問交朋友的意願，愛華也不明白對方怎會有他的照片和 MSN，只知道有一天突然有一位男生這樣問他。

那時候我不太清楚，因為是他先主動跟我，他主動用他的 MSN 跟我說話，又忽然有一天，因為那時候有去學校的暑修，然後有一天上課的時候就跟我說：「你好，我是誰誰誰，我在網路上看到你的聯絡方式，我想要認識你甚麼的。」，當時他就有我的照片了，有我放在網路上的相簿等等的照片，我也不知道他是從哪裡先知道的，有人說是不是他朋友介紹給他，但是我們彼此之間也沒有朋友阿，因為他很在意雙方的朋友不要去認識，就是彼此要有隱私的問題。

同志交朋友的管道，他們在虛擬空間藉由照片的瀏覽，如果符合想要的條件，會直接勾搭對方。而愛華的男友透過照片和 MSN，進而相約出來見面。他們的關係分分合合，男友不會主動介紹他的朋友給愛華認識，所以愛華不熟悉對方的生活圈，這讓愛華覺得他有可能怕被發現以前過往的事情。不過，愛華卻很

⁵⁴ 微軟公司成立的網際網路服務，提供撥號上網、網路聊天室等服務，男同志主要使用的就是網路聊天室功能，在 2013 年 3 月整併到 Skype。Skype 是網路語音聊天服務，也可以用文字網路聊天。資料來源：<http://zh.wikipedia.org/zh-tw/MSN>(2013 年 2 月 18 日)

體諒男友的行為，總覺得他可能只是個性的關係——不喜歡跟別人有社交的行為，還有就是要記得雙方朋友的名字也是一件麻煩的事。他們彼此適應的相處模式就是如此，愛華就必須要有很高的 EQ⁵⁵ 來包容男友的社交行為，所以愛華就把他們的交往想成只要雙方都平平安安、安全的度過每一天，這樣就可以了，也不想強求男友做他不喜歡的事情，也不想跟男友分開，所以就這樣的模式繼續交往下去。

創辦網路社群和語音社團：扶手(1987-)

扶手是風城部屋の志工，他平常有在上班，是利用晚上下班時間前來風城部屋。他也是宏碁(1982-)推薦給我訪問的男同志。因為宏碁覺得扶手在念高中和大學的時候，在南部的知名度算是小有名氣。扶手主辦過好幾次的網友聚會。現在大學畢業後在新竹工作，南部的男同志網聚已經交給下一屆的人辦理，扶手也想把新竹地區和桃園地區的男同志聚會辦起來，所以他常常在風城部屋傳授策劃活動聚集人氣的方式，因為他也想把風城部屋變成男同志的主要聚集地。

與扶手的訪談也是我們第一次真正自我介紹，因為在之前風城部屋の活動，常常會看到扶手的身影，不論是舞台上的表演節目，還是幕後的活動策畫，都可以看到扶手的身影穿梭其間。而這次因為本研究的訪問，有機會可以知道男同志的網路世界，除了一般的網路聊天室，還有一個比較正向、健康的交友管道。

本研究想把扶手比較特別的事蹟，也就是他創立網路社群及語音社團的經過，以及舉辦網路聚會的過程，藉由與扶手的訪談資料呈現出來，提供不同於其他受訪者的男同志圈內文化。

大約四、五年前左右，扶手只是網路聚會的工作人員之一。而扶手的朋友們有聚會的時候，都會到他家休息順便找他。扶手個性不喜歡出門，所以朋友都直接去家裡。跟扶手一起住的媽媽也知道這群同志朋友，他們的年齡層廣泛，從十

⁵⁵ 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簡稱 EQ，情緒商數是一種自我情緒控制能力的指數。資料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3%85%E7%B7%92%E5%95%86%E6%95%B8>(2013年2月18日)

幾歲的高中生到二、三十歲的社會人士都有。那時候的扶手因為認識很多朋友，同志圈已經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在一次網路男同志聚會的時候，就被推舉為永遠的工作人員，幫忙每次的聚會活動。

大約四、五年前，從第一場網聚開始。因為那時我也是參加人員，很多小我一屆的人都知道我，突然有人叫我名字，我就說要幹麻，他說來幫我忙，我就答應，從那一天開始永遠都是工作人員，隔兩年之後變成總召，就是負責活動的主辦人，負責找工作人員來辦些活動，而那些工作人員都是我媽媽口中所謂的同志朋友，所以我們才比較要好，因為我們一起共事一起辦活動，我們有爭吵也是當下就飆，像去年因為活動流程的關係，兩個人吵的不是很開心，有一個人認錯是用下跪的方式，當下可能會覺得有點誇張，他的誠意是很夠的。朋友就是這樣子，不會就是說自己的姿態有多高，朋友永遠會拉下臉來道歉。

扶手還在念書的時候，空閒時間總是比較多。策畫活動難免會與工作人員意見不合，幸好他們跟扶手是相處多年的圈內朋友，彼此都知道個性，也知道吵架的爆發是一種溝通模式。大家相互體諒，可以讓別人更知道你的想法，也能適時表達事情的看法，比起私底下偷偷摸摸解決要好得多。所以在吵架過後冷靜思考，又能重新接受更好的建議，大家的起始點無非是要讓活動更圓滿。

因為在網路上創辦同志社團，認識很多圈內好友，扶手也學習如何辦活動，他參加學習的課程，教人帶團康、如何辦活動，並且讓來參與活動的人帶著滿滿的收穫回去。扶手有了這樣的想法之後，所以網聚的人數因為他擔任主辦人，人數也越來越多。他都說每次辦的活動都像是「我愛紅娘」一樣，負責幫別人牽線、當媒人婆，反而工作人員都沒有對象，時常會跟扶手抱怨桃花都被別人拿走了，扶手卻覺得是好事一件，可以幫大家認識新朋友，也是在為自己積功德。

我這一次辦活動，覺得你今天來，繳了報名費 300 塊一個人都沒有認識，你那 300 塊就白花了；如果你今天來，報名費一樣繳 300，我讓你認識 20 個人，是不是很值得？我會覺得你來參加活動，就是要讓你有收穫才回去，所以我會去學...，不是學我跟參加的人怎麼互動，而是參加和參加的人怎麼互動，要不然就失去辦活動的意義，因為辦活動就是要讓大家更熟悉、開發新朋友、甚至找到桃花。

今年 2 月 26 的活動，已經有三對情侶了，剩下可能都還是曖昧或還沒決定。我每次辦活動都希望一炮而紅，工作人員都沒有桃花，工作人員都在抱怨為什麼每次都是那些人找到男朋友？他們都沒有。我說這是因為工作人員的桃花都拿給其他人了，我們都做功德做慈濟的。

之後，扶手也成立 Facebook 社團，提供參與聚會的圈內人另外一個交談的空間。

我在 Facebook 成立一個社團，現在 2000 多人，不過也都是南部人居多，因為我一開始邀請的都是南部人，現在北部跟中部人慢慢有了，東部比較少一點。也有用一個語音聊天系統，有點像 Skype，可以一次容納 100 多人上線聊天。

語音聊天系統筆者是第一次聽到，英文叫“RC⁵⁶”。在網站上搜尋“RC”把它下載，打開畫面左上角輸入頻道名稱，就可以進入扶手設立的語音聊天。在這邊扶手有提供一個 FM 電台，全天都在播放歌曲，不過沒有主持人，而是有固定的工作人員撥放流行音樂或老歌。

⁵⁶ 根據官方網站的說法，Raidcall 是一種語音社交群組的平台，可以自行創立頻道，並且提供線上會員許多服務，例如：廣播、賽事轉播、線上聊天。資料來源：<http://www.raidcall.com.tw/>(2013 年 2 月 18 日)

在網路搜尋“RC”把它 Download，如果有興趣的話，它左上角會輸入 ID，輸入我們的頻道名稱 226205。因為我們滿多人在裡面，幾乎所有工作人員都在裡面，社團也是。

有一次凌晨三點我們一個會員他走了⁵⁷，他以前就跟我們說如果他走了可以轉達給他男朋友，然後交由我們處理這件事。我們好像事務所，提供你好的姻緣，很多雜事我們都幫你負責。我們的工作人員覺得，幫助別人的感覺心情會比較好一點，總比每天在電腦前面跟人家打電動來的有意義一點，雖然看不到對方，但是他給你的，會讓你覺得心頭暖暖的。

RC 語音通訊軟體可以聊天，也可以設立廣播頻道，只需要準備好電腦，在家裡就可以從事語音聊天的服務和功能，所以扶手的工作人員可以在各個地方提供線上會員服務，所以對於網路世代來說，是一個很方便的網路社群軟體。

結交圈內朋友，除了透過網路的聊天室，像風城部屋這樣的交流中心，也是這幾年才陸續在北中南大都市成立。以前的同志要找到圈內人，不敢大方的在街上勾搭別人，深怕搭到異性戀男，而當時的社會風氣不像現在開放，同志只能隱晦的躲藏在陰暗的角落。扶手創立交友空間的目的在此，他認為同志圈複雜、艱難的交友環境，可以讓自己學到很多，而且圈內的感情也會更好。

我覺得同志圈可以學習到交友，它雖然更複雜可是你學的更多，感情因為很艱難所以你很努力，所以未來會覺得說，我學那麼多，我以後一定要變得更好，不管怎麼樣所以我才會接觸風城部屋，幫他們用一些活動，幫他們當工作人員，因為一直以來都在做這些事情都在幫助別人，因為我覺得我不需要別人幫助的時候，我一定要幫助別人。

⁵⁷ 指的是去世離開人間。

「助人為快樂之本」是扶手的理念，他覺得有能力不需要別人幫助的時候，就可以貢獻自己所學幫助需要的人

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舉辦活動，並且成立網路社團、語音聊天頻道，扶手想要的就是創造一個空間，讓圈內人有一個自在的空間，不會因為社會大眾的觀點而受到歧視。扶手覺得風城部屋就是一個可以提供新竹地區同志良好聚會的空間，不需在意別人的看法，專心的做自己就可以。扶手一直在創造並且尋找這種地方，可以讓同志們敞開心做自己。

社團跟語音都是我創立的，主要是想創造一個空間，覺得每個地方都應該要有一個像新竹風城部屋的角落，可以讓我們聊聊天、休息，因為很多時候、很多人表面上都是不能接受同志，因為要符合社會大眾意見。

在南部的那七年，後四年算是南部人都知道我是誰，因為我們有辦網聚活動，甚至我在同志論壇聊天的時候，很多人幾乎都知道我；不過現在比較落沒一點。因為學生時候比較閒啦，很多時候可以上去聊天哈拉，也是因為我知道用甚麼方法才會聚集人氣？要怎麼做才會想說有這地方真好？因為有時候會想說找個地方窩著，就是不要跑到哪裡去，安安靜靜的做自己的事情就好，因為到哪邊都會有每個人的眼光壓力。我自己有慢慢調適不那麼在意別人的看法，不過還是沒辦法完全不顧別人想法，像家人就是一個問題，因為我很怕阿公、阿嬤知道，所以盡量不提就不提。

扶手用心良苦創立一個安全的同志聊天網路社團，也是希望不要讓社會大眾不接受同志的眼光，影響他們正常的交友模式。同志也是需要圈內人的互相幫助、打氣與鼓勵，讓他們能夠勇於做自己，並且有一個地方讓他們在外面遇到挫折的時

候，可以休息、暫時隱藏。並且讓大家知道同志不是像新聞報導的那樣只會嗑藥、玩轟趴，一步步化解歧視。扶手相信人的觀念都是可以改變的，只是花費的時間長短而已。扶手曾經讓一位不能接受同志的人，成為他的好朋友，因為扶手的關係，扭轉了許多同志不好的印象。

他們如果因為我是同志不跟我交朋友，我會覺得說是他自己想法觀念跟我比較不同，不能交朋友，那很可惜就是下輩子在試試看。因為觀念不是說一天兩天就會改變，像我很多朋友，原本也是不能接受啦，認識我之後會覺得說，原來同志不是他們想像中的那麼可怕。

我也有一個朋友跟我講說，他是完全不能接受同志，那你為什麼肯跟我交朋友？他說因為是你。我是覺得說有跟他談稍微理解一下，其實他覺得說同不同志沒有關係，因為之前比較多負面的消息，他會覺得說對同志印象比較不好一點，但是他認識我又知道我是同志的時候，會有點改觀，所以他也是在慢慢接受，每個人都是在慢慢接受。

扶手在同志圈辦活動、聚集人氣的魅力也傳到當地的衛生局，透過他的衛教宣導，希望圈內人能出來做愛滋篩檢，因此他也被衛生局培訓成講師宣導愛滋病的防治。主要是針對同志族群，他們會固定在一些同志聚集的咖啡店舉辦，宣導保險套的重要性，教同志如何戴保險套、需要注意的保存期限，以及其他性病的傳染與防治。跟衛生局一起舉辦的活動，是透過扶手引介進入同志圈內，並且進入一些男同志聚集地，由本身也是男同志的工作人員進行衛教宣導，並且呼籲愛滋篩檢的重要性，由同儕人員辦理較具說服力，也消除許多隔閡，

我之前也有幫衛生局做衛教，我朋友介紹我進去，他說我很常幫助人，讓我去當講師做衛教…。

像有一間咖啡店叫 Dreamer，我們會在那，我們會在那邊做宣導，講完之後做篩檢，類似教導的方式。…比如說保險套要怎麼帶、保險套的保存期限，或是性病經由什麼傳染。

有一次網聚也是請衛生局去做抽血，幫每個人做健康管理，我有說現場想抽血的人去抽，不要抽的也沒關係，可是比想像中還多，很多人都還滿注意自己的健康，會去抽血。

現在的扶手回來新竹居住，南部的同志網路聚會也換人接手主辦，不過參與人數卻逐年下降，扶手儘量在想辦法幫忙回復人氣，希望能夠維持住原本的水準，另一個原因也可能是交接的人是新手，比較不熟悉狀況。

我們現在活動每年都在往下掉，想要把它往上拉，以前隨隨便便辦都 50 個人起跳，現在發布消息才 20 幾個而已，會覺得說以前辦得到，現在也辦得到，就是對自己的要求，因為現在不是我在接管南部的東西，請個人幫我接手，可能就是還是新手，不知道怎麼做。

現在他的重心都在新竹地區。一開始來風城部屋是因為桌遊⁵⁸的關係，來這邊參加桌遊活動，才知道風城部屋；也因為之前的生活圈都在南部，所以在北部的同志圈不太熟悉。而扶手的個性，就他自己覺得是要很熟的關係才能放得開，因為他很怕生，非得要在熟人面前才能勇於表達自己。剛好風城部屋也需要聚集同志的力量，就借重扶手之前在南部辦網聚有聲有色的經驗，替新竹地區的同志聚在一起，並且創造一個熱絡的空間。

⁵⁸ 桌上遊戲，包含卡片遊戲、圖版遊戲(Board game)、以及其他在桌子或任何平面上玩的遊戲。風城部屋の桌遊活動主要是德式桌上遊戲，此類遊戲繪製精美且附有高品質的配件，供二到五位玩家進行遊戲。資料來源：瘋桌遊—益智遊戲專賣店(<http://www.phantasia.tw/>)

一開始這邊有一個叫做卡卡堡，他們是玩桌遊，類似大富翁，我就來參加。我的第一印象跟現在完全不一樣，因為一開始，我是很怕生的人，是那種熟悉環境之下，或是有熟人的地方我才能勇於表達自己。因為我之前都是在南部生活，我同志圈的朋友也是幾乎都在南部，所以一回來新竹等於說從零開始，不知道該怎麼做。

風城部屋的活動也因為扶手的參與舉辦得比較有規模。他也懂得如何聚集人氣到這邊，扶手也開拓北部市場，希望也像之前學生時代，在南部同志圈的人脈這般活絡。他希望有一天能夠有如此盛大的場景，甚至比之前更盛況空前，然後再慢慢改變無法接受同志的人，期望他們能看看不同的聲音，這是扶手最終的目標。

第三節 小結

本節針對男同志族群的圈內用語進行研究與分析，Kulick(2000：267)提到研究 gay and lesbian language，是著重在已知並且認同自己是圈內人的身上。他們說出來的語言和與圈內人之間溝通的方式，這些是屬於同志族群使用的語言和詞彙，而不是分辨何為同志使用的圈內用語。因此透過在風城部屋擔任志工與工作人員的受訪者，他們都認同自己的性傾向，並且願意接受訪談、隱約的現身，這些人說的話和使用的詞彙，使我的研究內容充滿男同志的氛圍。

同志族群的圈內用語是方便利用，也可縮短交朋友的時間，透過簡單的詞彙、英文或數字的形容，就可以得到重要的資訊，而且還是自己需要的。他們不拐彎抹角，當有生理需求或其他的需求，透過網路聊天釋放訊息，或是在同志聚集的公園去尋找適合自己的對象。

對於圈內用語的需求還是要看使用場合，因為本研究的受訪者們對於圈內用語的使用就沒有那麼頻繁，不過也還是會出現在日常對話，畢竟圈內用語有些形

容詞還是很好用，適合同志在還不認識對方、卻想確認雙方性愛關係的時候使用。受訪者迪升(1987-)提到在網路世界交友的時候，對於素昧平生的雙方來說，使用圈內用語可以立即瞭解對方在性行為的位置及伴侶關係的角色。

因為圈內用語受到電視節目、大眾傳播的影響，逐漸地很多非男同志也知道這些圈內用語，所以漸漸模糊了圈內與圈外用語的界限。不過語言還是會因為時代的潮流演進，出現一些新的、符合當代文化的詞彙。因此很多因應網路世代延伸出來的語彙，都比較簡節有力，方便網路聊天打字，也可縮短打字速度。當我們再回頭看十年前的詞彙，也因為不合時宜而感覺舊了，不斷的創新和開發新的文化和語言，也是社會不斷在進步的指標。

圈內用語增加同志族群的神祕度，感覺就是一層神秘面紗覆蓋上去。非圈內人原本就不容易進入，且在不瞭解與神秘之間加深一般人對同志的誤解。希望透過一部分圈內用語的解說，能夠揭開面紗的一角，保留一點神秘感，但也能夠讓圈外人對同志瞭解一些，減少之間的誤會。語言傳達的是一種「認同」—自我認同同性傾向、同志觀點，而非只傳達表面上看似充滿性愛和慾望，更確切的是自我認同(Kulick 2000：271-2)。

透過本研究受訪者的訪談收集男同志圈內用語，可以發現圈內用語建立在交友的模式、性關係的需求。圈內用語的使用，可以確認對方的男同志身分，非圈內人不會瞭解這些圈內用語的真正意涵，這也是圈內用語在男同志圈能夠普遍使用的原因。賴正哲(2005：87)認為，男同志圈內用語就像是暗語的稱呼使用，它可以讓男同志族群在異性戀社會中，不至於暴露同志的身分。

現代人的生活脫離不了網路，上網搜尋任何資訊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由於網路的普遍性，影響了同志圈內的交友模式，為了配合電腦打字的速度，男同志使用簡短的詞彙就能表達交友的需求。認識圈內人的網路媒介有網路聊天室、Facebook 等社群，使用起來方便又快速，直接在這些網路媒介裡面約人，就可以滿足男同志交友的需求，所以還是有許多男同志透過網路尋找圈內人。

男同志的網路交友文化，蔡孟哲(2007：38)提到網路空間的特性：隱匿、缺

乏社會線索、既隔離又連結、跨越時間與空間且高度自主性，讓使用者在網路可以放心大膽地進行自我揭露、吐露心情、投射慾望想像與呈現日常生活片段。網路空間的虛擬性與隱身性，為了讓害怕現身的男同志帶來安全便利的交友機制，卻也因此減弱了面對面的互動認識。透過數字與文字傳遞的訊息拼湊對方的相貌、性格，卻也因為每個人不同的解讀而造成誤認。以風信子(1990-)為例，遇到期盼多於現實的時候，多少會有被欺騙的感覺，也就造成他不敢再碰網路交友的原因。

但是網路也存在很多危險，因為無法直接與對方面對面交談，也就無法查明對話內容的真實性及對方的真誠度，所以常會發生許多被網友騙的故事，因此大部分的同志不喜歡網路認識圈內人，很容易遇到騙人的要求。明明在聊天室講好只是單純的見面和聊天，到了雙方碰面的時候卻是被要求發生性關係，此刻便瞬間瓦解網路交友的真實性，所以在同志圈網路交友的評價都不高。不過，任何一個交友管道都有他的風險存在，要懂得如何保護自己，才是交朋友的原則。

賴正哲(2005：134)認為同志在面對有形的社群網絡，同時擺脫必須武裝、偽裝自我的異性戀環境，在心理層次上找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及歸屬感。所以扶手(1987-)創立網路社群，並且定期舉辦網路聚會，就是在創造一個讓同志勇於做自己、擺脫異性戀社會的包袱，找到撫慰心靈的途徑。

不只是語言的變化，同志聚集場所也隨著時代而轉變。在沒有網路的時代，九零年代以前的台灣，台北新公園是同志主要的場所，而現在許多網路聊天室則是交朋友最佳的地方，在家裡就可以與世界交流，打破空間性，使得同志有越來越多的選擇。配合網路聊天，新的圈內用語也因應而生，「簡短」成為它們的特徵。

藉由本研究訪問男同志族群，可以發現他們敏銳的察言觀色能力，尤其是未向家人出櫃的男同志，他們與家人一起居住或是平常與圈外人相處的時候，語言表現得像異性戀男性般，可以在圈外不被暴露同志身分，這種能力是生存在世界上被訓練出來的，有時候我甚至覺得講得越誇張、露骨，越能展現他們的同志魅

力。

陳培驊(2006：99)提到網路對於男同志族群而言，是不可缺少的溝通管道，若是一旦少了網路，則多數的男同志會失去更多與他人建立聯繫的機會與管道，在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中尋找伴侶則會更加費時，也更難以辨識，而形成男同志更加孤立化的社會處境。對於有現身困難的大多數男同志來說，網路仍是他們最活躍的現身場域，聯結了男同志族群的人際網絡，也聚積了同志認同與運動的豐沛能量(ibid：100)。

本章討論男同志圈內用語與圈內交友文化的形式，主要展現男同志之間的語言展演及日常互動。在下一章，我將討論男同志的認同與出櫃，屬於男同志們與圈外人的互動與語言展演。透過受訪者們親身經歷的故事，呈現出更多元的圈內文化。



第四章 認同與出櫃的歷程

本章要探討的內容，是男同志在面對社會不同眼光的時候，如何解決、如何跨越困境；面對難題的出現，他們有時候會選擇默認，有時候會反抗，又有的時候會拒絕承認，透過這些心境的轉換，來處理窘迫的情況。至於他們為何會有如此心境變換，則與他們的家庭背景、工作環境有關係。在現今的社會當他們處於大多數異性戀價值觀的同時，如何以男同志身分生存？有可能會透過外表的包裝，使他們不被外界懷疑同志身分，而能夠自在生存。

在這章節我所要探討的就是男同志外在層次的面對，其實是用很深層的內心情感去抗衡；所以他們在處理這些難題的心態上面，會從另外的角度去看待，也許是醞釀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慢慢累積出來的經驗。

陳培驊(2006：13)指出「認同」與「出櫃」是同志研究中最常被關注的兩大議題。「認同」探討的是個人給予自我的內在價值與定位，經由社會衝擊進行反身性的思考，建構自我認同，成為一個人的行動基底，也是個人情慾取向與社會所建構的同志符碼，相互激盪而做出的內化抉擇。「出櫃」從內而外明顯表態的具體行動，在實踐行動之前，出櫃必然重新參照社會條件，在我者與他者之間進行權衡與辯證，而最終決定走出衣櫃；在社會網絡中的生活籌畫，牽涉到更複雜的地理與社會條件限制。

在本研究中的九位受訪者，他們的認同和出櫃必然占據男同志生涯的重要部分，也是因為先有「認同」自己的性傾向，才願意走出衣櫃；縱使有些人尚未出櫃，但是他們還是抱持著男同志認同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向家人出櫃。「認同」和「出櫃」是男同志圈內文化的一部分，這也將展現在本章內容，期許這樣的安排可以對男同志的圈內文化由內而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首先，我將針對男同志的認同歷程書寫。本研究的受訪者都是在學生時期經歷認同性傾向的過程。通常一開始知道自己喜歡男生，是很難接受這樣的自己，非得要經歷一段蛻變期，周遭的同學、朋友的幫忙，才能走出自我的認同。

接著，敘述受訪者們與家人出櫃的過程。陳培驊(2006：15)認為同志現身經驗反映個人認同與社會條件相互參照後的人生規畫。雖然在本研究中，有像是閔閔(1993-)不愉快的經驗，或黑逗(1985-)不願出櫃的故事，透過本研究受訪者們不同面向的出櫃經驗，能更凸顯出男同志族群的圈內意識，以及男同志族群的社群界限。

第一節 認同的歷程

本節內容透過受訪者們學生時代的點點滴滴，包含學校的人際關係，尤其是被同學知道是同志的時候，在受訪者的訪談裡面可以看到他們的心路歷程，如何面對同學的冷嘲熱諷，以及之後如何調適心情。在這段青春的歲月，對於情愛的懵懂讓他們感到好奇，跟異性戀的男生一樣，男同志有自己喜歡的對象，也有對他們示好的男同學，同學之間也會起鬨說他們是一對的，同志們不會排斥同學這樣的起鬨，反而讓他們更自在、更加懂得追尋真愛。愛華(1988-)和彼得(1984-)在學校都有遇過男生對他們示好。

另一方面，在受訪者的表述中，出現許多他們跟女同學的相處情形，很多女生跟他們成為要好的朋友。人與人之間一定有對某些人頻率比較合，也因此有很多話題可以聊天，進而關係變得親密；我想就是這個原因，讓他們跟女生都相處得很好。接下來要討論的幾位受訪者，都是他們在學校的故事。期望透過訪談，探究他們尋找男性真愛的過程，這些也是不能說改變就改變的事實。

接受差異的認同：宏碁(1982-)

宏碁在學校的時候，擔任過班代和學生會的幹部。因為樂觀的個性，不太會產生悲觀的想法，也不會去計較事情的份量與輕重。他喜歡成為隱身在幕後的工作人員，雖然宏碁不常出現在節目的表演當中，但是整場活動的規畫一定少不了他，也是活動的靈魂人物。

我不喜歡說自己是領導(人物)，我喜歡說自己是老二，就是幕後黑手，有可以在我領導之下，讓其他人出去幕前，可是策畫的時候就我來做，我喜歡這樣子。

他覺得自己雖然不善於主動跟別人交談、或其他社交活動，但是人家會自己過來跟他交談。他覺得自己擅於搞笑，是大家的開心果，所以別人都會來跟你接觸。在學生時代，宏碁覺得都是別人來找他要做甚麼之類的，自從接了風城部屋的工作後，就學習如何主動跟別人交談或是起一個話題，雖然偶而會害羞。在我看來，宏碁對於初來風城部屋的訪客，他都能自在的暢談部屋的各種設施，並進行一系列的篩檢諮詢活動，跟著工作一邊學習如何與陌生人應對。

宏碁有另一個男同志暱稱「小白」，在國中時代被同學取的綽號，當時會被同學取綽號，不是因為同志的關係。國中的時候，學生不知道甚麼是同志，只知道大家喜歡傳來傳去說誰喜歡誰。因為電視劇和一件衣服而得名，也曾在五專的時候，被同學說行為舉止很娘、不像男生。宏碁的反應卻是樂於接受這樣的自己，而且不吝展現這一面：

有些人會覺得說，我就要隱藏什麼，可是我就是以當同志作為一個驕傲耶。

我會覺得這個小秘密，是我跟人家不一樣的活動，我不喜歡跟人家一樣，我喜歡跟人家不一樣。所以當我知道我喜歡男生...就會覺得說就我跟人家不一樣，我不喜歡跟人家一樣。

他很樂於「跟別人不一樣」，所以當宏碁知道自己喜歡男生的時候，不覺得跟別人不一樣很奇怪。相反的，覺得是一件很高興的事，是一件驕傲的事。最令

他引以為傲的，就是可以穿得下女生的衣服，因為身材瘦瘦的，別人穿不進去的女裝尺寸他就可以穿。

宏碁對於自己的同志身分，不覺得有甚麼不適應，或是有其他覺得可恥的感覺。因為他喜歡與眾不同，而同志身分賦予了這一層關係，所以他很欣然接受自己的性傾向。在國小的時候就已經認同自己的同志身分，也透過書本去尋找有關同志的東西，所以「文本同志」這個名詞是他在訪談的過程中說出來的：

我都說我是「文本同志」，我都從那個書裡面去找，有關同志的東西，對，然後你就會知道說這其實沒什麼，很正常。然後自然而然就會，省去了那個有些人會有的排斥的一段自我認同期，我就不會，我就很完全的自我認同。

從宏碁的表述可以看得出來，對於「同志」這件事似乎不那麼排斥。他會去尋找很多書本上的資料，去瞭解甚麼是同志？進而更加的接受自己。要讓別人喜歡你，一定要自己喜歡自己、接受自己，如果自己都不喜歡，那麼別人對於你的接受度應該不高。宏碁對於自己是同志，是一種欣然接受的態度，也很瞭解自己的狀態，所以才能在同志圈內受歡迎，他把自己放在適當的位置，不太過分突出而惹人討厭，也不太過分縮頭縮尾而感到懦弱，這是他對於「同志」的相關話題能夠侃侃而談的原因。

高中同學的開導：彼得(1984-)

小時候對於「喜歡」的感覺是甚麼，是處於懵懂狀態，有時候不太瞭解這種就是「喜歡一個人」的感覺，尤其當班上同學都流傳某某男生喜歡某某女生的時候。而男同志們對於自己是男生的身分，卻對男生產生小鹿亂撞、心跳加速的感覺，常會懷疑自己這是否就是「喜歡」？為何跟別人不一樣？接下來也許會經過一段感情上尋尋覓覓的路途，探詢自己真實的情感傾向，以後就更加確定自己是

喜歡男生的。

彼得是在國中的時候知道自己喜歡男生，感覺跟別人不一樣，因此產生自卑感，對於性傾向的認同很不能接受：

在國中的時候，認識同班的男生，也有圈內人。我們三個人一前一後走的很近，然後到了高中比較確定，那個就是同性戀。國中的時候，會覺得同性戀是什麼？誤以為同性戀是男生跟男生，或者喜歡男生，或者是有想跟男生做愛的心理慾望。後來才覺得同性戀包含比較多層次面，不是只有性，或是兩個男生在一起之類的。

以前很悲觀，以前非常悲觀，因為以前無法認同，就覺得同性戀，為什麼跟人家不一樣，主要是卡在這邊...

江思穎(2003：89)的研究中提到，以異性戀為尊的社會結構及所隱含的價值判斷已深入人心，成為社會大眾看待別人、衡量自己的行為標準。因此彼得會出現「我跟別人不一樣」的心態，也是以異性戀的價值觀在衡量自己的感情世界，才會覺得與其他同學與眾不同。江思穎(2003)也提到，在男同志尋找認同的階段，對當事人影響最大的，是來自於內心對自身同性戀特質的恐懼，帶有強烈的自責與自我否定的情緒，才是男同志矛盾與憤怒情緒的來源。

幸好彼得找到同樣是喜歡男生的同學，大家一起互相訴說、分享彼此感受，藉此抒發自卑感。同學之間互相扶持走過青春期懵懂的歲月，也是另一種同志自我認同的階段。

在還未有同伴可以傾訴內心世界，彼得是自卑又悲觀，無法瞭解自己怎會喜歡男生，又苦無對象可以抒發心中的疑慮，進而影響到彼得的個性和性格。他覺得這件事無法跟家人分享，他們不會給你參考答案，只會希望糾正你的性傾向。問題是同志這件事無法用糾正就會改變，也不是時候未到、未遇到喜歡的女生才

會先喜歡男生。因此同志不太向家人告知真實的感情世界，在這部分占很大的原因。而家人也是在無法接受同志事實的情形下，會做出的建議與反應。

在學生時期的自我認同性傾向階段，宏碁(1982-)對於自己喜歡男生的感覺直接接受它，進而在書本上尋找有關同志的東西，也樂於接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彼得(1984-)則是在知道自己喜歡男生的時候，進入一段自卑期，對於自己的性傾向與別人不一樣這件事情，感到很彆扭，又無法與家人或其他同學訴苦，所以不太承認喜歡男生的事情，直到國中認識了也是同志的男同學後，情況才慢慢好轉。而上了高中，真正體認到完全接受自己，則是班上一位女同學的開導。

高中為什麼會自我認同，是一個女同學吧，覺得說我為什麼要這麼悲觀？可以開心一點。

後來比較開導，慢慢去接觸人之後，為什麼不可以自己選呢，傷心快樂也是一天阿，後來就覺得，很開心，就整個大奔放。高一下學期吧，就越來越往外跑。

同學的力量真的影響彼得很多。國中時期的三位男同學，同樣都是同志身分，彼此可以互相打氣，互相分享喜歡的男生。高中時期的女同學，讓彼得完全的接受自己，從懵懂的撞牆階段步入一個新的認同階段；女同學樂觀、開朗的態度，悲傷的過一天，快樂也是過一天，與其如此到不如選擇快樂的方式過生活，而快不快樂的選擇完全操縱在自己的手裡。現在彼得的個性就完全整個大奔放，在我與他訪談的對話內容，非常樂於分享同志的交友過程以及瘋狂的性經驗，是這群受訪者當中個性最直接的，看得出來他完全接受同志身分，也很樂於分享他的心路歷程。

彼得在高中開始，讓他對於人生大事有新的想法。高中時有一位女同學是女同志，他們兩個還互相講好一起結婚，為了符合父母以及社會的期望，完成結婚

的目標後，在一起消失九個月領養小孩，結婚之後各玩各的。這是彼得和同學在高中的時候約定好的事情，不過經過十年的時間，當初的約定現在看來也只是玩笑，要實現也似乎不可能了。

那時候說要假結婚，後來一畢業之後，她不知道飛到哪裡去了，馬的，
么`喇仔⁵⁹，很賤耶，講這樣講，她自己都不知道跑到哪裡去，想到就很生氣。

...反正結婚之後我們去玩什麼，各玩各的，小孩子的話我們去領養，假裝消失九個月，領養拉，就計畫很縝密，自以為一畢業之後，人都不知道去哪裡了。

彼得把這件發生在十年前的事情，描述的很好玩。他講話時喜歡加入許多生活化的語助詞甚至是一些不雅的字眼，把一件事情變得好玩，這也是他現在不像以前悲觀的樣貌。婚姻大事對他來說也還是家人間禁忌的話題，所以會衍伸出當時的想法—與女同志假結婚生子，以順應父母、長輩的期盼。

有一部韓國電影「兩個婚禮和一個葬禮⁶⁰」，講的是一個男同志和女同志結婚，他們會結婚都各有目的：尚未出櫃的男同志為了逃避父母親的逼婚，女同志則是想跟另一半領養小孩。礙於單身女子的領養較不易，而且同志婚姻在韓國不合法，所以他們就共同想出假結婚的解決辦法。結婚之後，女生還是跟她的同性伴侶住一起，隔壁鄰居是她配偶欄的老公，各玩各的生活各自精彩。後來先被揭穿的是女同志，輿論一致撻伐女同志怎可欺騙結婚，男同志反當起縮頭烏龜，認為只要不揭穿他的同志身分，別人怎樣都無所謂；直到圈內好友在他面前被計程車司機言語暴力毆打並且被車撞死，痛苦的失去這位好友，也深感自己無法坦然

⁵⁹ 彼得(1984-)在這邊想要表達對方不願遵守與他的承諾，很遜的意思。

⁶⁰ 2012年6月上映的韓國電影。

面對同性傾向的環節，傷害了身邊許多人，才勇於出櫃。劇中的男主角在失去最親愛的朋友以後，才瞭解勇於面對自己、坦然接受的重要性，但是這樣已經造成身邊的人的傷害。最後的結局是快樂的，男女主角分別跟他們的同性伴侶，重新一起舉辦婚禮，邀請了同志圈內朋友和家人見證他們的真愛。這樣的情節畢竟是電影，是虛構的，雖然是美好的結局，但是在女同志被揭穿以後，直到男主角圈內好友車禍死亡，這些經歷是悲傷的；也因為這些成長，男主角才曉得不是別人不能夠接受同志身分，最大的原因其實是自己，自己都不能夠認同它，別人又該如何認同？

彼得也是在高中被同學開導以後，才能更接受自己的同志身分；由此可見，同學的力量在彼得的學生階段占了很大一部分，反而是家人之間關於同志的事情並不瞭解，彼得也不想跟爸媽說，只是有時候免不了碰到家人的詢問，這是躲不掉的問題。他跟家人講話的方式都很直接，但是關於同志這件事並不坦然，就猛打太極回應家人的關心：

沒有正面回答，笑笑的，可是我很擔心，有時候父母都很，不敢面對現實，會問很多，就說「蛤⁶¹！」或「幹麻」之類的，就有時候會試探性想問，可是開玩笑就說：「干你屁事」什麼笑笑，沒有正面回答，他有可能應該也不是吧。有時候父母不知道是掙扎、裝傻還是幹麻，我也搞不懂阿。

這就是彼得對家人關心同志問題的反應，他也擔心父母承受不了「兒子喜歡的是男生」這件事，就寧可不對家人說；但對同學之間卻毫不保留。關於這點，他說剛開始也非自願性，而是在某一次高中的時候跟班上一位女同學說喜歡男生，當初只是跟一位同學說，沒想到一傳十、十傳百全班都知道這件事；剛開始不知如何面對這種狀況，總覺得同學怎麼可以把自己的隱私跟別人說，但後來彼得覺得

⁶¹ 音同「ㄍㄚˊ」

自己應對得宜，在面對其他同學的詢問時，坦蕩蕩的承認性傾向。他發現其實也沒甚麼，只要心裡沒有鬼，不擔心別人的言語中傷，同學之間對於同志有好奇的地方，還會過來請教彼得，或是當面向彼得表達他也是同志的事實；所以被全班知道以後沒有被排擠的事情發生，而此時期的彼得也因為同學的開導，個性不再悲觀，相對的對於這些同學詢問同志的問題，比較不會往壞的方面去想，也不會認為大家在嘲笑他。這讓我覺得，我們看事情的角度不同，或是對於問題的看法不同，都會影響之後的心情，所以往好的方面去想，心情變得開朗樂觀，不再覺得全世界都在跟我做對；相反的，悲觀的解決事情，反而越是鑽牛角尖越會陷入不開心的情緒當中。就像彼得說的，快樂是一天，難過也是一天，要怎麼過都操縱在自己，那倒不如開心一點的過生活，對身心靈都是一種幫助。

國中開始認同：愛華(1988-)

國中階段似乎是受訪者們開始感覺自己喜歡男生的時候，愛華也是這樣。從小對於「喜歡男生」這件事沒有甚麼想法；一直到國中二年級的時候，因為剛從另一個學校轉學過去新的學校，學校的同學對於轉學生不會多加親近也不太跟愛華聊天，畢竟是二年級才過來就讀的。不過有一位男同學很主動找他聊天跟他親近，讓愛華感覺這位男同學在對他示好，因為這位男同學對其他人沒有像對愛華一樣好。另一方面，愛華在學生時期的女生朋友都比男生來得多，因為他對於女生沒有任何想法，就是把女生當成好朋友而已，所以跟女生的情感和跟男生不一樣。

其實是從小都不會去特別注意這個部分，一直到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因為以前對這方面⁶²都沒有任何的想法，一直到國中二年級的時候，因為我是轉學生，轉學生其實沒有很多人想要剛開始跟他太親近聊天。我那時候搬出來以後，轉學到另一所學校，有一個隔壁的同學還滿主動的

⁶² 感情的部分。

跟我說話打鬧，然後就開始會覺得說，那種感覺有點像他在對你示好，有點像我們在日常生活、電視看到的那樣，某些男生可能會對某些女生出現的動作特別大，然後甚至會故意弄出一些很特別很奇怪的東西出來，為了要引起她的注意。

為什麼我會說他給我的是那種感覺，就我觀察他沒有對任何同學有這樣的動作，才開始覺得說，好像沒有女生會讓我有這樣的想法。他對我會示好過。因為我從小就是女生朋友多，所以我常常都是前後左右都是女生在玩的，到那個時候開始才知道，我想我是喜歡男的，因為我對女生並沒有那個，沒有任何的感覺、想法等等，我是覺得女生就是好朋友吧，當然我們可以彼此互相的照顧，互相的照料，但是當對象改到男生的話，男生其實他會照顧我，他可以幫我做很多的事情，反而是女生做不到的。

愛華跟女同學之間的友誼，在國小期間有很多女同學當朋友，與她們的互動也很親近，對於男生則沒有這樣的感覺。上了國中以後進入青春期，才瞭解這就是「愛戀情愫」的感覺，也因為跟其他男同學有打鬧嬉笑的舉動，讓愛華感受到喜歡男生，也特別會在意男同學的一舉一動。

國小周遭都是女生朋友，但他覺得這只是友情，跟男生相處過後，發覺這才是愛情，也是一種探索自己性傾向的過程。在國小的時候，男女同學會一起打鬧互相玩，肢體之間簡單的碰觸，不至於造成性幻想，但有的男同學過於早熟，或是有涉獵一些兒童不宜的圖片，會特別碰觸女同學的胸部或下體，雖然可能不太懂這些器官的功能和名稱，但是會做出這種碰觸行為，卻是有點不得體。

自從國中轉學到另一個學校以後，受到男同學的特別照顧，接著告訴要好的同學「覺得誰誰誰不錯」的感受，進而讓他們知道愛華喜歡男生；我懷疑性傾向跟大家不一樣的愛華，又加上轉學生身分，是否在學校被欺負或霸凌？國中階段

的班上都會有「誰喜歡誰」的傳聞，因此當愛華釋出「我喜歡誰」的訊息，雖然對象是男生，但也跟大家一樣進入青春期少男少女思春的階段，所以大家都一樣有喜歡的對象，也就沒有被同學排斥的問題了。

從發現這個人會對我比較大的動作，就是打招呼等等，到感覺這個人還不錯。因為畢竟轉學生會有一兩個會跟你比較好的，那就跟他講說我覺得誰誰誰不錯，他們也從這邊得知了以後，反而不會覺得排斥，反而覺得說這樣子也跟這些同學沒甚麼差別阿。

我自己不排斥，而且同學也不排斥，那個感覺是同學彼此他們也在談戀愛阿，談戀愛就是這樣子，那不就跟現在是一樣的嗎？所以就覺得是沒有差別的。

另外，還沒有轉學到這所新學校之前，國中二年級以前都是在同一地區念書，在那邊同學對於愛華身邊要好的同學都是女生，會取一些綽號，但是對於那個年紀的愛華來說，不會覺得是語言的攻擊；直到再長大一點，大約五專的時候才覺得這些小時候的綽號是不好的稱呼，愛華舉例當時的綽號：

我剛講說小時候我身邊都是女生朋友在玩，就大家會故意去開玩笑說，叫一些不好聽的詞。例如說像我名字裡面有一個豪，我們家以前的人都喜歡叫「豪弟弟」，但是同學們就「豪妹妹」。反而到新學校以後，他們不會像以前學校講那些很討厭的詞，反而他們會比較想關心知道你，那你跟你喜歡的對象有甚麼進展，變成他們另外一個話題。

那時候並不覺得是一個言語上的攻擊，因為小時候就覺得說反正我身邊都是女生朋友，說我是女的好像也沒甚麼差別，那就算說我是男的也沒

差別阿。但是到後來國中五專，到五專才會覺得那其實是 不好的稱呼，稱比較陰柔氣質的人，或者他可能女性朋友比較多的人。

從愛華的例子，可以看得出來小學時期的玩笑話，雖然當下覺得好玩，心情不會受到影響。但是進入青春期之後，到了國中階段以後，回想以前的玩鬧，還是覺得是語言的攻擊，經過多年的時間，回想小時候的綽號，原來真相是被嘲笑行為舉止向女生。

人生的路徑就是這樣，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縱使當下的感覺沒有那麼深厚，過了一段時間再去回想，還是會留下一些甚麼，大一點的可能是影響下半輩子的人生；就像愛華現在回憶起國小、國中的學生時代，當初的打鬧嬉笑，現在看來是在找尋真愛的過程，藉由同學之間的玩樂，尋找自己最適當的位置，在似乎知道答案的時候，再藉由跟他有相同位置的同學，他們之間的互相確認，最終更加了解自己是喜歡男生的。當下的愛華是不會知道，那時所做得一切是長大之後的基石，成人時碰到的困難比小時候多得太多，而這些童年的種種也是我們遇到挫折的時候，不會那麼痛苦的力量了。

為了讓媽媽放心：扶手(1987-)

在學生時期行為舉止被嘲笑很娘，似乎是跟另一受訪者共有的記憶，扶手就有這樣的經驗。在國小和國中的時候，因為皮膚白，長得又秀氣，所以同學把他當成女生來開玩笑，一開始不能接受同學的嘲弄，大部分的人都是這種反應，不過漸漸的能夠接受自己，覺得「娘」也是一種個人特質。

到了高中，已經勇於面對同學之間的詢問，會關心扶手的交友狀況，他都直截了當回答：「我都交男朋友。」雖然面對同學的詢問都能夠坦然誠實以對，但事實上內心還是苦悶，一方面是媽媽已經知道扶手的同志身分，愛子心切的心態變得管教很嚴格，扶手每天的行蹤都問一清二楚，深怕他會被帶壞，尤其是社會新聞事件一再上演的強暴、性侵之類的事情，扶手的媽媽最怕小孩會碰到這些；

不過扶手真得很自愛，也算是一個很乖、很聽話的小孩，不會讓媽媽操心，所以後來媽媽也瞭解跟扶手一起出去玩的同志朋友都很安全，他們也常在扶手家聚會或休息，媽媽時常看到這群朋友，也就比較放心扶手的行動了。

國小跟國中幾乎被欺負，因為，其實我講白一點我比較娘，長得又比較秀氣，比較女孩子一點，所以常會被當女生開玩笑，一開始第一年很不能接受，第二年第三年之後會覺得隨便啦，這也是特色，有甚麼不好，因為我承認我自己娘，同時我也承認我也可以很 Man，因為人本來就可以很多面的，所以覺得說就一個特色阿，沒甚麼不好，在學校生活都還 OK 啦。

高中跟大學喔，大學是我就直接講說我交男朋友的，因為人家問說你有沒有女朋友，我是交男朋友的，高中的時候還在想，所以那三年還滿封閉滿自閉，那時雖然一直跟同志做接觸，可是也有媽媽的關係，媽媽自從知道我是同志之後，每天問說你要去哪裡，你要跟誰出去，那些人都是同志嗎？我媽媽雖然知道那些人都是同志，但我也會說只是朋友，現在我可以說他們都是同志，因為她知道我跟他們出去是很安全的，因為她一直覺得我出去會被人家強暴被侵犯之類的，我就說你兒子沒有這麼笨，你兒子其實並不弱，要打起來我其實也不會輸的。我覺得我媽媽擔心太多，媽媽好像都這樣子喔。

扶手的媽媽知道同志的事情，母親的反應是不太能接受，還是會希望扶手少跟圈內的朋友在一起；但是扶手不想說謊，也不想跟媽媽隱瞞交友狀況，所以扶手就把這些他平時都一起出去玩的朋友，聚在家裡，他說朋友喜歡到他家，剛好住家靠近市區，這些朋友在附近逛累了或一起集合的時候，就選在扶手家，扶手也是不喜歡出門的人，通常都待在家。他也不好意思拒絕朋友的來訪，因為他說

不出口：「我媽媽不接受。」扶手認為沒必要讓朋友知道，至少在朋友面前，扶手的媽媽可以保持「很大方對待朋友」的形象。

這樣子在家裡的聚會，一方面讓母親看到跟扶手來往的朋友是哪些人，可以讓媽媽放心；一方面是扶手不喜歡出門的個性，還有可以跟朋友保持聯絡的方式，讓他們來家裡聊天，至少家裡的環境比起外面一些複雜場所要來的安全，又減掉了一些媽媽的煩惱。有時候一件事情難以解決的地方，用端正的態度、正面的心態去面對問題，是可以慢慢消除困難的，就像扶手的媽媽，無法接受他是同志的事實，但是扶手願意帶朋友回去讓媽媽檢視，沒有任何逃避的心裡，通常需要很大的勇氣去做這件事。

我朋友要去家裡玩，找不到理由來搪塞，講說我媽媽不接受，其實沒有必要給朋友知道，後來我媽媽有提到，我比較不常帶朋友回去，一個禮拜一兩次，之前幾乎是一個禮拜四五天，下課沒事都會到我家聊天。

對扶手來說，朋友是他高中時代的同志生活最多接觸的人，他們不是同一個學校的同學，他們的年齡層廣泛，有二十幾歲、三十幾歲的社會人士，也有十幾歲青春期少年的學生，他們都是扶手自己辦的網路社團認識的。對媽媽來說，他們是扶手在紅十字會認識的朋友，這是應付媽媽的說詞，如果扶手說出在網路認識，不免引起媽媽的好奇心，怕麻煩的扶手並不想讓媽媽知道有這個網路社團的存在，所以找了一個合理的理由當做藉口。如果說是學校社團的話，因為念夜校沒有社團，媽媽也知道這點，也就無法以此藉口來說服媽媽了。當然，扶手是真的有去參加紅十字會，學習如何帶團康、怎麼教人玩遊戲，這些課程使得扶手舉辦的網聚，會越來越吸引人參加，這也是他在經營網路社團所做的一部分努力。

我媽其實知道(那些來家裡的人)，她其實不想點破，不過後來我媽講說，那些人到底是誰，到底哪裡認識，我說社團認識，因為我們剛好有參

加一個紅十字會，就是都用這個當藉口，至少聽起來很合理，如果說社團什麼社團，學校社團，她說你讀夜校哪來社團，這樣就會很爛，有時候，有些朋友我跟他們認識，有些才 12、3 吧，有的可能 20 幾 30 幾，我媽就說你到底哪裡交到這些朋友？我不能說就網路上，她會說什麼網站？她叫我開怎麼辦？那會很煩，因為我很怕麻煩的，我只想開開心心過日子。

各取所需、又不干擾扶手的生活狀態與交友，目標就是讓生活開心、快樂，這是他所追求的；所以在媽媽面前，可以大方讓她知道扶手交的朋友是哪些人，帶回家給媽媽看，讓她知道我兒子是很聽話很乖的，其實扶手會做這些事讓媽媽放心，是因為媽媽曾經自責是否是懷孕時出了差錯，導致兒子的性傾向不像一般社會大眾的價值觀。

我媽媽其實覺得很心寒，有沒有可能懷孕的時候出了甚麼狀況，很多媽媽都會這樣想，她都會覺得說，我 5 歲的時候跟我爸爸離婚，是這個關係，還是因為我爸爸後來有一個女朋友，她虐待我的關係，我才會導致我今天變成這樣。並不是，因為我只是我喜歡的人，剛好只是男生而已，我覺得比較單純是說，因為愛沒有做錯，只是人而已，把它搞得
太複雜。

在江思穎(2003：96)的研究當中，有一位參與研究受訪者的媽媽也像扶手的媽媽一樣擔憂，江思穎(2003)試著分析原因，因為缺乏類似的資源並且沒有保護和處理同志問題的能力，只能默默忍受「我養出一個同性戀孩子」的痛苦，暗裡哭泣落淚，自責沒有教好孩子。本研究中，扶手的媽媽則是覺得懷孕的過程以及複雜的家庭關係影響了扶手的性傾向。

複雜的家庭關係，爸媽在扶手很小的時候離婚，就跟著爸爸與爸爸的家族

住，到了高中才搬去跟媽媽住，到現在大學畢業才又回來跟爸爸住。嚴厲的爸爸讓扶手很畏懼，所以跟父親的關係不親，又被爸爸的女朋友虐待，所以對爸爸的印象很差。不過現在的扶手已認為這些都是過去式，而爸爸現在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也讓他決定回來方便照顧，畢竟是自己的親生父親。

比較跟爸爸反而沒有那麼親的感覺，弟弟反而跟爸爸比較親，我是跟媽媽比較親，因為爸爸，我是畏懼爸爸的，我是很怕他，他們都動手打人，可是我很怕痛，所以就，然後又有被他女朋友虐待過，所以我就對我爸爸印象很差，不過現在就慢慢比較好，因為我覺得那是小時候的事情阿，對阿，至少現在自己過的還不錯，沒有變壞阿，沒有去飆車吸毒做犯法的事情，我就是這方面，不只是我啦，每個同志的小孩，他們都很驕傲的事，我今天沒有變壞，我已經很厲害了，因為我們在這麼大的社會壓力之下，還可以慢慢安心的過日子，我覺得我們已經很值得驕傲了。

扶手自己不是社會的負擔，這件事讓他覺得很驕傲，他認為同志生活在這個異性戀價值觀普及的社會壓力下，還能夠生活得如此自在、快樂，做一個讓父母放心的小孩。

由宏碁(1982-)、彼得(1984-)、愛華(1988-)、扶手(1987-)的認同階段，都是在國中、高中的時候開始察覺自己的性傾向，同學之間的互動對他們的影響很大，藉著與同學、朋友的互相傾訴與扶持才能渡過尋找認同的階段，也讓他們更加了解自己的所愛，並且接受這樣的差異性。

接下來，我將進入男同志出櫃的歷程，藉由受訪者們對家人出櫃的故事，以及家人如何面對他們出櫃的反應與狀況，會在第二節以五位受訪者的訪談語料呈現。

第二節 出櫃的故事

陳培驊(2006：16)認為「出櫃」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宣告」，可能是語言上的說明，也可能是動作上的表態，都有一個「現身的對象」；作者在他的研究當中，把「出櫃」定義為對「人」的現身，也就是在人際網絡的關係中現身。簡家欣(1998：88)也提到「已現身」是指個人有心理準備可以讓任何人知道。在本研究的受訪者們，對於「出櫃」或「現身」的定義，也依照陳培驊(2006)和簡家欣(1998)的研究。先從宏碁(1982-)的訪談開始，再來是閔閔(1993-)、黑豆(1985-)、迪升(1987-)，最後是愛華(1988-)。

陳培驊(2006：37)解釋男同志的「現身」始於西方的「同志解放運動」，是為了對抗異性戀霸權而產生的社會行動，目的在集結同志的力量，讓同性戀成為一個可以被看見的社會實體。

在本研究中，迪升(1987-)是主動跟父母出櫃，愛華(1988-)是因為愛滋病的關係而跟母親雙重出櫃，閔閔(1993-)則是被父母親看到照片進而出櫃，他們三位都是父母親知道同志身分。陳培驊(2006：39)在他的研究中就提到，當父母經歷了漫長的內心煎熬，終於接受孩子是同性戀的事實後，接踵而來要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面對孩子的祖父母及自己親戚朋友的關心與詢問？也就是如同同志圈中流傳一句很貼切的話：「當同志出櫃時，即父母入櫃時。」鄭美里(1996)對於女同志的研究，也有提到不婚女兒對於家庭造成的壓力。

雖然在本研究中，這三位父母親知道同志身分的受訪者們，並沒有提到周遭親戚朋友的詢問與壓力，但是單單只有家人的壓力而言，對於他們已經是很深層的體會，在接下來的出櫃的訪談裡面，會有一部分的內容是來自父母親的關心與壓力。

另外兩位受訪者：宏碁(1982-)和黑豆(1985-)，他們並未向父母親出櫃；之所以會納入本節做討論，是因為宏碁(1982-)認為男同志族群另取暱稱的原因是害怕出櫃，黑豆(1985-)則提到始終不願意出櫃的原因與擔憂。這兩位受訪者提供本研

究圈內文化不同的面向，以此透析男同志出櫃的難處。

出櫃的危險：宏碁(1982-)

我想先從風城部屋主角的「暱稱」開始說，他叫宏碁，從字面上看來不俗氣，念起來也好聽，這是他的真實姓名，我們都直呼宏碁，而這是他的暱稱，也是他從小用到大的姓名，是父母幫他取的。對筆者來說，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除了感受到名字清新脫俗的氣質外，一切都很正常。

我比較常用的是本名，都沒有「出櫃」的危險。

甚麼是出櫃的危險？我第一次聽到的直覺認為應該是不怕被別人知道同志身分。宏碁又是怎麼說？

有些人用本名會怕出櫃，我家裡人還不曉得。

原來「出櫃的危險」指的就是一怕被家人知道。男同志最在意的就是家人，最親密的人卻往往最難啟齒—尤其是關於「我是同志」這件事；所以為了不讓家人知道，他們會取跟真實姓名毫無關連的暱稱。他說很多人會顧慮這點而不敢在圈內用真實的姓名；宏碁的意思是，當你的真實姓名出現在同志圈，也等於間接宣告出櫃。

他覺得被圈內人知道真名無所謂，因為自己不是甚麼多有名的人，沒人會傳你這種事情，更何況取同一個暱稱的人很多，所以不會有「對號入座」的事情發生。但不是每位男同志都像宏碁的想法，他們還是會顧慮到很多層面，而且往往會考慮很多；對於男同志身分會被曝光所造成的不便，例如遇到不熟悉或熟悉的人的詢問，要如何解釋是很麻煩的，所以「暱稱」代替了男同志的本名。

賴正哲(2005：88)以他的受訪者為例，在圈內喜愛以綽號、小名來相稱呼，

除了方便好記，又能直接道出個人特質，更能夠避免真實姓名曝光。像是一位受訪者叫「蕭太后」，就是姓蕭、陰柔又具權威的男同志。作者也提到暱稱隨著時代不同而有所改變，早期大多以姓名直接轉化為小名，現在則因為網路的發達，流行以英文或網路 ID 替代。

宏碁說，很多都是先讓大家知道他的暱稱，本名反而很少人知道；他則是相反，先讓大家知道本名，暱稱比較晚才讓人家知道，熟一點的人才會知道他的另一個暱稱：小白。

很多同志的暱稱喜歡用小白，而宏碁取這個暱稱的原因，是在國中的時候，同學都叫他「白吟雙」。這是瓊瑤小說主角的名字，梅花三弄的梅花烙裡面女星陳德容演的角色，那個年代瓊瑤的電視劇很紅，再加上宏碁很喜歡這齣電視劇，對於劇情著迷的程度已到了幻想自己就是女主角，會把女主角的劇情投射到身上，進而產生幻想一些很色的劇情。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宏碁有一件白色的衣服像白狐狸的毛，所以同學們都叫他「白吟雙」，他自己簡稱「小白」。在沒有人叫小白的時候，他就會使用這個暱稱；如果有另外的人叫小白，他會為了怕搞混，而使用宏碁，所以有兩個在圈內使用的暱稱：宏碁和小白。在風城部屋的時候，就使用宏碁；這次去泰國參加團體旅遊，就使用小白。

最重要的是，宏碁還是怕家人知道同志的事情，不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甚麼顧慮出現，所以才會說：「有些人用本名就是怕會出櫃。」

有些人會擔心，我也不知道他們在擔心甚麼，就是會很保護自己的本名，然後都用暱稱。

沉迷在電視連續劇女主角的幻想，加上同學之間取的綽號，投射出宏碁對於女主角的渴望；想像自己是劇中女主角，戲裡經歷的愛戀糾葛、情愛紛爭，無聊的時候會想像自己假如現實生活中碰到這些畫面。就像有時在看韓國或日本的偶

像劇，會出現一些愛情甜蜜的畫面，男的帥女的美，就會想像自己是女主角，然後帥氣的男主角現身，突如其來一個擁抱或接吻的動作，把觀眾迷的心花怒放。

宏碁不把自己當作帥氣的男主角—這是一個富有勇氣、擔當、照顧人的角色，而是柔弱的女主角—被呵護、被愛的角色。再加上宏碁的穿著打扮的關係，同學也知道他喜歡劇中女主角的名字：白吟雙，因而以此做為同學間互相稱呼的綽號，簡稱小白。

除此之外，在家裡的時候，宏碁的媽媽會叫他的小名—「鐵雄」，原因是想讓他像男生一樣陽剛，感覺上「鐵雄」比較男子氣概。媽媽也希望無時無刻的叫他小名，在潛移默化中變的比較男性，這個概念源自於媽媽開始懷疑宏碁的性向。對於這個小名，宏碁本人不是那麼在乎，他覺得只要媽媽不再過問同志的事情，其他的事都沒關係；可是他的同志朋友就對這個小名難以適應，因為「鐵雄」的氣質不符合宏碁的形象，所以也有點無法忍受聽到這兩個字，當然也無法讓他們說出口；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宏碁跟「鐵雄」的意象兜不起來，切割的畫面在腦海中浮現—一個很瘦、另一個強壯。

男同志對於最親近的家人無法說出真正的性傾向，而對於沒有血緣關係的同學或朋友，也通常不會親口說出「我是同志」，但是同學之間口耳相傳的間接出櫃，也逐漸習慣不會排斥；就像宏碁可以讓朋友、同學知道自己喜歡男生，卻不會讓媽媽知道。另一方面，媽媽又另取一個「鐵雄」的稱呼，它挾持著母親對宏碁的期待—陽剛、男子氣概，這是一種心理期盼，媽媽覺得這一切行為能再更像男生，所以藉由呼叫小名的動作，一方面符合媽媽心目中男生的形象，一方面希望宏碁能夠變成「鋼鐵般強壯的男子」模樣。

宏碁的稱號，可以在同志圈內和圈外一起使用，圈內人都知道宏碁，也用在平常上課、自我介紹的時候，都會說出這個名字，它可以遊走於同志身分和異性戀價值觀的社會。很少同志能夠像宏碁一樣，擁有一個跨越圈內圈外的稱號，大部分都會在圈內另取一個暱稱，不過他也還是有一個專屬圈內的暱稱：小白。

對於宏碁來說，比較不熟悉的同志夥伴，像是他去泰國旅遊的時候，就使用

這個暱稱，他會覺得這樣比較自在，畢竟旅行團的團員都是萍水相逢，能夠再次相遇的機會少之又少；若是有緣再遇到，更熟了以後再讓他們知道宏碁這個名稱。這三個不同的暱稱：「鐵雄」、「宏碁」和「小白」，讓他可以遊走在不同的空間，去符合那個當下人們的期待。「鐵雄」是屬於母親的，「宏碁」遊走同志圈內與圈外，「小白」則是專屬同志圈內，這樣一個獨特的藉由不同的暱稱，適用在不同場合，是另一種心境的轉換。

悲情的出櫃：閔閔(1993-)

由取暱稱的原因延伸到出櫃經驗，是訪問閔閔的時候靈光一閃出現的想法。他的暱稱有點特別，同志圈取暱稱，通常都是「小...」開頭，或是英文名字也滿多的，舉一些我遇到的同志暱稱有「小」的：「小約」、「小白」、「小黑」、「小波」、「小熙」、「小希」、「小峰」...等，英文名字有“Peter”、“Eason”、“Jack”...等。閔閔原本的暱稱看起來就很哀怨的感覺，朋友勸他不要取這麼悲情的名字，連帶也會讓自己很悲觀，所以就換成現在這個暱稱。

我人際關係一直都很好，到最差最差只會讓人懷疑我是不是同志，...

我人際關係都很好，不會有任何被排斥的問題，也沒人敢欺負我。

我比較外向，比較善於跟別人交朋友，就是很容易跟別人打成一片，即使別人比較內向害羞。我覺得我超愛面子的，我其實很傷心難過，也不會讓別人看到那一面，又超喜歡出鋒頭，我不會想讓人家看到我很難過或很傷心的時候，即使我很傷心，我會沒事沒事，可是私底下會很難過。

閔閔本身的氣質和個性，讓我感覺並不會哀怨，他的個性是那種「強顏歡笑」型的，後來跟他聊比較多之後，也有點理解原本當初為何取了帶有哀怨氣息的暱稱。

這件事情是在他國中的時候發生，當時因為生病躺在床上，父母親希望手機暫時保管在他們那，閔閔答應了，想說只是暫時性的擺放在父母親那，而且還附加掛保證不會看他的手機；結果還是被偷看了，而閔閔和男友擁抱的照片就放在裡面。父母親當然是很生氣兒子是同志的事情，也打電話叫對方不要跟兒子繼續交往，而對方也爽快答應閔閔父母親的要求，就沒再跟閔閔連絡。事情進展到這邊，是有點蹊翹，奇怪的地方是，男友輕易答應對方父母的要求，如果還深愛著對方，應該會有藕斷絲連、私底下偷偷連絡的情形發生，但是當時的男友卻說不見面就不見面，而這是閔閔第一個深愛的男人，當然不會像對方一樣說放就放，閔閔不死心也放不下他，才知道男友是同時有跟其他人交往。

通常是這樣的話會說我們私底下可以偷偷聯絡之類的，所以他竟然都說，打電話給他都說我已經答應你爸媽了，我想說奇怪，那時候我又放不下他，然後又有共通的好朋友，他就跟我就說，還會跟我講說，我今天又背著他去做甚麼事情，根本就不用。

父母親偷看手機照片，加上男友的背叛，讓當時的閔閔很受傷，在心裡面造成很大的陰影，變得不太信任人，對於父母親也不太跟他們訴說煩惱，只透過幾個較好的朋友商量事情，這也是閔閔對父母出櫃的經過，是一個悲傷的故事。

在訪問的時候，很快我們的談話就進入出櫃的話題，對於發生這樣的故事，他用一句話就帶過，輕描淡寫、雲過風輕，讓當下的我覺得：「喔，就這麼順利，這麼簡單。」

就有一次生病，然後就假借我生病，就說手機先放他們那邊，當初我說會沒甚麼，就放在他們那邊，他們就看裡面的照片。

閔閔講起來就這麼一句話把事情做一個大綱，要我每一段點出問題，他才一層層

的堆疊出事情的經過。最後他說完了，我卻覺得應該還有很多可以發掘的，直到我說了：「因為你出櫃的故事太順利了。」閔閔突然進入悲傷的模式：

一點都不順利好嗎？那是一個悲傷的，之後就滿重創，因為那件事情之後就變得很不相信別人，就連我爸我媽都不敢相信，因為他們跟我拿在手機的時候，最後一句話是說「相信我絕對不會看你手機」，結果最後還是偷看了，最後又加上知道我男朋友那個，之後我就對每個人都不信任，就對我爸我媽很有防備，就變得很不相信任何人。讓我變得很沒有安全感。

就這樣帶出了他怨恨的情緒，在他堅強、樂觀的外表下，藏著一顆脆弱的心，不輕易展示在大家面前，但又需要有人替他修復。他的故事讓我向上天祈禱，期望不要發生在第二個人身上，我想這是對同志的另一種尊重。

閔閔在經歷過這次被父母發現是同志的事情，加上男友的背叛，彷彿一夜長大。這對於一位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子來說，多少是有點殘酷的，既要面對父母不斷的逼問，又要面對男友的分別，在這場情竇初開的戀情當中，閔閔面對親情、愛情的折磨，無法跟父母尋求面臨失戀痛苦的心情抒發，也沒有親密的伴侶可以訴說手機被偷看的事實，兩件事情在同一時間發生，也在十幾歲的年輕歲月經歷了人生的痛苦。直到現在，跟父母親的關係無法恢復從前一還沒有被發現是同志的時候，愛情的部分也是他不會跟父母親分享的心事，所以朋友變成閔閔在面對事情尋求解決管道的方法。

閔閔的父母親在知道他的性傾向之後，難免還是透露希望他喜歡的是女生。閔閔說：

他們(爸媽)說：「你看到女生胸部都不會有感覺嗎？」我就說不會。「看A片也不會有感覺嗎？」我就說不會啊，看A片我只看男生不看女生。

我看 A 片看男生帥不帥，不看女生長的漂不漂亮，我就這樣跟他們講，他們常就會說；可是他們還是不太能接受，他們常常會說：「你甚麼時候要帶女朋友回來給我看啊？」，或者是我跟他們說今天誰跟誰在一起、出現新的班對，他們就會說：「甚麼時候和你出現班對？」，可是我覺得他們明明知道我喜歡男生，還故意暗示。

畢恆達(2004：135)提到父母親在知道事實以後，否認的機制顯得特別突出，「否認」提供緩衝，讓父母有重新思考的時間。作者指出，父母親會認為同性戀只是過渡階段，如果孩子年紀還小，則認為青少年喜歡實驗，或只是叛逆的表現；而有的父母親會選擇不談論此事，希望「不承認」能讓孩子的同性戀傾向消失。

也就是說，閔閔的父母親對於男同志的接受度沒有變寬，他們不斷測試感情這件事，並且把他喜歡男生歸咎於年紀還小、還不懂事：

(父母親)就說：「你甚麼時候要帶一個女朋友回來給我看？」之類的。他們會覺得說，我年紀還小、還不懂。

畢恆達(2004：141)也指出同志父母親「承認而不接受」的現象：男同志對父母告白之後，婚姻壓力不必然隨之消失，父母仍然不斷反覆測試並尋求改變子女性傾向的可能。

不過，大部分的男同志把「向家人出櫃」當成是同志生涯的最終目標，他們現在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以後的出櫃，所以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一直有「出櫃」的位置。當閔閔在國中就被家人發現喜歡男生，雖然過程不是很順利，也不是他所想要的出櫃環境，但是把埋藏心裡的秘密說出來，讓家人知道這件事，對於閔閔來說還是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

(筆者發問：你會覺得說像這樣講出來男同志的事比較好嗎？雖然你是

被強迫出櫃的。)是沒錯啦，我一開始覺得，我一開始就知道我爸媽是很保守的人，就想說再等晚一點再說，可是我沒想到爆的那麼快，那個時候就是很突然(被看到手機裡的照片)。

不願意出櫃：黑豆(1985-)

在訪談一開始問他暱稱的時候，他說：「叫我黑豆就好，是外面那個朋友幫我取的。」甚麼是「外面的朋友」？因為黑豆第一次來風城部屋，對於這裡的一切是很陌生的，他又很急迫性的想打入這邊的圈子，跟大家混熟一點，所以他一來風城部屋，就跟當天有來的同志們聊天，而黑豆就是他們幫他取的。

黑豆一坐下來，開始抱怨這邊的人對他很冷漠，還說有人看到他就想跑開，或是藉故去買東西而離開，讓他覺得自己在風城部屋好像不受歡迎。

我也很想一個地方認識現實生活的人，可是剛剛跟那個負責人說，我今天是一個新人，客人來，我似乎感覺到還滿冷默的，我會覺得不太敢來，會覺得第一次來就感覺碰壁很冷淡的感覺，就不會想來第二次了，因為你想想看你去一個地方，別人不怎麼歡迎你，你會想再去第二次嗎？你會嗎？你可能說會阿、我會去阿，可是...，我會覺得說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樣的感覺對於本來就不善交際的黑豆來說，更是會擴大、延伸，他之前的同志朋友都是由網路上面聊天認識，現在聊天室找想要進一步認識的人，藉由交換 MSN 帳號私底下聊天，聊到一定的熟悉度後，可能會約出來見面。

可不可以交換 MSN？MSN 就聊了阿，因為那邊跑很快，洗版面洗很快，就不好聊。如果加 MSN 之類的，改天可以見面嗎？聊到一定熟悉度就「好，我們來見面吧」，我是這種方式啦，別人是怎樣我不知道，我

算比較另類吧。

在這樣不安的環境，黑逗覺得沒有必要把他真正的暱稱告訴大家，他選擇重新取一個新的暱稱在風城部屋使用。原本還想在這邊交交朋友、聊聊天，看看是否能像在網路聊天室那樣，認識人的感覺還滿順暢的；只是跳脫虛擬網路進入實體空間，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與不認識的同志聊天，對黑逗來說感覺還是不太一樣，似乎不像虛擬網路空間那麼順利。這可以算是黑逗首次在實體空間尋找圈內人了，像黑逗這樣交友圈侷限在網路聊天室，交朋友先從聊天開始，覺得聊得來再進一步約出來，順便看看真人。

關於他不擅於現實生活中勾搭圈內人，我覺得可以從他的穿著打扮看出。黑逗的外表屬於樸素、不擅於打扮，看起來不是同志的刻板印象，同志的打扮大部分都可以歸類，像是把肌肉訓練的很大，再穿上可以顯現身材的緊身衣褲，例如：男生背心、很緊的衣服、緊身褲。也有一些不走肌肉男路線的同志，他們身材瘦長，衣服的顏色花俏，喜歡噴一些味道很重的香水，遠遠走過就聞到香味，像是把半瓶都倒在身上似的，又或者有一些服裝的品牌是同志的愛牌，只要身上穿著這些品牌，十之八九是圈內人。又有些會在臉上留鬍子、頭髮剃得很短幾乎平頭、或是中間留一撮頭髮旁邊都剃短。整體來說，男同志注重外表，會把自己打理的帥氣、漂亮，像是這些同志的標準裝扮沒有在黑逗身上出現，他自己就覺得隱藏得很好，所以一點都不擔心父母會因為他沒交女朋友而懷疑他是同志。

就是會問一下，到不會懷疑，我覺得我還隱藏得滿好的，我不會讓他們覺得說我好像是圈內的人，因為我不是那種一般圈內的刻版，就是要很打扮，比較中性化的打扮，比較陰柔的，可能是刻版印象，我不清楚，就是很普通很樸素的一個人。就是因為這樣子，所以很碰壁，因為不會打扮自己，所以別人不會想理你，所以就碰了很多軟釘子，像外面那些人可能就是這樣子。

賴正哲(2005：112)在台北新公園的研究，作者觀察到男同志以時髦新潮的打扮出現，即是以特殊裝扮來進行性偏好的身分表達、標示族群訊息的傳遞；而男同志們也會互相模仿彼此的穿著打扮，而建立起族群認同的概念，強化身分認同的效果。

因為黑逗的外表不像同志，造成他在網路以外的世界很難交到圈內人，因為他覺得有一個原因是同志們都重視外表，這也是他想要轉變成異性戀，進而結婚的原因。

就壓一下，就結婚生小孩，過一般男生的生活，傳宗接代，就把這個東西壓下來，類似之類的，反正就是盡我該盡的事情義務，當然是背道而馳，有些人說，主張要做自己，你比以後，我的小孩子長大的時候，再跟他們說，其實老爸之前是甚麼甚麼，他們也長大了做自己的事，能不能接受就隨便他了。是不是有這樣的電影阿？我看到就是他跟他的孩子出櫃說，爸爸其實以前，他們好像滿支持的，有一個同性的伴侶，一個老人家白頭髮，類似有這樣的電影，好像有一個孩子是贊同的，支持老爸，另外一個好像有點反對，因此就離家出走，然後他老婆好像也死掉，他才跟他小孩出櫃之類的，還是他老婆還健在，還是他獲得老婆的諒解，Anyway，好像有類似這樣的情節，不知道在哪裡看到的。

根據畢恆達(2004：125)的研究，同性戀不願意向父母出櫃的考量有兩種。其一是自身的考量，男同志預想到父母親對於同性戀產生負面的態度，並且預期父母無法接受，或是男同志本身還找不到非現身不可的理由，所以決定不現身。其二是父母的考量，主要是怕父母傷心、失望沮喪，進而不希望帶給父母承繼汗名。

以黑逗來說，他不願意現身或出櫃的理由，包含了畢恆達(2004)研究的兩種

考量。黑逗自身的考量，就是還找不到非現身不可的理由與時機；對於父母親的考量，他又擔心出櫃會造成爸媽傷心、失望，所以始終不願意出櫃。

賴正哲(2005：99)在新公園的研究，有幾位受訪者是盡完結婚生子的人生義務後，才發現自身同性情慾偏好。黑逗會有這樣的想法，純粹是因為在圈內的交友不順利，再加上怕會遇到各種「為什麼不結婚？」、「為什麼不交女朋友？」的問題，乾脆就步入婚姻、步入家庭的念頭出現。關於本身是同志，而與女性結婚、組織家庭直到傳宗接代，這件事情沒有對錯；但是對一個不怎麼愛的女生，跟她一起組織家庭，我不曉得這樣做是否會賠上另一個人的幸福。

黑逗說要跟女生結婚、生子的事情，這在同志圈也有聽過類似的故事：一對男同志愛人都分別跟生理性別的女人結婚，並且住在隔壁當鄰居，兩家子處得很好，因為住得近，男人可以繼續同志情藕斷絲連，也不會被老婆懷疑他們真正愛得是男人，又可以對長輩們的傳宗接代有所交代。就這樣生活著，男人的真實情感世界只有熟識的圈內朋友知道，這些圈內朋友擔起保護秘密不被曝光的責任。

為了避開各方面的輿論壓力，只要一結了婚，這些疑慮通通消失，不會再有人問東問西，所以「結婚」似乎是很好的解決方法，也是逃避的方法。在故事當中，踏入婚姻聽來似乎是完美的解決之道，但是對於我來說，從事愛滋防治工作的公共衛生管理，想到的卻是擔心他們的太太會不會感染到 HIV 病毒，這又是另一層次的討論了，童話故事的背後背負現實的考量，發展出許多選擇項目，是一堆問題的衍伸，又跳脫出童話的完美境界，留待之後做討論了。

好玩的是，在跟男同志因為長期接觸變得熟識，他們對於我因為工作的關係與同志接觸的時間長達三年了，也從完全不知道甚麼是同性戀，到現在對於同志瞭若指掌，全都看在眼裡。有一次，宏基(1982-)開玩笑的對我說：「我介紹一位高學歷、高收入、高社經地位的男同志給你認識，這樣你跟他結婚以後，你們可以各玩各的，他的收入又足以負擔所有開銷，這不是很好嗎？」我馬上就想到「各玩各的？」豈不是會增加感染愛滋的風險，雖然也覺得這想法不錯，但身為愛滋防治工作的第一線工作人員，直接想到的就是疾病問題，果然職業病上身，不管

是多麼美麗的童話故事，想像的畫面馬上破滅，所以對於他的提問，就只是當成玩笑來看了。

因為念的是英文相關科系，所以黑逗在訪談的時候常會參雜一些英文字，我稱讚他的英文發音很標準，音調很好聽，像外國人一樣，他點點頭表示認同，並且在之後的回答也放了許多英文在裡面，他也說在網路聊天室交友的時候，會用 Skype⁶³跟對方聊天。

我之前都用 Skype 跟圈內人講話，他們就說，會想用語音講話，他們就跟我講說，為什麼你講話很像很正式，講話有滿好聽的，我從來不知道自己講話好不好聽之類的。

打字打完我就會問，可不可以用 Skype，就是我還滿喜歡跟人家講話的，之前啦，就看場合，有些可能很冷淡，我就覺得說對不起，就還好。

雖然黑逗之前的交友經驗都是在網路聊天室，聊天的方式不全是打字，透過原音重現的聊天方式，確認對方是不是進一步想要再跟他交朋友，之後約出來見面，這樣的方式大致上是他在網路認識同志的管道。

當黑逗第一次踏入風城部屋——一個同志聚集的交流中心，就像進入虛擬的線上聊天室，大家都是男同志，也都是想交朋友想聊天閒閒沒事跑來這裡，不過不會像網路聊天模式—畫面跑很快、聊天室打字很難完整表達情感，還可以看到大家的臉孔，有的人從眼神就可以判斷對方說的是真是假、態度是否真誠。

像黑逗因為交友型態，他也想試著跨出網路的界限，進入實體的場域進行交友活動，是否可認識相異於網路交友的對象。一開始會投入網路的世界，主要是黑逗對自己沒有自信，沒有信心可以在面對面的國度交朋友，於是栽入網路交友的世界，我覺得一旦進入虛擬空間，會變得無法自拔，因為在裡面可以獲得很多

⁶³ 網路語音聊天軟體。

外面得不到的虛榮和掌聲，一下子可以跟許多人聊天，認為自己是受歡迎的；但是脫離了網路，這些聊天室的文字、符號，是無法跟隨著一起回到現實面，也因此會一直不斷上網進入聊天室找對象交流，如果在裡面聊得愉快，進一步約出來見個面也是常見的。但是打字是內心說的話，只有在心中不斷琢磨直到滿意才呈現出來的東西，跟說話是不一樣的，要能夠跟對方對答如流，反應速度要比較快；有時候快過頭了，講出一些比較直接的內容，但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誤會就這樣產生。

像黑逗初次來風城部屋，覺得大家對他很冷漠；「冷漠」的感覺是他自己覺得，而在場的男同志卻不這麼認為，他們覺得黑逗的鬱鬱寡歡是與風城部屋格格不入的地方。通常對方對你的態度，都是你對他的反饋，這也是不斷學習做人處事的道理；有時透過對方的言行，它是一面鏡子的反射，會更加鼓勵或警惕自己。黑逗需要的，其實是多多光顧風城部屋，順便學習如何交朋友，不該受網路的限制，可以在虛擬和實體空間中悠游自在。

主動的出櫃：迪升(1987-)

迪升是家中的獨生子，沒有其他兄弟姊妹，在他高中的時候已經確認自己喜歡男生。當時正與一位學長交往，他藉由一次出遊的機會，先帶著學長與父母親一同出遊，當下爸媽並不曉得這位學長就是迪升的男友，等過了一段時間，才跟父母告知這位學長是他喜歡的對象，並且想要跟他交往：

就(跟我媽)說我喜歡一個學長，然後他要來我們家，可以跟他交往嗎？

(筆者發問：你媽怎麼回答?)她說她不能接受。

媽媽的反應想當然爾是反對的，這些結果是迪升早就預料到的，但他又為何願意冒如次大的風險，只想跟媽媽說他想跟誰交往？很多同志在交往之前也都不會跟兄弟姊妹說了，更何況是觀念傳統的父母親，因為大部分同志認為說出來的結

果，答案一定是「不可以」，那迪升又為何要說？如果要向家人出櫃的話，可以找更好的時間和地點，又何必在這一次就說出來？而且把「喜歡男生」說出口之後，與家人的關係降到谷底，但很多同志又不願意因為這樣而與親人交惡。

江思穎(2003：99)認為現身不是一件事，而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先從對自己的現身，也就是誠實的看待自己，並以正向的眼光認識自己的性傾向、自我尊重，再來才是對外的現身。如果連自己都不能接納自己，面對現身後外界的教訓與指正，只會使自己更加衝突。

在多方面的考量下，很多人選擇不讓家人知道自己真實的交友狀況。也因此更加好奇迪升主動跟父母親出櫃的原因。

因為如果我 30 幾歲 40 歲還沒結婚的話，他們⁶⁴知道會怎麼樣？(筆者發問：所以你就早一點讓他們知道，因為像有些他們都是會講但會等比較慢，所以你就那時候這麼早讓他們知道。你講的時候會想說他們不能接受的反應嗎？)有聽過別人說，出櫃就是反而對自己不好。(筆者發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說法？)如果父母沒有那麼開明的話，就比較難。

原來迪升會這麼早就跟父母親出櫃的一切動機，都是想到將來；若是一直還沒結婚，家人也會不斷的詢問、逼婚，那倒不如早點讓他們知道，提早讓父母瞭解自己的小孩，並且用時間來換取爸媽對於自己的認同。迪升希望過了十年、二十年後，父母親能夠認同他，雖然要花比較久的時間，但他卻認為這麼做是值得的。

而迪升的父母親不能夠接受「同志」的原因，不曉得身為獨子的迪升，是否因為家族傳宗接代的壓力，抑或是其他的理由讓爸媽對同志產生偏見，迪升回答：

他們⁶⁵不想給我壓力，他們這方面還滿開明的；但不能夠接受同志。所

⁶⁴ 指的是迪升的父母親。

⁶⁵ 同註 2。

以同志和傳宗接代是兩碼子，對我來說是兩碼子(的事)，因為他們不會強迫我跟女生交往。

迪升爸媽不接受同志的原因顯然跟傳宗接代的事沒有關係，影響最大的是來自電視新聞上的報導：

(筆者發問：你會想讓你父母親多認識男同志，順便讓他們了解男同志嗎?)他們只接收電視上負面資訊。(筆者發問：負面的資訊是哪些?)新聞報導的(筆者發問：所以你媽是因為這些負面的資訊，所以對男同志有不好的印象?)對。

畢恆達(2004：124)認為台灣的新聞媒體對於同性戀的報導仍以負面形像居多，最常出現的同性戀角色有：愛滋病高危險群患者與防治義工、社會關係複雜的受害者與犯罪者、性交易者。而對於同志負面的描繪，像是同志轟趴、男同志窒息式性愛等，不但影響社會大眾的認知，也可能讓同志產生負向的自我認同。迪升(1987-)的父母親就是受到太多負面訊息的影響，所以一直沒辦法接受同志。

對於迪升的主動出櫃，我很佩服他的決心，並且稱讚他的勇氣，迪升說：

如果要改變社會的觀感，就應該要挺身而出，爭取自己的權力，應該為自己的權力發聲。

迪升覺得如果要讓社會接受同志、接納同志，就應該要挺身而出，努力爭取自己的權力，並且為自己的權力發聲，所以他選擇從小的地方做起，從他能夠出聲音為自己爭取權利的地方開始發聲—也就是我們從小到大生長的家庭，從自身的父母親開始。因為迪升認為在社會上他只是一介小人物，雖然無法像公眾人物一樣在公開場合占有一席之地，但他覺得可以從身邊的親人和朋友做起，慢慢滲透讓

更多人願意接納同志，至少消除一些恐懼的聲音。

雙重的出櫃：愛華(1988-)

愛華是我進入愛滋防治工作領域裡面，認識最久的男同志，因為他本身是愛滋感染者的關係，所以以自身的相關經驗投入這份工作。也因為認識愛華的時間很久，所以理所當然成為本研究的訪談對象。

首先，先介紹愛華雙重出櫃的背景，在當兵前的身體檢查被驗出感染愛滋病毒的時候，愛華一時之間難以接受被感染的事實，成天精神恍惚並且心情低落；母親察覺到愛華怪異的行為，直接聯想到兵役體檢並且至鄉公所詢問結果，愛華的媽媽這才曉得自己的兒子生病了。愛華描述當時的情形：

那時候弟弟很叛逆，我那時候有告訴他一件事情，因為我們家男性的當兵觀念很重，覺得男生要當兵阿就是好的，那我當時就有透過當兵的問題跟我弟說，我說我生病了，我的病嚴重到不需要當兵，因為我也不知道身體的狀況什麼時候會變很差，什麼時候會死亡，我希望你能夠乖一點，不要讓家裡、讓媽媽再去煩惱。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就是跟媽媽住而已，任何開銷都是，就是賺的錢都是拿來付家裡的房租阿，然後水電瓦斯這樣，所以我就用那個方法去跟他說，我希望你乖一點，但是因為他那時候畢竟才國中三年級，所以他就會很怕。當時他是跟我媽媽睡同一間房間，所以他怕到他哭了，然後啜泣的跟我媽媽說哥哥會死掉，那我媽媽聽到了以後就想說，到底是為什麼會死掉，那最近有沒有什麼檢查，就是兵役體檢，所以她跑去了鄉公所兵役科去查，

愛華當時先跟弟弟說生病的事情，請他乖一點不要再造成媽媽的負擔；而弟弟因

為害怕哥哥會死掉，而跟媽媽哭訴，所以愛華的媽媽是透過弟弟才知道愛華的情形。她自己去鄉公所找體檢報告，愛華說媽媽的雇主幫了很多忙：

其實那時候我媽媽知道了(我得愛滋)以後，她應該也是(已經)知道(了)，(但是)沒告訴我知道，她(當時)是抱著一個就是不知所措的心情去上班。因為她本身是做家管的，所以她在幫忙打掃的時候，雇主發現她一直在哭，(雇主)就說：「你為什麼會哭？」是到有一次她的雇主告訴她說「她怎麼了？」，她才講出來這些問題。然後對方(雇主)，剛好對方也有這方面的資料，就把這方面的資料印了一本冊子給我媽，讓我媽先去看，看完了以後其實，看完以後她接受的程度是OK的，因為她其實...那時候(媽媽)告訴我她的想法是「沒關係，你還是很健康的就好了」，因為她有一個好的範本⁶⁶去學習，知道說這個狀況是什麼，她怎麼樣去應付，所以(關於疾病)她比較沒有不知所措的狀況出現。

對於病情的部分，愛華的媽媽是透過弟弟間接知道，之後再去鄉公所找體檢報告，以及相關的病情資訊。相對於病情的部分，男同志的事情，則是媽媽在知道愛華生病的事情之後，為他進行疾病相關衛教的時候，才由愛華自己親口說出。愛華說：

媽媽在跟我說性教育的當下，就是她告訴我說發生性行為的時候：「你跟女生發生性行為的時候，記得要帶保險套，不然會有小孩的問題或者是說要墮胎的問題。」什麼的。那當下我是只有告訴她說，我都是跟男生發生(性關係)；就從那一刻開始，是她才真正的知道說，原來我喜歡的是男生。因為她以前，例如說國中、然後五專一年級啊，她都會用試探的方式說：「如果你是男同志，也沒關係，你跟我講，我可以接受

⁶⁶ 指的是雇主給愛華媽媽的資料。

。」，但是(我)一直都是否認的，然後否認到那一次性教育的部分，我才跟她講這樣的事情。

以愛華來說，媽媽事先知道生病的事情，才由愛華親口揭露出性傾向的事情；也因為母親對於疾病的瞭解是已經事先收集許多資料。相信在剛開始得知愛華生病的時候，媽媽也曾經歷一段難以接受的時候，靠著閱讀許多資料才慢慢能夠接受。而男同志的部分，媽媽則是在愛華說出來之前，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也沒有書面資料能夠參考；相較於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有一定的模式可以遵循，男同志的相處模式和各種因應的對策，似乎就沒有固定的軌跡可循。雖然媽媽曾在愛華國中和五專階段試探性問過性傾向的事，但因為愛華一直都不承認喜歡男生，所以媽媽也就不再探究，直到生病的事情被發現，愛華才親口承認交往的對象。

愛華媽媽在聽到自己的兒子說出喜歡男生之後，當下的反應讓愛華覺得似乎能夠接受；但事實上媽媽只是無法在第一時間反應過來，因為在愛華母子講開之後，媽媽曾多次提及同志是不好的事情。愛華說：

當時我告訴她我是跟男生做的時候，其實她愣了三四秒的時間，因為她講到說：「你跟女生發生性行為的時候都要用保險套喔，才不會懷孕。」的問題啦，那當下我是隨口插入了一句說：「可是我都是跟男生。」她愣完了以後就說：「也是一樣啦，也是一樣要注意保護自己啊。」，那當時我是覺得(媽媽對男同志的事)還 OK 的啦，就她能夠接受這樣的問題。那其實後來我們搬家狀況的時候，我有跟她講到這個問題，我說：「如果今天我是沒有疾病問題的，我今天告訴你說我有一個男朋友，那你的想法是什麼？」，當時她其實那個時候很信宗教的東西，所以她隨口說出了：「這個是不對的。」這句話，因為我們的對答的速度還滿快的，所以我說：「好，那不要再講了，我知道。」，那她後來又講了一句話：「就她學習宗教的東西裡面說的(有關男同志的事)是不對的。」就

這樣子一句話。

關於男同志的事情，媽媽則是要靠時間的消化，慢慢的才能夠理解、接受，雖然當下沒有說甚麼，但是愛華知道那個時候的媽媽內心裡面是無法接受男同志的事。直到後來，媽媽心理做了很大的調適，還會幫愛華約朋友來家裡吃飯。愛華分享當時的情形：

那其實慢慢的、慢慢的，就是好幾年了到現在，當我講到男朋友的時候，或者有男生到我們家對我很好的時候，我媽其實她變得(比以前)更通情達理一點；例如說她會幫我選男朋友，她會主動用我的 MSN 幫我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個男生他對我很好，因為那時候在吃藥品⁶⁷的時候會有固定的時間，他都會從竹北騎機車到我家，然後帶我出去，出去了以後等到接近(晚上)12 點了：「愛華，我們要回去了，你要吃藥了。」他就會送我回家。然後例如說出去外面玩去 Pub 玩什麼的，他還是一樣，大概 11 點多，他就說：「愛華，你差不多要回去了，你要休息了。」，那我有跟我媽媽講這個人，所以我媽其實對他印象很好，所以她(媽媽)會在 MSN 上跟他講說：「你要不要來我們家吃飯？」

愛華的媽媽漸漸能夠接受男同志，也幫忙觀察愛華的朋友，常常會給予許多建議，並且主動利用網路邀約愛華的朋友。因為媽媽婚姻的不幸福，所以更希望愛華不要重蹈覆轍。

我媽就會用她的婚姻去做範例，她就會開玩笑說：「真正愛你的男人是會帶你去大飯店吃鮑魚、魚翅的人，才不會帶你去吃 3、40 塊很油很膩的早餐店。」這就是我們到後來，就是搬家，然後談完她的那個宗教思

⁶⁷ 抗愛滋病毒的藥。

想了以後，到後來很久了，她其實她的想法是有改變的，她比較能夠接受這些的東西，她反而變的有點不能接受我弟的交友狀況，因為我弟他是異性戀，她反而比較不能接受我弟。

可以看出愛華的媽媽已經能夠接受男同志的事實，並且希望愛華能夠找到一個真正愛他的男人。愛華的媽媽也很支持他投入愛滋防治的工作，我們一起去公園辦理愛滋篩檢活動的時候，媽媽開車載愛華過來，所以我也有看過愛華的媽媽。

像本研究的愛華在出櫃之後，與母親有更多的機會交流感情的世界；這部分在江思穎(2003：101)的研究中也有提到一位受訪者，跟父母親出櫃現身以後，關係變得更加緊密，會跟媽媽聊說任何事情、親子關係變好。作者提到這位受訪者分享了現身的好處：「過去的自己總帶著面具跟母親互動，當面具拿掉後，彼此的關係更接近了。」

第三節 小結

本節透過受訪者們性傾向認同與出櫃的過程做描述。我們可以發現到本研究受訪者們的認同過程都是在學生的階段，並且經由同學之間互相的包容與關懷，讓他們跨越茫然的性傾向認知，進而更加自我認同、自我定位男同志的感情觀。另外，有向家人出櫃的三位受訪者：愛華(1988-)、迪升(1987-)和閔閔(1993-)，他們出櫃的時間也是在學生時期的階段。

賴正哲(2005：89)指出在他訪談的男同志當中，有一些喜歡與西洋人在一起的男同志，他們習慣取一個時髦的英文名稱，這樣圈內人就瞭解這些人是喜歡西洋人的男同志，他提到這樣的稱號在六0年代時期的台灣顯得特別獨特，因為當時的社會洋化程度尚未普及，因此英文名稱就變成辨識男同志偏好西洋人的判斷方法之一。以賴正哲(2005)的說法對照現在男同志的暱稱，以不再侷限於個人的喜好，取英文名的不一定是喜歡外國人，取暱稱的依據單純依個人喜好來命

名。

在男同志的認同階段，彼得(1983-)和宏碁(1982-)都有察覺到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的性傾向，在接受差異的部分，宏碁(1982-)在國小六年級的時候知道自己喜歡男生的同時，也藉由閱讀書本來替自己解惑，他喜歡自己跟別人不一樣。彼得(1984-)是在國中的時候體認到性傾向的差異，與宏碁不同的是，他一開始無法接受這樣得自己，一方面感受到同學之間的排擠，一方面無法找到同樣的圈內人，因此彼得感到自卑且悲觀。宏碁(1982-)對差異的解讀，他透過自己閱讀的方式獲得解答；彼得(1984-)則是透過同學的開導，才逐漸接受差異。在全然接受差異之後，他們都把差異內化，並且對於性傾向的認同侃侃而談、豁然開朗。

雖然本研究的受訪者們並未提及出櫃和認同的時間早晚，是否會影響自我認同的程度和家庭關係；但這部分在江思穎(2003：101)的研究當中，有提到一位受訪者與父母親出櫃的時間要越早越好，因為他認為爸媽是可以再教育的，尤其是對於男同志的偏見，只是需要花費許多力氣和時間，也要選擇適當的方法。

賴正哲(2005：129)提到「圈內文化論」，是一群具有相似社會與個人背景的品質，彼此在感情上、心理上贊助、同情及支持，尤其對於那些有反社會行為者最為重要，而任何人在社會中也皆需他人贊助支持，在人際關係中相互依靠。對於扶手(1987-)、彼得(1984-)和愛華(1988-)來說，有一兩位或一群足以支持他們、達到自我認同的同學、朋友，才是在學生時期最主要的自我認同關鍵的因素。

男同志對於結婚生子這類終身大事，還是會有煩惱，只要他們已經知道自己的性傾向，難免會擔心傳統社會的價值觀，畢竟家裡的長輩都在關心，有些不知道自己是同志的人也會詢問，因此讓他們產生「假結婚」的想法。這在謝文宜(2006：103)的研究中，有提到報導人願意以異性戀的關係作為一種護身符，並且努力在日常生活當中極力撇清「同性戀」。另外，同學之間的玩笑或嘲弄還是會有；對於這些，受訪者們在經過時間與空間的轉變，如今看來只是生命的其中一部分。但是對於當時的他們來說，應是心理的自卑和難過，校園裡面一直都有這樣的不論是言語或肢體的霸凌存在，造成的影響會一輩子存在當事人的心中。

卓耕宇(2003)的研究是以一位愛滋男同志青少年為主題，其中有提到他的媽媽在知道受訪者本身的病情之後，成為陪伴就醫及治療的精神支柱，讓受訪者能夠平順的渡過藥物的副作用。就像本研究的愛華(1988-)一樣，在病情的狀況與男同志的感情世界中，有母親的陪伴與建議，讓愛華可以無後顧之憂的追求自己的夢想，不必再為了疾病和同志的事情遮遮掩掩，這也是除了藥物以外最佳的一帖解藥。

洪念慈(2010：128)的研究探討兩位男同志運動員的生命故事，並且提出他們的認同困境；每個同志在認知到自己可能是個同性戀的時候，一瞬間彷彿形成一座孤島，無法在整個大環境之下與他者做連結，因為自己的選擇方向是那麼的與眾不同。就像本研究的受訪者彼得(1984-)和愛華(1988-)一樣，他們在國中知道自己喜歡男生，卻因此變得與別人不一樣，反而使他們陷入認同的困境。

對於男同志們的認知性傾向階段，在這個社會賦予的異性戀價值觀，使得他們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畢恆達(2001：119)指出同志空間本來應是無所不在，但是在現實異性戀的宰制下，仍然需要一些專屬同性戀的空間，讓他們可以彼此看見、彼此現身，讓男同志不再覺得自己是怪異的、孤獨的。也因為把異性戀看成是自然的存在，不必探討異性戀的成因，也使得異性戀無法從外往內看自己，無法看見自己具有的差異，導致我們的社會成為異性戀空間。

同志族群的暱稱可以是他們穿梭在圈內與圈外的辨識符號；對於圈內人與在圈內的場合，一律使用「暱稱」代替真實姓名，避免被認識的人發現自己處在圈內場合，造成「出櫃的危機」。對外，他們使用真實姓名，並不希望知道他們暱稱的人使用「暱稱」來稱呼他們，或是使用「姊妹」的叫法與他們熟稔，這樣子也會使同志有曝光同性傾向的危機；賴正哲(1998：85)認為男同志於圈內以外號互稱，能夠降低真實姓名曝光的問題，於圈外談話時更可避免外界偷窺眼光。網路社群的交友空間，也是男同志尋找圈內人的關鍵；網路提供交談活動的場所，離開現實壓力，同時讓同志沒有因為真實的空間，而有被認出的危險(ibid：23)。

因此，同志族群藉由浮動的界限，穿梭於圈內、圈外，並使他們的同性傾向

不被曝光。同志族群希望的出櫃方式，是自己能夠說得出口，他們不要在強迫的情況下，或是沒有準備好的時候就冒然出櫃。

在第二節最後以愛華(1988-)的例子討論男同志的雙重出櫃。透過訪談，可以看到同樣是告解，家人面對疾病和性傾向的態度截然不同；面對疾病，它可以藉由網路、書本的資訊，迅速獲得解決之道。要不是因為被媽媽知道感染疾病的事，愛華也不打算這麼早就跟媽媽現身同志身分；因此我把愛華向媽媽告知疾病和同志身分的情形稱做「雙重出櫃」。愛滋和同志在現今社會的接受度還是有限，大多數的人們聽到這兩項詞彙存在著恐懼，也就無法深入瞭解、正面看待，所以我試圖以本研究的受訪者，使用一個真實發生的故事，讓讀者能夠慢慢理解故事主角的看法，不再使愛滋和男同志汙名化。

藉由本章節認同與出櫃的故事，可以看到男同志受訪者們勇敢生活的痕跡，從跨越自己內心深處的認同，再到面對外在環境、家庭、社會的質疑，最後又勇敢向父母親出櫃、承認喜歡男生，他們內心的掙扎與妥協，帶給整個家庭、整個社會的震撼，不是一天、兩天可以解決的，不過他們願意親口說出並且花費時間讓父母親瞭解，就是希望慢慢的影響一群人，再擴大到整個社會，讓男同志們不再受到歧視與異樣的眼光。

第五章 看見男同志文化的另一種可能性

總合本研究受訪者的訪談語料，本章試圖與語言人類學、語言社群、社群界限的相關文獻做對話，並以此延伸本研究以風城部屋為田野地點，其內部的男同志主動營造圈內文化和情慾表達為主的社群空間，提供了研究男同志族群另一種不同的面貌。

第一節 性、關係的角色扮演

筆者在於本研究中先把男同志雙方的位置關係及稱呼做比較。一開始在討論「性」的時候出現“1069”、“top”、“btm”的圈內用語，接著討論「伴侶關係」的時候有「哥、弟」的圈內用語，最後在討論「網路交友」的時候出現「主人、奴隸」的圈內用語。性愛關係的位置是依生理性需求的真實體位，而伴侶關係的角色則是彼此之間的照顧角色的位置，進而主奴關係則是有別於伴侶照顧的角色，也與肉體關係的位置相對不同。

在第三章第一節討論「性」和「角色」關係的圈內用語，會發現男同志很注重彼此之間的位置，不論是性愛關係或是純粹的伴侶關係，都會期望藉由圈內用語的互相詢問來協調彼此之間的關係。男同志的性愛關係和伴侶關係的位置並非絕對且一致，性愛關係的體位也沒有一定對應到伴侶關係的角色，不論是交往期或是發生肉體關係之前，所以確認雙方之間的對應位置則成為男同志族群的重要課題。

依照本研究受訪者的說法，在角色關係是哥哥的一方，性愛關係不一定是“top”，而性愛關係屬於“0”號的位置，其個性也未必就偏女性化。蔡孟哲(2007)的研究中有提到，他針對性別角色的分類詢問受訪者，並沒有一定的標準答案，在蔡孟哲(2007)研究的受訪者表達很傳統的觀念，認為「哥哥」是“1”號是插入者，「弟弟」是“0”號是被插入者，他覺得受訪者受到異性戀社會價值觀的思維影響很大。男同志族群雙方都是男性的情況之下，要區分性愛關係及角

色關係的時候，只有透過異性戀的術語來述說，否則無法定義彼此之間的關係。這樣的情形之下，會出現只有女人喜歡男人、只有陽剛互補陰柔的二分法思維(蔡孟哲 2007：36)，但是這些分類並不足以代表男同志伴侶的一切，它只是在異性戀價值觀為主流的社會才適用。就像本研究所收集有關「外表」的圈內用語，男同志不只是用高、矮、胖、瘦、漂亮、帥氣等形容詞來描述對方，他們會利用動物的外在型態形容對方的身材、體型以及相呼應的氣質，再加上各種形容詞把對方的體態描述的更加詳細實在，當男同志與圈內人分享邂逅對象的時候，縱使沒有看到對方的樣子，只要透過這樣的形容描述，基本上與事實不會差太多的。

由於社會型態的演變也會造成語言的流動性，對於「哥哥」、「弟弟」的角色關係，也不像以前分得那麼清楚，也並非一定是哥哥在照顧弟弟。就像受訪者扶手(1987-)的說法，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是互相的，互動的雙方都可以是被照顧或照顧人的角色，彼此的相處才能夠互相體諒、互相包容，這樣不僅可以跳脫男同志性愛關係的二元對分，哥哥的角色不再是永遠的“1”號，弟弟的角色也不再是永遠的“0”號，只要在這段關係當中彼此先做好事前的溝通與協調，就可以找出最適合這段關係的相處模式。在蔡孟哲(2007：7)的研究，他也針對這類問題詢問男同志，結果也表示不一定有關；但是哥哥的角色其照顧者的刻板印象太過鮮明，在蔡孟哲(2007)的受訪者當中，還是有男同志表達了「哥哥就是 1 號的位置」，因為這位受訪者無法想像 0 號是照顧別人的角色。

風城部屋跳脫性別二分法的思維，強調跨性別的互動。在每年農曆七月的鬼屋活動中，從性別平等教育、女權運動、兩性平等、到多元性別內涵的發展及尊重，倡導多元性別的概念。像美麗的豔鬼可能是男生裝扮的，男鬼也可能是女生裝扮的，還有中性的鬼，不同的角色扮演打破了男女有別的刻板印象，也適度對大眾釋放出尊重「多元性別」的概念。不再受限於傳統觀念的束縛。過去所認為男女二分的兩性分類，現在被認知為“LGBT⁶⁸”的四性，二元對立的性別成為多元的「性/別」概念，社會性別與性傾向也不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獨立概念，而

⁶⁸ Lesbian(女同志)、Gay(男同志)、Bisexual(雙性戀)、Transgender(跨性別)的縮寫。

是在社會文化層面的相互牽涉與纏繞；這些概念所描繪的現象間的並非一致性，而是可達到排列組合與多樣異質性，開始被異性戀社會與同志社群所認知、學習、推廣與瞭解(蔡孟哲 2007：32)。與彼得(1983-)的訪談裡面，他有提到國中時期對於同性戀的認知，只停留在「男生跟男生性交」的概念，對男同志有比較深入的瞭解之後，才知道同性情慾不是只有性，而是可以很多元。筆者也碰過類似的情形，其他人會好奇詢問男同志「是男生還是女生？」，以異性戀價值觀的思維，來看待男同志的情感關係。人類學家進入田野進行研究，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成見放一邊，用在地人的眼光、在地人生活的形態，去思考所有發生在當地的任何事物；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做很完美的詮釋，但是使用這樣的角度和思維去觀察，可以設身處地站在當地人的立場去感受，這也是我參與男同志研究最重要的心得收獲。

依據受訪者彼得(1983-)和迪升(1987-)的訪談資料顯示，男同志在性愛關係的協調性，其重要的程度會大於角色關係的扮演；也就是說性角色和性偏好是雙方都很重視的。在蔡孟哲(2007：34)提到，「撞號」指的是 1 號碰到 1 號，0 號碰到 0 號，對某些嚴格區分性角色的男同志而言是大忌。所以使用圈內用語詢問對方，可以初步確認是否就是男同志，也可以協定好彼此的角色關係，如此可以排除「撞號」的尷尬。

有關女同志的研究，鄭美里(1996：92)認為女同志有 T、婆、不分的區分，而性別角色與性別認同也越來越趨向多元化。這樣的區分似乎與性慾望的方式和對象有很大的關係，更有不少女同志伴侶便是在性別認同上差異所導致的相處、慾望模式不能協調下而分手。

藉由本研究與以往針對男同志、女同志情慾類型的研究，可以發現到在雙方都是相同性別的伴侶關係當中，性與愛的角色協調是很重要的。就像異性戀的夫妻關係一樣，互相協商彼此在婚姻關係、情愛關係的位置與角色，雙方互相配合，會使感情更加協調，未來的路也會走的更長久。因此，男同志的伴侶關係就像異性戀一樣，在性愛、情感關係中互相協商雙方的角色與位置，就不再只是外表相

同的性別表徵，也不受性別刻板印象的束縛，男同志的性、愛關係將會比異性戀的角色與位置更有彈性，符合多元性別的社會潮流。

第二節 由男同志的交友文化討論空間層次的轉換

本節先由王志弘(1996)、賴正哲(2005)對新公園場域的研究開啟了空間情慾的轉換。接著進入到本研究的田野地點：風城部屋，這類型的同志交流中心是近幾年來國家衛生政策所推行的宣導工具，開闢一個有別於夜店、三溫暖、健身房的場域，提供男同志族群交朋友的空間。最後，探討虛擬的網路聊天室，藉由本研究受訪者的網路交友經驗，提出他們為何想在網路交友？以及不願意繼續在網路交友的原因。並且串連新公園、風城部屋、網路聊天室不同性質場域的獨特性做最後的討論。

實體的風城部屋

位居台北市區中心的新公園，一直是男同志族群主要的聚會場所，在網路還沒普及的年代，男同志找尋圈內人最準確的方式除了同志酒吧，還有就是新公園了。多數的男同志入夜後踏進新公園尋求同伴，視為開始進入同志圈活動的象徵(賴正哲 2005：128)。所以新公園對於男同志來說，是一個情慾的象徵地。王志弘(1996)對於新公園的情慾研究，他以作家白先勇小說《孽子》為主要材料，這部分在賴正哲(2005)的研究也是相當多的提到；《孽子》描述的男同志之間情慾的展演場所，就是以新公園為主軸。我以王志弘(1996)引述的《孽子》小說片段來看新公園的建物，會發現充滿了台灣被統治的時代背景。新公園的原址在日治時代是遂行政治教化的地方，是皇民化運動各種儀式進行的場所，成為統治的意識空間型態。蓮花池四個角落的涼亭，在國民政府遷台以後所建，涼亭建築賦有傳統的中式色彩，分別以紀念歷史人物的命名方式，確立民族國家的空間建構。在保守傳統的國家體制年代，同性戀給人感受「偏異」、「逸軌」於異性戀之外的

情慾表現，黑夜的新公園裡浮現同性戀國度，以其情慾飽滿的傳說，浸潤軟化了新公園的各式建築物所彰顯國家統治的正當性(王志弘 1996：201-2)。

王志弘(1996：203-4)也提到新公園男同志的國度只能在黑夜現行，而且深受正式國家機器的侵擾所威脅，而威權時期代表國家空間管制力量的警察接近，新公園立刻轉變為「恐懼地景」。男同志非人又非法的地位，因此在一個暫時挪用的空間裡，時時要防備正式空間管制者收回場地，並且意圖恢復主流正當空間意義的爭鬥。這部分正說明了當時的男同志空間受到了國家政府力量的威脅，營造一個安穩、屬於同類人的空間，便成為男同志族群未來努力的目標。

相對之下看本研究的田野地點「風城部屋」，它反而是國家的衛生單位所授權創立的同志活動空間，營業時間從下午兩點到晚上十點，提供各種保險套的索取和愛滋病篩檢服務，而且定期舉辦活動，提倡尊重多元性別、包容社會不同的性別角色。男同志在風城部屋可以盡情的與圈內人互動，又不需擔心會出現國家管制空間的束縛，就像《孽子》描述的年代有警察出現在新公園掃蕩一樣。

與新公園不同的是，風城部屋注入在地化的特性，像是招募新竹地區的同儕志工、進入新竹地區校園做愛滋防治與篩檢的活動、邀約對同志友善的店家，透過每季發行的刊物⁶⁹介紹在地化的同志友善店家。此外，風城部屋把空間的利用化被動為主動，主要的做法是以同志族群為中心點，瞭解他們的想法、文化與需求，使得同志族群願意主動接近風城部屋。這些刻意營造的同志友善空間氛圍，背後是以「減害」的概念在控制愛滋病的傳播。國家的衛生機關提供經費、地方衛生機關是以合作的方式，以及實際執行愛滋宣導計劃的財團法人紅絲帶基金會；一方面主動吸引同志族群進入風城部屋，一方面與政府機關合作，讓同志族群感受到政府部門的支持與鼓勵，提升同志族群對於政府部門的信任，進而控制疾病。

在台灣的愛滋新感染人數不斷攀升，而其中又以性行為的傳染途徑占最多數，屬於男男間性行為的因素更是感染愛滋病毒的主要原因。既然無法避免被感

⁶⁹ 「GL 風城同遊導覽」在第二章有詳細介紹。

染的危機，也無法強行制止危險性行為⁷⁰的發生，但是如能有效預防的話，或許每年新增的感染人數會降低，這就是國家的衛生機關遵循「減害」的概念來治理疾病。

由此可以看出風城部屋是同志族群與國家之間的橋樑，同志族群透過風城部屋開放的空間，藉由自除標籤、重塑形象的方式，讓社會大眾對於同志族群不再歧視與汙名；國家也透過風城部屋向同志族群傳遞友善的訊息，試圖扭轉同志族群心中威權的地位，並且取得同志族群的信任，目地就是要達到傳染病的控制與預防。當風城部屋躍升成主體的時候，透過各式舉辦的活動，直接向社會大眾傳達愛滋防治的重要性，以及展現社會多元的性別差異。會有這樣的轉變，由國家主動成立一個同志的友善空間，無非是希望有效防止愛滋病毒的傳染，讓每年因為男男間性行為感染的人數下降，也顯示國家的衛生機關重視這個傳染病的嚴重性。現在的國家以人權的主流意識為原則，與《孽子》描述國家依靠警察力量控制同志族群的方式是不同的；國家適度的對同志族群表達善意，無論在傳染病的控制與社會秩序的維護方面，都能達到預期的成果。

表六、同志族群、國家與風城部屋の關連性

主體	中間者	功能
同志族群	風城部屋	向社會大眾展現正面的形象
國家	風城部屋	控制愛滋病的傳染

風城部屋成立之前場地的尋找，在現今異性戀為價值觀的主流社會裡，碰到許多外在因素的阻撓，縱使有國家政策在背後支持，大樓住戶還是不願意讓風城部屋租賃。這種把風城部屋貼上負面標籤的空間情形，在王志弘(1996：205)的研究中有提到新公園情況。在同志眼中是「安樂鄉」的公園，卻成為「妖窟」；

⁷⁰ 指的是全程不使用保險套的性行為，包含口交、肛交和陰道交。

出入其中的人也被汙名化為「人妖」與「病態」。外來者握有異性戀情慾正當化的權力，而可以自由進出公園窺探。風城部屋成立的宗旨是尊重多元性別角色，在成立之前遭遇的種種困難，可顯見社會上對於不同性傾向的包容度還是需要一段時間的努力，因此風城部屋更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有助於整個社會解放情慾表達的眾多可能性。

男同志族群形塑了新公園獨特的文化空間，讓圈內文化與社群間相互支持、彼此幫助。由空間的想像認同作為社群想像的凝聚認同，不致讓同志群體在社會上無法繼續生存(賴正哲 2005：129)。風城部屋在一開始成立的時候，就很明確的展示對男同志族群友善的空間，也對異性戀者釋出更多的善意，有任何跨性別領域或多元性別的宣導，或想要得到有關同性間情慾的相關知識，不論瞭解與否都可以到風城部屋索取資訊，一直以來希望能做到消除社會大眾對同性情慾的疑慮與害怕。

虛擬的網路空間

男同志進入新公園的意義，其實都是由實際進入一個空間的表態，來做為同志身分的接受認同。男同志進入社會共同認定的同志公共空間活動，暫時脫離原本在異性戀環境中因為遮掩造成的模糊或假裝的身分，特定時間在公園中活動，確認了自身的性傾向身分(賴正哲 2005：132)。對本研究的受訪者而言，進入風城部屋並不代表同志身分的出道⁷¹，可能的原因是風城部屋為最近三年才成立的空間，對於我的受訪者來說，他們的年齡早在國中、高中時期就已經接觸到同志圈文化，像是專屬同志的網路聊天室。不過，就像彼得(1984-)在訪談的時候，說到為什麼會來風城部屋的原因，他覺得應該是進來這個場域，可以暫時脫離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也比較容易跟圈內人打交道；所以他一方面進入網路聊天室，一方面進來風城部屋跟圈內人面對面聊天。而在風城部屋裡面，彼得(1984-)不需

⁷¹ 依據宏碁(1982-)的說法，「出道」就是真正踏入同志圈，接觸同志社團、同志社群。「出櫃」是跟身邊的人坦承自己的同志身分。所以有人出櫃但沒有出道，就是一直還在異性戀圈打滾。

要掩飾自己的同志身分，很快的可以跟圈內人暢所欲言。而這也是另一位受訪者 扶手(1987-)想要為同志創造一個專屬的空間，所以他在網路成立 Facebook 社群—Rainbow World，也在語音聊天系統設立專屬同志的語音廣播頻道，並且在實體空間舉辦網路成員之間的聚會，讓男同志族群可以在酒吧、三溫暖、新公園之外，有其他可以認識圈內人的選擇。

對本研究的受訪者來說，在網路聊天室交友持正向態度以及長期使用的有彼得(1984-)、黑逗(1985-)、迪升(1987-)，比較反感的有波特(1994-)和風信子(1990-)，其於受訪者則是沒有特別的說明對於網路聊天室交友的喜好程度。

筆者先從三位較常使用網路聊天室的男同志受訪者來討論。彼得(1984-)認為網路交友比較不會交到非男同志的對象，也是認識圈內人最快的方法。認識一個人只消一分鐘即可，省去過往日日夜夜心緒翻轉的想像與期待，還有首次見面的刺激欣喜或失望無奈(蔡孟哲 2007：29)。黑逗(1985-)則是害怕走入實體空間的同時，被家人知道同志的身分，所以選擇隱匿性高的網路聊天室尋找圈內人。迪升(1987-)會在網路交友的理由與彼得類似，他也曾經表述在虛擬空間交友都維持不久，而且也害怕是會被對方傳染性病；但他還是以網路空間為主、實體空間為輔的交友方式在進行。筆友不如炮友，時間與效率才是交友聯誼、擇偶選伴的最高指導原則(ibid：29)。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討論黑逗(1985-)的網路交友模式。先從他這次到風城部屋開始說起。他是第一次進入真實空間尋找圈內人，在這之前，他都使用網路聊天室的虛擬空間進行交友，就是因為害怕男同志身分被家人知道。依循黑逗的網路交友模式，他先進入網路聊天室，再依聊天對象的話題與內容是否與自己合得來？再進一步利用網路天室的私密訊息功能，一對一與對方聊天；這樣就不怕網路畫面跑太快而失去認識的機會。之後，若覺得有可以見面的機會，黑逗才會與網友相約會面。黑逗也表達了喜歡用說話的方式與網友聊天，不只純粹使用打字的方式。從上述的交友情形來看，黑逗在與圈內人打交道的時候，顯然堅持著不露臉的原則。在蔡孟哲(2007：27)的研究提到，同志在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有現

身出櫃的壓力，網路的機制和資源提供了男同志認識其他同志的安全管道，可以避免對外是否現身的內心抉擇，更可以對男同志身分認同的猶豫與躊躇時間上的縮短。

波特(1994-)和風信子(1990-)對於網路聊天室交友的模式抱持反感的態度。他們都曾經進入網路聊天室，但現在卻不再藉由網路的管道線上交友。風信子(1990-)以前一直都是網路聊天室的常客，直到一次碰到網友約出來見面，期待的心情頓時失去欣喜，也因未被對方要求發生性關係，風信子憤而中途離去。有了這次經驗以後，風信子不敢再碰網路聊天室交友。波特(1994-)覺得網路上面只重視肉體關係，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心靈交流。這部分與一般社會對男同志觀感一性愛關係至上的感覺很不一樣；透過本研究的受訪者們，可以感受到男同志的各種不同內心深層的面向，很多都不是我們平常所瞭解的那種情形，只有透過更深入和男同志族群與他們頻繁的互動之後，才能真正對他們的圈內文化更加瞭解與熟悉。讓男同志族群展現男同志文化，於當今異性戀主流社會下，屬於男同志族群的文化特色。

蔡孟哲(2007)對於男同志網路交友空間的研究，著重在男同志的交友文化和交友聊天室的使用方式，本研究則從風城部屋の實體空間與網路聊天室的虛擬空間的角度來討論。就本研究來說，男同志進入風城部屋和網路空間交朋友，最大的原因是可以立即找到圈內人，比較不會擔心找到異性戀的男生，又因為異性戀價值觀當到的社會，無法接受同性的情慾模式，要男同志像異性戀一樣的交朋友，除非有一個像風城部屋の同志友善空間出現，他們才會比較願意顯露自己的性傾向。筆者認為，國家的衛生機關想要藉由實體的同志友善空間，吸引更多慣用網路虛擬空間的男同志族群，讓他們感受到現實空間也可以輕鬆自在的交朋友，省去了在網路聊天室先打字再約人見面的步驟，直接面對面表達交友的條件與慾望。除此之外，風城部屋也利用網路的空間，讓還不放心進入實體空間交友

的男同志替他們解決問題⁷²，並宣傳風城部屋友善同志空間的角色與定位。

第三節 共享圈內文化建構語言社群界限

本研究藉由受訪者的訪談語料，分析他們的日常生活語言展演，包括對於圈內用語的應用與看法、同志網路交友的見解，以及同志旅遊團的各式資料呈現。期望由受訪者們的語言資料，窺探同志族群的特有文化。林秀幸(2007)從宗教信仰的儀式，來觀看客家地方社群如何維持年復一年的舉辦儀式，透過不斷的參與活動，一次又一次的被說服、接納以及認同，進而創造社群的整體性。同理可證，就像本研究的男同志族群，在一次又一次的圈內人互動、網路社群交友空間、和出櫃與認同的過程，創造男同志族群的圈內文化，加深圈內與圈外的差異性，而建構社群界限。

在第一章的文獻回顧，筆者引用 Duranti(2000：79)對於語言社群的定義，做為本研究的開端，以此假設放入同志族群之中，是以「語言」建構了社群，進入研究場域，以應證這樣的假設是否成立。簡美玲(2009：178)對於苗族的研究，認為儀式或文化的展示不只體現當下的人們的活動，更可以是在說話行動中，深化為與人群的生活等質、等量，也是生活的全部。同樣的，在本研究的男同志語言文化、網路社群交友文化，以及認同與出櫃的過程，這部份的語言展演，不只是單純語言的表現，更表現出男同志圈內文化的獨特性。在思考即對內，他們共享相同的語言、文化，以創造共同話題、發揮共同興趣，並以此找尋共同的伴侶。在社群內，同志族群不怕交到異性戀男性，也不怕社會對於他們的同性傾向有異樣眼光。對外，大部分都怕同志身分曝光，選擇隱性埋藏性傾向，但又會適時在表面顯露同志標記。這樣的標記只屬於圈內人知道，或是瞭解圈內文化的人知悉；在圈外既可隱藏真實性傾向，又可藉由表面顯露的同志標記找尋圈內人。

⁷² 在網路聊天室或是各大入口網站，通常男同志們會提出問題由網友來解答，但是不是每次的解答都是正確的，所以很多同志或愛滋防治相關團體會有專人在網路解答專業問題。這些問題有關愛滋、性行為保險套的使用…等，透過這些專業人士的解答，可避免錯誤的觀念以訛傳訛。

如同 Corder(1973 : 53 ; Duranti 2000 : 81)對於語言社群和語言人類學的定義，本研究由風城部屋の九位男同志受訪者，透過他們的訪談語料，探究圈內人之間如何溝通、互動，以及圈內人與圈外人之間的互動、交流情形。

本研究的受訪者們都是自我認同是男同志，且他們認同男同志文化、願意參與男同志族群的事務。而在風城部屋裡面，他們能夠盡情的暢談有關男同志族群的語言文化。而風城部屋也可以當作是一個語言社群，在實體的空間當中，對內展現男同志文化，以各式保險套、男同志書籍呈現空間的主體性；對外則舉辦彩虹文化祭，希望異性戀者的參與，以及不熟悉同志族群的人瞭解同志文化。所以進入風城部屋の同志，在本身的同志族群與異性戀者形成一個社群；當部屋對外舉辦活動的時候，又形成一個同志社群，對異性戀主流社會展現同志族群的文化。

一個社群其內外存在差異，越能夠凸顯社群與外在的區別，也就越能夠建構「界限」。本研究假設有一個男同志社群的存在，藉由與男同志的訪談，挖掘出許多對於社群認同的象徵，以及對自身性傾向的認同。筆者以為透過他們說話的內容、對自身性傾向的表態，就足以構成圈內與圈外的差異；另外由訪談語料進一步收集所謂的「圈內用語」，更加凸顯男同志圈的異質性。

社群對於男同志是一個保護色的存在，可以在異性戀絕大多數的社會中，另闢一個屬於同志的天地。林秀幸(2007 : 148)認為與其討論「界限」，不如討論當地人如何和他者互動的整個社會過程和脈絡所建構的文化動力。所以本研究依循這樣的結構，藉由訪問男同志如何與圈內人互動、網路社群交友，以及與圈外人的互動—認同與出櫃的過程，來描繪男同志社群的界限；透過訪談的描述，更能在抽象的界限定義之中，加入深度的圈內、圈外互動過程。

王志弘(1996)的研究是以新公園的實體空間來構築男同志的情慾異質空間；本研究則進一步以男同志的語言社群建構界限遊走虛實之間，它不需要一個真實空間，只要一群男同志聚集一起討論他們共同的語言和文化，就可以是一個專屬男同志族群的空間出現，不需受限在空間的束縛，更能展現男同志社群的彈性。

筆者試著回應王志弘(1996：215)的研究，他提到：「是否可以藉由暫時性地宣稱同性戀者的專屬公共空間來發動更廣大的同性戀人權運動，而替未來不必標舉專屬之同性戀空間的情慾世界鋪路？」實體的「風城部屋」實現了同志的專屬公共空間，它代表所有跨性別的族群一個宣揚人權的地方，也藉由每年舉辦的「彩虹文化祭」活動深植尊重多元性別與人權的概念。對異性戀者來說，「風城部屋」不需自我貼上同志空間的貼紙，這是一個歡迎所有性傾向的人類進入的場域。同志追求人權與建構自我認同的運動，其實有助於整個社會解放情慾表達的眾多可能性，而不必再遮掩躲藏，使我們可以想像無處不是情慾的地景，卻不會惹來莫名的恐懼(ibid：216)。

王志弘(1996：217)在這篇研究新公園情慾空間的文章當中，不僅提到空間的議題，也點出了「邊界」，他以邊界不只是邊緣、荒涼之地，而是各種社會關係與權力運作交錯之地。王志弘(1996)把新公園比喻邊界，是以異性戀價值觀為主要概念來看，在異性戀社會屬於邊界地帶，所以他認為此情慾空間是各種相異相遇之地，也是豐富的可能性與生機發展之地，就像國家的邊界一樣，是多種文化、語言、族群等交匯往來之地，可能引發衝突或戰爭，但也充滿各種創造的可能性。而本研究的「界限」是以男同志社群為中心概念，由內部的男同志圈內文化來區分異性戀的差異性，由男同志語言社群的角度向外看，是男同志主動營造專屬的情慾空間，這與利用新公園既有建築塑造的公共空間不同；主動營造的空間不需受到場地的限制，可以自由跨越邊界內外，就像王志弘(1996：214)認為掌握主動的「空間演出」，可以化被動為主動的空間營造。

第四節 結語

與男同志的實際訪談當中，發現受訪者們的性傾向作為鑲嵌在身體的一個重要特質；對外他們根據自主的選擇或現實的無奈，而依不同的說話對象進行各種語言風格轉換。對內，他們展現出自我的真實面，其目的是希望能夠找尋同樣性

傾向的圈內人。他們因為有共同的話題、分享共同的文化，並且在大部分同志族群出沒的場所—風城部屋，造就他們盡情表達展演同志用語的空間。

我期望從本論文的研究成果，能夠帶給風城部屋不論是同志族群或愛滋方面的相關紀錄。到目前為止，也還沒有相關學術論文發表有關像風城部屋這類由國家成立的同志友善空間的報導。希望本研究成果能夠在愛滋防治與同志族群領域發揮貢獻，我想這也是參與本研究的受訪者們最大的心願。

本論文能夠提供的貢獻，除了在台灣同志論述中記錄以新竹地區的男同志語言展演外，還有同志交流中心的活動紀錄展演，本研究也可以說是我進入愛滋工作的歷程回顧。期待透過本研究能夠拓展風城部屋の能見度；不只是在同志圈內，在圈外的人們也能夠知道。不只是知道這樣一個交流中心的存在，更是要讓大家注意到愛滋疾病傳染的嚴重性，以及定期篩檢、保護自己的重要性。

以我的工作來說，在最近的愛滋通報個案中，縱使因同性間性行為被感染的人數沒有減少，但是因為異性而感染的情形則有增加的趨勢，這在以往認為只有男同志才會感染愛滋的印象有所出入；綜觀其因，由於異性戀者的性關係複雜，而導致感染愛滋病毒的人數增加。所以不論性行為的性別是誰，在這方面玩過了頭都難逃被感染愛滋病毒的危機。

另一方面，男同志圈內文化的展演也是本研究提供的貢獻。本論文僅以風城部屋の男同志做為研究對象，其代表性雖然不足以涵蓋全台灣，但是在他們豐富的談話資料，還是可以看出圈內文化的獨特性。也因為筆者對於男同志的文化有透徹的了解，也才可以順利進行訪談，並且忠實的記錄與受訪者的訪談內容。

筆者與男同志族群的接觸，以及每次和 HIV 個案的訪談，都對他們的故事深感興趣，常常在想我能為他們做甚麼？至少幫他們一點一點的被越來越多人接受，接受他們與生俱來的性傾向，不再被社會上的多數人汙名化、標籤化。我想，這些都是需要時間來學習與包容，就像我能夠認同他們，也是經歷許多教育訓練、與男同志的交流過程，才能慢慢的體會。

所以我期望藉由本研究可以喚起研究者對於男同志的研究與關心，進而整理

出一套比較有系統的方法，作為國家公衛體系在追蹤訪查男同志及其伴侶的時候，一個指標性的架構，且對於男同志之間感染愛滋病能有效的預防，達到降低感染的效果，男同志族群也能獲得實質的幫助。

在本論文接近尾聲的階段，我想提供後續還可以進行研究的幾個方向。風城部屋の後續經營，或許十年、二十年後還繼續存在的風城部屋其發展如何？風城部屋對台灣的愛滋防治成效，尤其是男同志族群方面，是否達到預期降低新感染愛滋病毒人數的目標？在男同志族群當中，他們對於風城部屋の評價與地位如何？在台中和高雄也已經成立類似風城部屋の同志友善空間，也可針對這些同志友善空間的經營、發展等進行研究與比較，以及它們對台灣愛滋防治的影響與功效。由國家授權成立的友善同志空間，是否意味著社會大眾已接納、包容多元性別、性別平權的觀念？還是只是國家宣導公衛政策的揚聲器？這些未來可以研究的方向，在以往同志研究都比較偏向出櫃與認同的領域之中，加入不同的研究角度，也看出男同志文化的另一種可行性。另外，風城部屋聘請的工作人員當中有一位女同志，她專門負責舉辦風城部屋的女同志活動，我想未來也可針對風城部屋的女同志進行研究，這也讓女同志的研究領域增加另一種可行性。

透過本研究九位男同志受訪者的訪談語料，呈現男同志族群深層的圈內文化與他們之間的互動情形，尤其是在認同與出櫃的過程，還有許多男同志對於性愛關係、伴侶關係的討論，以及網路交友文化。筆者與風城部屋の男同志們因為工作的關係而與他們熟識，看著風城部屋從無到有的過程，這也是本論文想以男同志為研究對象的動機。筆者參與愛滋防治的工作、深入接觸男同志族群的時間已經四年多了，對於男同志文化的研究不因為本論文的結束而終止，它會是一個長期的投入與觀察，並非短暫的參與而已；它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研究資源，而本論文只占了我工作職涯裡面的一小部分，我也將持續參與男同志族群與風城部屋の活動，期望本論文的研究能讓讀者看到公共衛生單位在愛滋防治的努力，以及對於男同志族群有更多的瞭解，消除對同性戀者的恐懼。

最後，我想引用陳培驊(1996：138)在結論的最後一句話做為結尾，它也是

足以表達我投入男同志研究與愛滋防治領域的心情寫照：「『差異』不是洪水猛獸，不會吞噬掉社會秩序也不會破壞人們對於美好世界的想像，在多元文化觀點下的『差異』，只會讓社會更豐富而多彩。」



參考文獻

Duranti, Alessandro

2000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rth, Fredrik

2000 Boundaries and connections. *In* Signifying Identities. Anthony P. Cohen, ed. Pp.17-63. New York: Routledge.

Kulick, Don

2000 Gay and lesbian language. *Annual Reviews of Anthropology*. 29:243-85.

王志弘

1996 台北新公園的情慾地理學：空間再現與男同性戀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195-218。

白先勇

1983 孽子。台北：遠景。

江思穎

2003 基督男同志生命故事之敘說—信仰與性傾向衝突的認同歷程。中原大學心理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林秀幸

2007 界線、認同和忠實性：進香，一個客家地方社群理解和認知他者的社會過程。台灣人類學刊。5(1)：109-153。

卓耕宇

2003 彩虹少年的美麗與哀愁——一個青少年愛滋男同志自我生命敘說之研究。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洪念慈

2010 2位男同志運動員的生命故事探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

士學位論文。

施崇宇

- 1998 「強壯」的「病人」—從表演觀點看病痛敘述。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紀駿傑

- 2009 族群關係。收錄於王振寰、瞿海源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頁 156-82。台北：巨流。

陳姝蓉、丁志音等

- 2004 男同志感染者的親密關係—以情感層面為主的探討。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7(4)：97-126。

畢恆達

- 2001 空間就是權力。台北：心靈工坊。
2004 空間就是性別。台北：心靈工坊。
2010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2010 全見版。新北市：小畢空間出版社。

陳培驊

- 2006 見與不見—同志現身經驗的研究。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趙彥寧

- 2000 台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個關於文化生產的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8：207-44。

瑪達拉·達努巴克

- 2004 是原住民，也是同志：排灣男同志 Dakanow 的生命之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欣怡

- 2004 蘭嶼達悟(雅美)族的老人照護關係與社會界限之建構—護理人類學的民族誌研究。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孟哲

- 2007 兄弟麻煩(Ge-Di Trouble)? 台灣男同志情慾類型學初探。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美里

- 1996 台灣女同志的性、性別與家庭。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1997 女兒圈—台灣女同志的性別、家庭與圈內生活。台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蔡春美、徐森杰

- 2009 是「愛」還是「礙」？初探愛滋對感染身分相異男同志伴侶互動關係之影響。臺大社工學刊。19：1-40。

謝文宜

- 2006 台灣同志伴侶親密關係發展的挑戰與因應策略。中華輔導學報。20：83-120。

賴正哲

- 1998 在公司上班—新公園做為男同志演出地景之研究。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2005 去公司上班—新公園男同志的情慾空間。台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簡美玲

- 2009 清水江邊與小村寨的非常對話。新竹：交大。

簡家欣

- 1998 九零年代台灣女同志的認同建構與運動集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0：63-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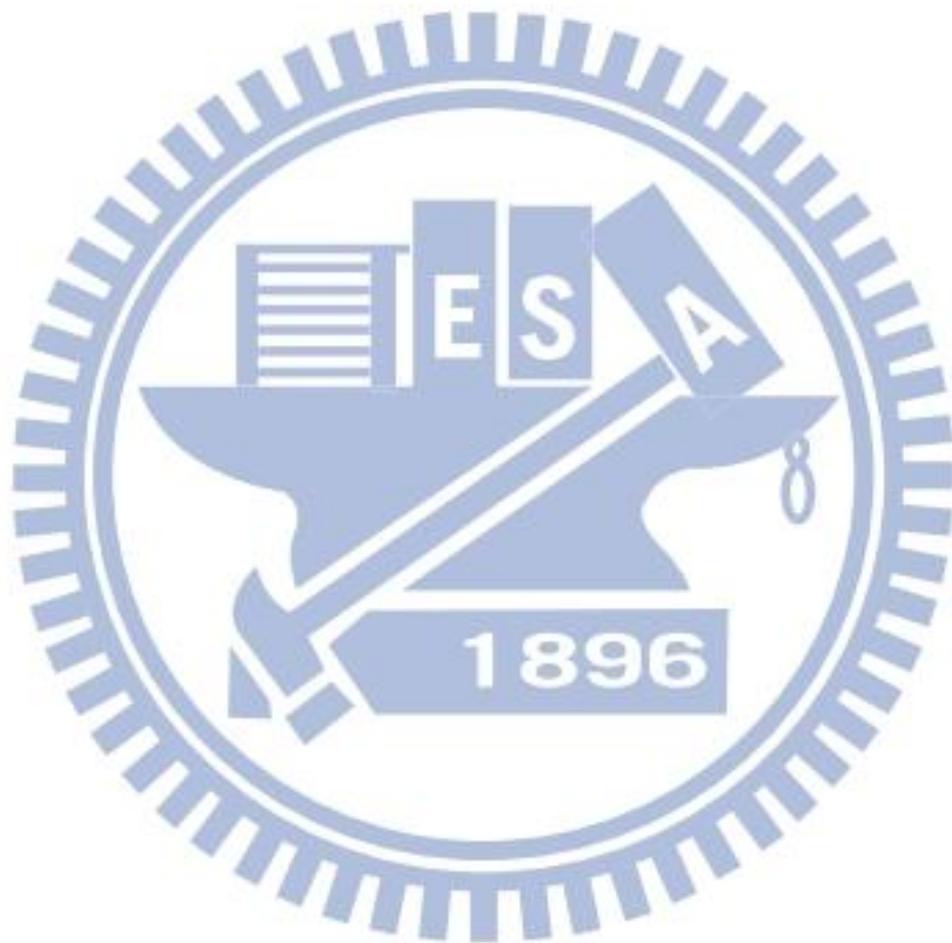
羅一鈞、巫沛瑩等

- 2008 台灣男同志愛滋病毒感染者延遲診斷之危險因子研究。疫情報導。

24(11)：813-25。

嚴祥鸞

2006 參與觀察法。刊於質性研究：理性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胡幼慧主編，頁 195-221。台北：远流。



附錄一 田野筆記

2012年2月18日風城部屋周年慶

節目表演、長官致詞，節目表演有舞蹈，不例外的是韓國流行歌，就是很紅的少女時代、KARA，有跳舞影片可以學習，他們都很厲害，跳舞表演不會冷場，肢體語言豐富。入場前發的紅包袋，是愛華模仿謝金燕，覺得表演好可以塞紅包給他，還有發哨子，跟著謝金燕的歌曲一起吹，另外還邀請女同志作家陳雪，在會後舉辦新書座談會，當場來很多女同志。每次參加大型活動，都覺得他們創意十足，很好玩，表演都很大方，男扮女裝也在所不惜，不怕別人嘲笑，他們的表演細胞令人佩服，跟平常看到的樣子又不一樣，也可以說是為了風城部屋犧牲奉獻，像志工的招募也是。

以我上班的地方為例，志工雖然是願意犧牲奉獻才會來擔任，但事實上要有「福利」才留得住她們，而且都是上了年紀、沒有上班、小孩都成家立業的婦女。但我感覺風城部屋志工都有一份正職工作，利用晚上時間來輪流做志工，碰到大型活動都要參加，感覺很不一樣，年紀也較輕，卻都有一致的向心力。我想，應該是同志的身分讓他們惺惺相惜，也願意在風城部屋花時間，因為這是現實生活中，好不容易有的合法同志聚會地，不用畏懼他人眼光，可以大大方方得走進來。

活動中播放一段影片，是他們去採訪這棟大樓的鄰居，對於風城部屋の感想。因為在風城部屋要來承租之前，部分住戶、一樓做生意的攤販，並不願意風城部屋在此承租，雖然房東願意，理由是怕有愛滋病的人出入，經過多次協調，當時新竹市衛生局疾管科愛滋承辦人、科長以及紅絲帶基金會執行長都去拜訪，希望能化解誤會，他們終於讓步，但是成見還是存在。而影片就是表達經過一年多的相處，當初不願意讓風城部屋進來的鄰居，想法有了改變，我想這也是同志交流中心成立的目的，不只是讓同志有正常聚會、篩檢管道，也讓一般民眾瞭解同志跟一般人一樣，這也是同志要面對的難題，要讓社會接受，也必須承受社會的壓力，還是要讓大家知道同志，縱使需要多花時間去理解，但卻是必要的管道。

2012年3月17日火鍋聚會

當天有一半的人數是女同志，他們彼此都很熟悉，跟男同志也都很熟悉，會互相擁抱、聊天，大家就算沒見面幾次，但聊天起來的感覺也不生疏，就像是多年老友見面，總是有很多話題可以聊天，但是聊天的內容並不會厭煩。會讓我覺得厭煩，應該是一直說自己的事情，剛開始聽會很新鮮，或是可以幫助別人解決、傾聽，但超過一個限度會覺得只要敷衍「恩」就可以，其實並沒有認真聽，因為自己也有是想講出來分享，但總是一個人不停的在說，而且是說自己的事，就會覺得煩，到最後會很想趕快離開現場或是換別的話題。

同志之間的聊天，對我來說不會有厭煩的感覺，我不是一個很快能跟其他人打成一片的人，何況是不曾見面，當場很多同志不曾見過，有的見過幾次面，但未曾交談過，也不會互相打招呼，但是並不會覺得要插入他們的話題是一件困難的事，我可以這邊聽一聽，不小心聽到另一群有吸引我的，又會加入另一群，但不會令我尷尬。

我對於社交方面不是很在行，尤其是交談、說話，有時候不知道要說甚麼，或是不曉得這樣講出來是否引起共鳴，而膽怯說話，久了就不想說話，有時候心裡面明明有心得想法，但是當我顧慮到這層面時，這些心理的話有縮了回去，假裝沒有任何意見、心得、回應，這是我想跟他們學習的地方，也是讓我學著怎麼表達自己的時候，我會在他們面前事著表達自己，這樣的說話機會，會比跟同事、其他不熟的人又更多，所以我在他們的社交圈內，我會硬著頭皮表達自己，就算結果不像我想得那麼美好，但同志都願意給我學習的機會。

附錄二 逐字稿摘要

●宏碁(1982-)：風城部屋任職的工作人員

文青的男同志，自稱「文本同志」，也就是從書中去找尋有關同志的東西，所以同志身分對於宏碁而言，是一種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因為個性的關係，宏碁喜歡這種跟人家不一樣的感覺，所以同志身分不會造成他的困擾，反而是一種特點—跟別人不一樣的特質。

求學與生長都在台中完成，之後在竹南服替代役，有醫檢師執照，所以現在在基金會的工作是做篩檢服務，以及風城部屋的主要工作人員，辦理許多活動凝聚新竹同志之間的感情，進而達到篩檢和宣導的目的地。家庭成員有母親、弟弟和妹妹，爸爸在研究所的時候過世。弟弟妹妹都知道同志的身分，只有媽媽不曉得，是沒有明講而已，因為受訪者有感覺到媽媽隱約的知道，有時也會問。

「她在擔心我做這個工作會不會接觸到很多同志，我說會，可是我馬上說還有性工作者、毒癮者等，不要說同志是最主要的，可是她後來就說，她擔心我會被帶壞什麼之類的，那就知道她對這個就是很排斥的阿，她會說什麼我們正常家庭什麼的。」

「她不知道我再做什麼業務，只知道我再做 HIV 的業務，可是她說什麼她心裡有個底。」

「她說不要跟我說太明白，怕我就不回家了。」

另外，受訪者也感覺母親關心婚姻情形，尤其是今年開始，因為已經 30 歲了。「她都說為什麼都不結婚，可是也沒有逼我去相親。」母親也關心他的交友狀況，會詢問為什麼都不交女朋友，宏碁都回答：「(工作)環境就都是已婚人士比較多，我就用這個東西跟他搪塞，我就說都已婚人士，像這工作我就不知道要，同志我就不曉得要怎麼跟她講，我就說性工作者。」

求學過程中有遇過同學的嘲弄，尤其是五專的時候，可是受訪者樂在其中，因為他覺得當同志是一種驕傲，是跟別人不一樣的小祕密，他喜歡跟人家不一

樣。受訪者有一些女生的衣服，「我以前瘦瘦的都塞的進去，我引以為傲，就是我可以穿的進去，其他人都不行，現在還是。」受訪者的同志認同很早，在國小六年級就知道自己是同志。

過年期間參加中國的同志旅遊，去泰國玩九天，介紹了中國同志的對話：

「他們會罵人家『你這個土逼，臭逼』，如果你打扮的非常時髦，他就會說『一又，真洋氣阿』。...『三個是台灣來的妹子，一個台中妹、高雄妹、新竹妹』，他們全部都用成女的，然後取暱稱的時候都用國內一線女星來當暱稱，『你就叫斯琴高娃，我是劉曉慶，他是宋丹丹』。...『那你看起來很洋氣，那你就是鞏俐和章子怡了』，然後就覺得很好笑，而且都是一線女明星。」

他也說了大部分同志喜歡稱自己的為老娘，但又很在意別人說自己娘：

「同志都喜歡稱自己是老娘或什麼的，有些同志會喜歡把自己自稱是女的，你這個妹子什麼的，會以姊妹相稱，有些同志會喜歡這樣子，可是同志很好笑，人家說你很 C 很娘，他可能會排擠你，可是他有喜歡自稱自己是老娘。」

參加中國同志旅行團去泰國，主要是同志的景點，也有加入買春的行程，同志的景點像是同志三溫暖。他提到一個特別的行程是去看 Gogoboy 秀：

「他會在裡面點，Gogoboy，會跳舞、表演，然後你可以帶出場這樣子。...晚上九點多十點多會開始演秀，然後秀裡面就有包含像有人妖的扮裝秀，或者是一些舞蹈表演阿，然後那些舞蹈表演都會露出他的性器官，有些還會在上面發生關係。」

宏碁也描述了一段秀場的表演：「屁眼裡面塞了好幾公尺的那個螢光的繩子，然後他就忽然開黑光燈，就開始一直抽、一直抽，抽出來就開始那邊甩彩帶，彩帶還一段還留在他的屁股裡面，...他就直接這樣子走秀阿，然後走了之後就開始換一個面，走向一個人。我想說他要幹麻，他就一直拉了，你就看到他後面屁股還拉著那個線，還會甩到觀眾的臉上這樣，所以我都不敢坐前面。...他們可能是塞在保險套裡面，然後 Gogoboy 會有一排穿著泳褲，身上有號碼排，然後你喜歡的就把他點回家這樣，就算性交易，然後性交易的錢大概 1600 到 2000 之間，

看店家那邊怎麼抽，1000 元是一定要給 Gogoboy 的，然後另外 600 到 1000 可能是給店家，看那店家的收費是收多少，那如果你不想要花那個錢，去 Pub 裡面勾人，因為勾人就不用錢。」

圈內用語的敘述，宏碁介紹得比其他受訪者多，我想也許是他常涉獵書籍，也是由書本得到同志身分的認同，也因此很快的可以聯想到許多圈內用語，再加上工作關係，需與被服務的同志交流，因此受訪者也提供網路上同志聚集的網站。「我們這邊最近流行是賠錢貨。...C 妹仔很老耶，有時候是罵人，很 C 的妹子，很 C 就是很 Sissy 的男孩子，娘娘腔的，就叫 C 妹仔。臭ㄌㄚˊ仔(台語)，反正你一切罵女生的，都可以罵同志，而且同志會甘之如飴，就這樣子就可以了，同志沒有太大的那個，什麼娘兒們阿，娘炮阿。現在就是那個阿，我說那個手機軟體他們都是說打『找』，『找什麼』這樣子，都打個『找』，『找菸』還是『找 E』。」

受訪者解釋，「E」就是搖頭丸，「菸」是一種新藥：

「菸就是嗑藥的，一種新的藥，是安非他命的菸還是水菸，他們在水菸加了安非他命，所以他們叫『找菸』，『E』的話就是搖頭丸。『找 BB』，『BB』就是無套肛交。」

PTT 的甲板、「皮繩愉虐邦」、「拜坊」、「TG 蝶園」等同志網站，可以看到同志的圈內用語，使用在交友方面：

「『皮繩愉虐邦』是一個 web，『皮繩』是一個皮製的繩子，『愉』就是愉快的愉，虐待的虐，城邦的邦，這個網站在講一些 SM 的東西，BBSM 的東西，另外就是像跨性別的話，可是你跨性別的在圈子裡面更小的一個族群，跨性別就更複雜，跨性別的東西可以上『TG 蝶園』，蝴蝶的蝶，園地的園，如果要知道雙性戀的話，就上『BI THE WAY 拜坊』，拜拜的拜，工作坊的坊。」

宏碁也提到一些圈內用語是國外翻譯的語言：

「主要會從日本，外國比較少，『攻』、『受』就是從日本翻過來的。...攻就是攻擊的攻，受就是承受的受，攻就是在性行為中是主動的那一方的，然後受的話就是接受。動物就是男同志分類裡面的一個依據阿，那也是從日本過來的，野狼、

犬，還有一些 SM 的用語...。」

●彼得(1984-)：餐飲業

彼得是風城部屋の志工，目前在餐飲業服務，年紀跟我一樣大，也是我去風城部屋時，臨時被我找來訪問的，當天還有一位第一次來風城部屋の同志，我後來也有訪問他。

彼得長的高大雄壯，留著鬍子，當天休息所以來風城部屋打發時間。雖然是第一次面對面訪談，但彼得很健談，而且講話內容直接、辛辣，回答問題的尺度是所有受訪者最大的，也常夾雜三字經，感覺跟一般同志細膩、委婉的形象很不合，他對於家族的人講話也是這樣，所以當爸媽問他同志的問題時，都直接回關你屁事，父母也就不會再追問。

對於我的提問方式，他覺得太制式化，沒有讓他有太多發揮的空間，所以他又自提好幾個題目、自行回答，所以訪談的時間有一小時久，對於第一次見面就接受訪談的程度來說，是很能聊的，雖然沒有甚麼豐功偉業可以描述，但他給了很多同志間性行為的詞語，也算是另外一種不同的受訪者。不過他有穿舌環，所以回去聽錄音的時候都很不清楚，我們是在房間一對一訪問。

●愛華(1988-)：學生，風城部屋志工

愛華是愛滋男同志，他是紅絲帶基金會招募的志工。從我進入衛生局工作就認識他到現在，大約認識 2 年半的時間，是因為工作最早接觸的同志，在與他接觸的時候，就已經是愛滋感染者，也因為本身的病情，所以更加關心同志的篩檢以及愛滋防治宣導。本身心思細膩、個性好相處，也跟他很有話聊。

家庭成員有媽媽、哥哥和弟弟，不跟爸爸住，也很少跟爸爸來往。除了爸爸外，其他家庭成員都知道愛華的病情以及同志身分。因為是兵役體檢被驗出來，媽媽會知道病情是有一陣子看受訪者心情不好，以及受訪者有跟弟弟透露要懂事一點，因為哥哥會死掉得事情，媽媽聯想到最近做甚麼身體檢查，所以去鄉公所

問兒子的檢查報告(兵役的所有資料在戶籍地鄉鎮市公所)，一問之下鄉公所的人員告知受訪者母親，當下才知道。母親一開始也不能接受，吸收了一些愛滋病如何傳染的資訊後，回家跟受訪者進行性教育，受訪者才接著說我喜歡的是男生，也就是因為這樣，媽媽才知道愛華的同志身分。可以說是因為愛滋病的關係，全部的事情都已不是秘密。

當他得知自己感染愛滋病時，第一個想的是我被誰傳染，那時只交往一個男友，當下也趕緊通知對方以及前男友進行檢查。

同志的部分是媽媽較晚才能接受，可能宗教的關係，好幾年後到現在，講到男友或男生對受訪者好的事情，媽媽比較能夠接受，愛華也講了一次媽媽幫他約一個男生到家裡來的經過：

「她會幫我選男朋友，她會主動用我的 MSN 幫我約人，她會約我印象最深的事有一個男生他對我很好，...那我有跟我媽媽講這個人，所以我媽其實對他印象很好，所以她會在 MSN 上跟他講說『你要不要來我們家吃飯？』，對方回答說：『好阿，可是我要先洗澡』，我媽回他：『你可以來我們家洗』，然後『也可以順便住我們家沒有關係』，對方到了我們家了以後，他才知道原來那是我媽發出的邀約。」

受訪者也提到媽媽想法的改變，比較能夠接受這些東西，母親反而變得有點不能接受哥哥、弟弟的交友狀況，也會跟愛華說：「真正愛你的男人是會帶你去大飯店吃鮑魚魚翅的人，才不會帶你去吃 3、40 塊很油很膩的早餐店。」

圈內用語的話，受訪者覺得沒有比較特別，他說可能是因為生活周遭都是同志朋友，就像一般人在聊天一樣，反而比較少用到圈內用語。他有提到在國二的時候，班上同學都知道自己喜歡男生，感到沒有甚麼事，也不會排斥，也跟這些同學沒甚麼差別，因為他說我自己不排斥，同學也不排斥：「那個感覺是同學彼此他們也在談戀愛阿，談戀愛就是這樣子，那不就跟我在現在是一樣的嗎，所以就覺得是沒有差別的。」之後轉學到另一所學校，不像以前就讀的那邊講一些很討厭的詞，反而比較關心，想知道你跟喜歡對象的進展，也變成同學之間的一個話題。小時候覺得身邊都是女生朋友，所以周遭同學取一些女性化綽號也不覺的怎

樣，後來到國中五專時期，才覺得那其實是不好的稱呼。

交往伴侶方面，我丟出一個疑問，就是愛滋這件事情是否影響受訪者在挑選交往對象、或是對方拒絕他的理由？愛華跟我說了他之前曾一度想交往的對象：

「我剛講到那對我很好的那個人，他曾經有跟我講一句話：『好啦，我去檢查，如果我也是陽性，我就跟你在一起。』我當時接收到這個訊息，我解讀出的想法是：我為什麼一定只能選 HIV 陽性的伴侶？所以我後來沒有太覺得說一定要受限於哪一個範圍，我覺得其實都可以。」

「其實中間有一些會跟我說：你目前單身嗎？願不願意跟我交往？等等的問題，我那時都很直接的說：『可是我有一些問題，如果你能接受得話』，對方當然問是甚麼問題，當你講出來，大部分的人都會說那我們還是好朋友，但是我曾遇過一個是，他知道這個狀況以後，他告訴我『更應該要陪著你』，他反而告訴我我更應該要陪你、更應該要和你在一起，這樣可以照顧你。」

「...以前就一直有好感，但一直都沒有說沒有提過，一直到後來忍不住了，我就告訴他說我真的很喜歡你，但是我知道你沒有辦法接受我的狀況，講完以後，他丟出一個是『我只想跟你當非常非常好的朋友，難道我們不能是朋友嗎？』就從那次結束，就變得很少有交集，沒有再聯絡。」

愛滋的事情，也對於另一半是感染者的看法逐漸釋懷：「其實這個不是每個人自己想要的，沒有人會想要生病，你要去討厭他去恨他嗎？恨別人反而也是累自己而已阿，就想到這也不是他自己想要的問題，去恨他去討厭他，對他說一些苛責的話，沒有甚麼幫助，那不如，我反而對他的態度更好一點，我覺得說我們就照顧好身體阿，但我們不會去特別講到疾病的事情。」

●迪升(1987-)：學生

迪升回答問題的長度都很簡短，不會去延伸其他的東西，但他大約高三就主動跟爸媽出櫃，他交了一個男友，就跟爸媽說，他的爸媽都是老師，傳統觀念根深蒂固，但他還是決定出櫃，因為他覺得遲早爸媽會知道，所以還是要跟他們說，

提早心理準備，雖然現在爸媽還是不太能接受，常常也叫他不要亂交朋友，或以為還未確定性向。感覺迪升個性很文靜內向，但卻願意早一點讓爸媽知道同志身分。

●風信子(1990-)：學生

風信子目前就讀大三，有禮儀師執照，要考大學的時候，考慮到以後想當禮儀師，所以選讀此系，住家裡，家庭成員有爸媽、兩個妹妹、一個弟弟、阿嬤住樓下。大妹和弟弟也在念大學，他直覺認為大妹是女同志，因為大妹高中的時候都帶女同學回家，媽媽因為擔心風信子交不到女朋友，因為都沒有看到他把女生帶回家，反而是弟弟一直都有女友，而且女友目前住他們家，家裡當然也是反對女生還沒結婚就一起住，但到最後反抗不過大弟，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跟大妹出櫃的時候是風信子生日，他們去買鹽酥雞的路上，騎著摩托車跟妹妹說的，同年齡的小孩通常都沒有多大反應，爸爸媽媽雖然沒有跟他們出櫃，但感覺他們心裡有數，只是還不到講破的時機。之前大妹帶女同學回家，媽媽很積極的撮合那位學姊以及風信子。

與風信子對談的時候，覺得他對同志議題也感興趣，因為他的畢業論文也是討論同志的題目：「淺談同志婚姻與基督教」，他也表示家族中很多表兄弟姊妹是男同志或女同志，家族的人都知道，不過畢竟不是自己的小孩，所以沒關係，他也感覺是這樣，所以自己還未出櫃。

現在交往中的男友是高三生，有帶回家過，爸媽會問是誰，怎麼認識年紀這麼小的，風信子會說他來幫我修電腦，是交往過的男友中，第一個帶回家的。風信子不喜歡上聊天室，因為曾經被網友騙過，也覺得聊天室都是騙人的東西。

當天的訪談環境旁邊有許多人，很吵雜，但是感覺風信子不會有所隱瞞，也有人在旁邊聽，不過還是一對一的時候比較好訪問，也比較好想問題。所以第一次訪談時間半小時，找不到可以深入的話題，可能也是臨時接受訪問的關係。

●波特(1994-)：學生

高中生，游泳健將，在訪談的時候不斷低頭看手機上網，就跟時下年輕人一樣，我以為他上網是聊天室，沒想到他非常不喜歡聊天室，因為都是短暫的肉體關係，他也不喜歡游泳池中亂跟人的泳客，他會直接拒絕他們不要再繼續跟。

其實我原本要訪問另一外同志，因為我每次去風城部屋都會看到他，年紀也比其他的同志大 10 歲左右，而彼得也說他跟宏碁都是可以提供我圈內用語資料的同志，屬於文本同志，但他並不願意接受我的訪問，反而介紹波特給我，他先問我他們兩個像嗎？我以為是父子甚麼的，有遲疑說為什麼這樣問，原來是親戚，他是波特媽媽那邊的親戚，算是舅舅輩的，只是他都很少參加家族聚會。他們會互相確認是因為有一次時間很晚了，他就載波特回家，在路上聊天，以及知道住家的位置，才發現他們有親戚關係，所以波特是他介紹給我的。在更早之前訪問宏碁的時候，還未在房間內進行訪談，他那時也在旁邊用電腦，聽到我們的談話也會順便插入幾句，像是「C 妹仔」就是他提供的圈內用語。

我問波特的問題都有回答，但我感覺他畢竟還是高三生，社會經驗沒那麼豐富，對於想法有點像小孩子，不過多收集不同類型個案也是訪談的重點。

●閔閔(1993-)：學生

大學重考生，因為考完學測有比較多時間而來風城部屋玩，雖然是第一次見面就訪談，但對於問題都能樂觀回答，像出櫃部分，他很輕鬆的就說被父母發現，大約 15 分鐘而已，就要結束訪談，他還會覺得想繼續訪談，我只好跟他說因為你的出櫃過程太順利，所以我想不到甚麼來問的，他才進入出櫃當時的狀況，說他自從被父母看到手機而發現後，就很不信任別人，對於父母更不想說他發生甚麼不愉快的事，只願意跟幾個好朋友講，出櫃到現在也過 4 年多，陰影一直都存在，遇到困難的事也只跟朋友說，因為父母回答的都一樣，沒甚麼創新。

之後火鍋聚會也遇到他，學測考完就比較閒，他跟其他人的相處，是很健談的，也外向，跟他的文靜長相不太一致，不過他都跟我說怎麼沒有再找他訪問，

當我第二次訪談他時，他就很高興，感覺把他真正的自我展現出來，不像第一次那麼沉悶。

●黑逗(1985-)：學生

黑逗是第一次來風城部屋，他說在其他地方的暱稱不是黑逗，是因為第一次來風城部屋，不想暴露身分才臨時取的。他的個性木訥，雖然年紀跟我一樣，但還在念英美文學研究所，講話方式就比較含蓄、婉轉。他一開始的時候是跟我抱怨風城部屋的人都不親切，也覺得現在社會上的人也不親切，他有上網交過幾個網友，所以想來風城部屋看看現實中是否也交到圈內朋友。他覺得大家都在閃躲他，不願意跟他說話，他無法融入風城部屋的環境中，不過他還是願意接受訪問，只是剛開始的時候講話都很含蓄。

他的家庭有很傳統的傳宗接代觀念，他又是獨子，所以他說以後可能不當同志，找一個女生結婚生小孩，走入符合大家的模式，等到老了可以跟孫子說，阿公以前也是這樣的。他覺得同志圈都是外貌協會，很現實又自私，所以像他這樣的外型，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對象。

●扶手(1987-)：服務業

扶手是風城部屋的志工，雖然不曾跟他說過話，訪談是第一次跟他說話，但算是風城部屋的老面孔，幾乎每次活動都有他的參與，我參加過的活動都有看過他。從訪談中得知他本身在高中、大學時期有去紅十字會參加辦活動的訓練課程，因此在上班閒暇之餘，也把以前所學貢獻在風城部屋。當初是宏碁推薦我訪問他的，理由是扶手在大學期間是南部同志圈的有名人物，南部同志圈幾乎都知道扶手，因為他在 Facebook 和 RC 語音分別成立同志網路社團，集結的人氣也辦了好幾次的網路聚會。現在他搬回新竹居住，南部的網路聚會已換人主辦，但他豐富的活動經驗、懂得如何聚集人氣，讓同志圈有一個健康、娛樂的網路平台，使得風城部屋舉辦的活動在他帶領之下，都能有不錯的成績，使得風城部屋舉辦

的活動在他帶領之下，都能有不錯的成績。

